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一册目次

四書通旨六卷 (元)朱公遷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大學集説啟蒙一卷中庸集説啟蒙一卷 (元)景星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二六
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三卷(一) (明)胡廣等輯 明内府刻本	一九八

四書通旨六卷

（元）朱公遷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書通旨六卷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間門目既多，閒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踳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復出也。何下門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註亦曰以性言字。尤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註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中庸二十六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卒章）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右以理言在天之天也

愚謂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爲而發也○又案在天之天天人相對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其所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浩浩其天（中庸三十二章）

右以理言在人之天也（天人相合）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二十章）

右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

愚謂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衆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爲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梁惠王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離婁下）

右以理言事物所當然之則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並萬章上） 富貴在天（顏淵） 若夫成功則天也（梁惠王下）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梁惠王下）

右以分定言

愚謂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中庸十七章）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並萬章上）

右以主宰言

愚謂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平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

畏天咸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泰伯） 高明配天（中庸二十六章） 溥博如天（中庸三十一章）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同上）

右兼形體與理言

愚案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與之相準相配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也○餘有專以形體言者易辨此不錄

天地

建諸天地而不悖（中庸二十九章）

右以理言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中庸二十六章）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中庸三十章）

右以功化言

愚案二章皆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後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又案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餘有專以形體言者易辨此不錄

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二十六章） 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右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

顧諟天之明命（大學傳首章） 畏天命（季氏）

右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

愚謂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天命之謂性（中庸首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右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

愚謂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約舉其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

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心上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
已矣盡心下　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十四章　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堯曰
右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
死生有命顏淵　不幸短命死矣　亡之命矣夫雍也
右以氣言專言氣之長短不齊者
愚謂顏淵蚤死是得氣之短者伯牛惡疾是又
於氣之短者之中得其乖戾不和者皆於莫之
致而言命若桓魋作亂而果得死則死於桎梏
而非正命矣子夏亦引夫子之說而以命言固
非聖言之本旨也

得之不得曰有命萬章上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盡心上　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憲問　賜不受命先進
右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
愚案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條則通
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
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盡心下
右以氣言兼言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者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盡心下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右兼理氣言
愚謂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
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
於理者我能立之不□欲以傷生是命於氣者
我能立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
皆以理制欲也○又案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
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
言殀壽不貳即是知命脩身俟之即是俟命合
知命俟命即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

則命在我
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十七章　天命靡常離婁上　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大學傳二章　武王末受命中庸十八章　駿命不易○
惟命不于常並大學傳十章
右以福祚言
愚謂此與天以主宰言者相資天心之所嚮即
天命之所在也若永言配命則又略兼天理而
言之故配命二字與求福對○餘有軀命齊命
命令之命不具

性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公冶）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
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盡心上）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中庸二十五章）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上）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二十七章）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盡心下）

右言性自理而言 非專論性 正言人心之理而事
物之理在其中也

愚案子貢舉夫子所言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
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
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爲性
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
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爲存心之
事知之養之則爲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
不謂之命則爲以理御氣之事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離婁下）

右言性自理而言 非專論性 通言事物之理而人
心之理在其中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心上）

右言性自理而言 非專論性專主吾身之理言之
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大學傳十章）

右言性自理 非專論性 自其所發而言之也

愚謂此本是情而謂之性者情近乎私故以性
言之亦以見情之根乎性而非二物也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盡心下）
動心忍性（告子下）

右言性自氣稟食色而言 非專論性

愚謂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
專爲困窮患難者言之

以上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
性者各有所指也

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

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並告子上）

右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專論性）

愚謂此皆持地論性者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湍水之說則略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究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

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

右兼氣質言

天命之謂性（中庸一章）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中庸二十二章）

右兼人物言

愚謂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爲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脩道謂教以氣之同也至誠盡性章以已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得而

同者矣

自誠明謂之性 中庸 堯舜性之也 孟子 堯舜性者

也

右以天理自然而言

性字非指性而言 所以性其性也但

性者是性其性 性其誠指其

人而言曰性者自其本性而言曰性之

仁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 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 中庸

右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

總謂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

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字孟子欲人體之

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

道於中之則也○又案修道以仁以仁

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人以仁

之事實言

仁人心也 孟子

右以德性言仁者本心之全德

除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從戒學者之辭我欲

仁斯仁至矣是勉進學者之辭而所謂仁者皆

以德性言也○又知尊爵安宅之語亦是就德

性而形容之若論其章旨則矣人豈不仁一章

是汎以仁道言不得謂之專以德性言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孟武伯

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論語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

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右以成德言仁者心德之全也

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者不

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能全

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能全

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若原

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加

不息之功而可不知全體之妙矣

能乎發其端云○又案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為

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為體

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右以其愛之所存而言

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之□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朱子以爲狀仁之體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仁也告子上

右指其愛之所發而言

餘如肫肫其仁亦是此類是則所言之仁也若孟子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此

又因其所發主乎擴充之功而言也

親親仁也盡心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離婁上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中庸二十章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問仁子曰愛人顏淵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右以其愛之所及而言

愚謂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是愛物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彭氏曰□□□仁二與仁之實是指其心之□見而言之□□推行仁道而言也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告子下

右以事言

愚案孔子許三仁夷齊□□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也□□亦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爲人君止於仁大學傳三章 苟志

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觀過斯知仁矣里仁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里仁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盡心下

右兼人心事理言

愚案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總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即其處事而言而存心在其中其餘六條則自存心言而處事在其中皆

專言之仁也

剛毅木訥近仁 路子

右以質言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右以學言 各因其人而[illegible]之也

愚謂告顔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就人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 又顔冉之所聞者爲仁之道其餘四

四書類輯卷一 一八

子之所聞者爲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依於仁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力行近乎仁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右以學言 汎就學者而言之也

愚案依於仁與造次顚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是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强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一也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一家仁一國興仁 民爲有不仁者乎

右以民俗言

愚謂此皆在上位者化民成俗之事而功效有遲速氣象有小大不同 水火則富之 功其餘則皆教之 仁爲美亦以民俗言而其意則專言在下位者擇鄕之事故與此類不同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爲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 滕文公上
右以功用言 大者而言之也
愚謂博施濟衆 爲天下得人者
聖人之所能故 之仁不待愛人意祀賢
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憲問
右以功用言 門其所
愚謂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
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矣
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
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
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
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 工夫
門之仁不同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顔淵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民之於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
走壙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 大學 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 大學
右以效驗言
竹如夫子告仲弓以邦家無怨告子張以恭則
不侮以下五者及孟子言仁者無敵仁人無敵
於天下皆是此類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 仁者必有勇 仁者其言也訒 仁者
以節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
以成仁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
罔也 雍也
右以仁者言
餘如夫子言而稱仁又言及士之仁皆是 仁
人而言又案宰我專指愛爲仁故其 夫
子指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 也 又案
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知者勇
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 姑
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雖有所似
德有所成而稱之爲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
者之名也餘見仁知及仁知勇類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衞靈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 里仁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
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離婁上
右勉人爲仁之辭通乎上下爲不知分仁者而言
也
愚謂仁遠乎哉以德言 餘汎以仁道言
當仁不讓於師 衞靈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
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
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

矣○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告子上
右勉人爲仁之辭 汎以仁道言 通乎上下爲仁
不至者而言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
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上 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
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
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
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公孫丑上
右勉人爲仁之辭 汎以仁道言 專爲治民者而言
也
餘如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章天下有道小

德殺大德章誅紂之失天下章仁[illegible]方圓之至
也章與此類同○以上凡十章[illegible]激勸之辭有
儆戒之辭有歎息之[illegible]語意雖[illegible]同皆勉人之
爲仁也
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
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
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illegible]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
也[illegible]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illegible]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illegible]令尹子文三仕
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
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illegible]崔
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右不許人以仁之辭
愚案不知其仁仁則吾不知以成德言也未知

焉得仁以一事言也雖與爲仁以[illegible]言也非爾所
[illegible]然而未仁兼德行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愛之理而言也
[illegible]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illegible]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
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
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
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右所其不仁之辭
愚案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梁惠王
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
也

義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illegible]羞惡之心義也
右指其所發者而言之
餘如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此又
指其所發而言[illegible]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illegible]君子
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君子
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
為盜（論語）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公孫丑上）見義
不為無勇也（論語）

右主乎事理而言之

愚謂此或汎以處事言或則專自言行切言○
餘凡以人路名之者及言事理之宜者皆是此
類

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
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告子上）○孟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
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告子上）

右主乎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

愚謂以仁義禮智分言則敬屬禮以仁義自
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
蓋文之義見為乎於敬所當從屬乎義餘凡從
以長長貴貴皆此類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
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
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
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
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
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上）
右即事理之中主乎羞惡之心而言之
愚案此章之兩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以口
體之小節言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敬（子路）
右以敬合而言也

禮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公孫丑上） 恭敬之心禮也（告子上）
右指其所發者言之
愚謂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
又在恭敬之中矣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學而）
右主乎事理專以禮之用而言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八佾）
右主乎事理專以禮之本而言也
餘如子夏以禮後乎對夫子繪事後素之說（八佾）
是此意但此則質重於文彼則質先於文也爲

稍不同（ ）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中庸二十七章） 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盡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右主乎事理即其全體而言之
愚謂三千三百所以爲禮之全體也動容周旋
中禮者聖人之所以盡其全體也視聽言動皆
以傳則於全體也疑矣除有自爲學用功而言
曰約之以禮自爲學成功而言曰立於禮爲未
知學禮者而言曰不學禮無以立其言雖不同
而皆即禮之全體以教人也○又如敦厚以崇禮
自爲學而言約我以禮自施教而言凡不能盡
舉者以類推可也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泰伯）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離婁上） 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二十章）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
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八佾）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

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罕 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告子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述而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離婁上

右主乎事理即其一事而言之

愚謂此則因論一事而及於禮即一事之中而有天理之節文是即所謂禮也○又槩此有指身自行之禮事親事長之禮有宗廟朝廷之禮有飲食男女之禮禮無不同隨事而著此其言

之所以然也[illegible]以所推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里仁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子路

右以效驗而言之

愚案言禮讓則重在讓字言好禮則重在好字

能好禮則有禮讓矣

智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公孫丑上 是非之心智也 告子上

右指其所發而言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中庸三十一章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中庸三十二章

右以質言

愚謂庸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庸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如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禀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離婁下

右以事理言

好學近乎知 中庸二十章

右以用功言

餘如好知不好學亦是勉子路以用功之辭而其語意與此相反對蓋凡好學則近乎知好知而不好學則昧於理而失其所以為知以此見學之為可貴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孟子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論語雍也 問知子曰知人 顏淵

右主乎一事而以用功言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中庸七章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仁

右以事言

餘如孔孟所論臧文仲甯武子百里奚之事皆此類

信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顏淵

右以德言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為政

右兼人心事理言

餘如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及止於信之類皆是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張

右以心言

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

心之誠於其良心之謂而以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以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爭之信三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所主耳

謹而信 學而

右以學言

愚案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而言信之見於口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而言存於中者無自欺之謂也○餘有約信而今不具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子路 信則人任焉 陽貨

右以效驗言

仁義禮知智

居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盡心上）

右以性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

右兼性情言

此謂前章自不忍人心而言重在四端字後章因論性善而言重在仁義禮智四字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中庸）

右以德言

此謂孟子惻隱以下是衆人之所同中庸寬裕溫柔以下乃聖人之所獨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

右以事理言

李氏曰人性之目仁義禮智不可紊也然孟

子之言有不同者主乎事則從兄而言曰仁義曰智[illegible]其合[illegible]君而言曰仁義禮智而以聖人天道對[illegible]之爲禮行[illegible]曰仁[illegible]而合以學言不偏[illegible]此皆示相往之[illegible]其目各有所當也

吳先生曰吾門之傳[illegible]仁[illegible]性之德也[illegible]智[illegible]多[illegible]中[illegible]合內外之道而實各有所主也是故人[illegible]中有仁者知者而無[illegible]禮者義者[illegible]可以類見矣

仁義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未有仁[illegible]義[illegible]矣

右兼體用言

此謂仁之與義其體根於心其用[illegible]皆合內外之道也凡以仁義相貫[illegible]分言用者皆此類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盡心）

右分體用言

此謂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爲體而義爲用

也然於仁義□□□□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
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宜也尊賢爲大　　　□非仁也非其有而
義而後其君者也
取之非義也
右以事實言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
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右充其良心主乎學而言
愚案仁人心也單未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之心
未專言義蓋仁體統大不違仁則[illegible]中義
頭緒多不爲非義而後仁可[illegible]
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仁知

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 [illegible]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中庸

四書通下卷一　三三　四志堂敬欽

右以德言
呂氏曰不厭不倦以入德而言也成己成物以
成德而言也朱子曰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
言主於行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雍也
愚案先儒以曾子之徒爲仁者子貢之徒爲知
者蓋所求有不同故德之所成亦不同也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
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
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上 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梁惠王下 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里仁
右以事言
愚案急先務親賢是治天下之道當大事小是
交鄰國之道安仁利仁是[illegible]此
各因一事而言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雍也 問仁子曰愛
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四書通下卷一　三四　四志堂敬欽

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

右主乎事理而以用功言

愚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爲全體之聖各就其一端指其仁知而言則爲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爲學則當乘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極也

愚謂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禮義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右汎以事理言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辭[illegible]則不能[illegible]義而受之

無禮義則上下亂

右主乎一事而言

愚謂禮主辭讓義主斷制故出處去就以禮義言禮而節文義有分限故居上臨下辭受取予以禮義言

知仁禮 附仁禮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右兼脩己治人而言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illegible]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右專以反身者而言

愚謂[illegible]自爲學者言[illegible]章自爲政者言[illegible]以德言專言之仁也仁者愛人愛人不親反其仁仁以愛言偏言之仁也

知仁勇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右自本然之德言之

愚謂違德之目亦因入德而言故以知爲首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中庸二十章 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

右自入德之序言之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憲問

右自成德之序言之

愚案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

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

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

正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

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

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而能

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

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

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

四書通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通旨卷第二

鄱陽朱公遷克升學

德

秉彝好是懿德 烝民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 中庸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中庸二十五章 在

明明德 大學 尊德性 中庸二十七章

[illegible]得於天者

愚謂明德德性皆就德性之全體而言也若

知仁勇之爲達德仁知之爲性之德則即以其

德而言也

據於德也 述而 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顏淵 先事後得非崇德

與 顏淵

右行道有得於心者以進德功夫言之

愚謂據於德是汎爲學者言之其事下崇德徙

者是各因其人而言之 又案大學之明明德

中庸之尊德性亦是進德之功夫但明德不知

行言據德崇德尊德性則兼知行而言也

德潤身 大學 爲政以德[illegible]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爲政 周于利

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盡心下

右行道有得於心者以成德效驗言之

餘如有德有言亦是德之見於外者皆亦效驗
之一端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illegible]
右行道有得於心者[illegible]日而言之
畏[illegible]大[illegible]小[illegible]中庸[illegible]以大
略[illegible]分大小[illegible]以本根[illegible]分大小孟子
以成德淺深分大小此[illegible]所以不同也
右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illegible]而言之
鄉原[illegible]之賊也[illegible]道聽而塗說[illegible]也
胡氏曰似德而亂德則曰德之賊可以進德而
不進則曰德之棄此德字是即人[illegible]

[illegible]德之賊此[illegible]是指有[illegible]之人
而言之此類最難所以其語勢相同而[illegible]
同也如[illegible]是即人[illegible]
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是
人[illegible]而觀之可見
[illegible]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天下
右[illegible]小德[illegible]大德[illegible]
右行道有得於心者[illegible]之人而 [illegible]功庭
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illegible]皆是
[illegible]如孝弟[illegible]之類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心
不[illegible]明德[illegible]德性之外正以[illegible]

全其德[illegible]其本然之緒
體行道而有得[illegible]也
[illegible]一理於天[illegible]同
[illegible]又以言義
理之得[illegible]者又甚廣也
克[illegible]俊德[illegible]故大德者
必[illegible]克明德[illegible]文王之德之純[illegible]
天生德於予[illegible]小德川流大德敦化[illegible] 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illegible]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大德者[illegible]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illegible]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illegible]

[illegible]禮而言也
[illegible]善
[illegible]德
合天[illegible]天[illegible]天下無[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之美[illegible]夫
天之所[illegible]於人曰天[illegible]功而
[illegible]明德[illegible]小[illegible]其篤
[illegible]德所[illegible]雖不
同[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illegible]德[illegible]而攝
[illegible]三分天[illegible]以服事殷[illegible]謂至

賢也已矣

右德之極其盛者而其[illegible]而言之

愚謂文王是盛德[illegible]是德之至[illegible]故此以至德稱之已餘有[illegible]思慮者易謂此不得

道德

志於道據於德

右自為學之道言之

愚案此與中庸各為至道次第不同此為學者之事故為聖人之學志道而後據德則道猶在彼而我志之至德能凝至道則道為我有而我[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為者能為有為能為也

右以為學之教言之

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右以體言[illegible]

允執其中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湯執中

君子而時中

右以用言[illegible]

愚謂舜之用中是用言之道其餘則皆[illegible]之

道若孟子中道而立亦以事理言是又教人之道也

中也養不中[illegible]

右以德言

餘如中立而不倚則兼德行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則兼才德言中行本於性質中立主於事理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右以外我恭受而明言

愚謂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而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不同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濟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中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以性情言

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右以德行言

中庸

中庸之爲德也[illegible]　中庸其至矣乎[中庸]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中庸]

右以德行言而事理之中在其中

趙氏曰有之爲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與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爲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案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此章句之旨小異故者擇焉可也[illegible]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於故惟聖者能決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illegible]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illegible]　極高明而道中庸[illegible]

右以事理言而德行亦在其中

愚案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illegible]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敬　附共　附戒懼慎獨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大學]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illegible]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

右與其德而言[illegible]

愚案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己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篤恭己以正南面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己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敬[illegible]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而未積之者

爲人臣止於敬[illegible]　居處恭執事敬[illegible]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illegible]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illegible]

右主乎一事而言亦曰偏言之[illegible]

餘如行篤敬事思敬祭思敬及敬事而信之類皆是 恐案恭敬二字專言敬則恭在其中專言恭則敬在其中分主內外而對言之則恭在外而敬在內皆主乎事而並言之則敬爲謹畏而恭爲卑下也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庸一章

右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中庸首章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

右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

朱子曰大學誠意章兩言慎獨先言慎獨欲其……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此恐謂中庸言君子慎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慎其獨語勢……不同若此類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論語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論語

右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

恐案孔子之言存養之意多曾子之言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形氣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論語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

見也彭氏 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之敬……矣中之一也

……之……

……之功……夫敬

……而言之

恐案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之功先言省察之次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欲貫而歸……大學誠意專以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爲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右以一理言

恐謂吾道一以貫之……一理而應萬事……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此知行不同之言也

執中無權猶執一（孟子）

右以執一不變言

誠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

右以理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二十四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中庸）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

右以心言 [illegible]

思索 [illegible] 及至

誠 [illegible]

無息以下 [illegible] 於天 [illegible] 言也

又無息則與天地相配 [illegible] 參知

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天地合其德 [illegible] 知與鬼神合其吉凶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中庸）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

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
右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
思[illegible]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
德之事也自[illegible]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己仁也
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
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
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
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
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
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
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
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
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

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 離婁
右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
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
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為聖人
事反身而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
位不獲乎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說
從天理上來誠之皆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
先知後行而知為本也與誠強恕則致知以後
行之事也 又案乎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
實其日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
實之幾是曰思誠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右兼理與心而言
愚案此章之旨本以心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
與心而言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右以人欲之私言
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丑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告上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盡下

右以道心言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illegible]

右以人心言○[illegible]以四言

愚聞之師曰[illegible]正心是兼體用言傳[illegible]所以正心[illegible]以用言蓋[illegible]於外[illegible]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告上

右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以下皆兼體
用言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
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
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
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
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上

右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愚案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眾人梏之
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
存而眾人失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
養求放心是省察以餘如存心養心之類與此
類同亦以為學功夫言若孔子不踰矩已是志
學之極功孟子不動心是知言養氣之成功孟
子之言盡性是由知性而有其功大學言心正
身修心廣體胖是格物致知誠意而致其功是
雖深淺之不同皆即心而言者也 又不
動心是成德之事動心忍性是進德之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離婁 鈞是人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
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
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告子上

右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愚案一章以大人只守一章功效在不失守思
則得之得此即不失之謂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盡心 飢者甘食
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
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盡上
右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愚案一章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
一章言天理有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害四

字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論語陽貨 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告子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盡心

右因戕賊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餘如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雍也

右因稱許其仁而專以知覺之心言之

勉齋黃氏曰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之凡以心與理為一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理為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後身脩合性與知覺言盡其心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

○嘗有郡使者案事於番陽東軒吳先生論聖言心凡數處亦有四[illegible]如何先生答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illegible]心所以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聖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憬然歎服

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大學經

右對心意而言之

愚案脩身先正其心是從反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後身脩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大學經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大學傳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中庸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中庸二十章 誠[illegible]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孟子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告子上

右包內外而言之

愚案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
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修身主乎天理之實
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止而言曰修身正心
者修身之先務事親者修身之大節持敬者修
身之要法體道者修身之實事又心以其所主
而言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
言之所親愛五者以其所應接皆言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
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通志堂 仲明
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
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
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四書通 下孟 二

志 附志氣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王子墊問曰士
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
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盡心

右專主乎志而言之
愚謂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
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 公孫丑上
右兼主志氣而言之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里仁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里仁
右專主一事而言之
愚謂已上志学與志於學志於道父在觀其志 通志堂 ...
隱居求志專心致志篤志為一類語勢皆重當以
疑向期以言如以意所志大畏民志又當為一
類語勢稍輕但當以意之所在言

四書通 卷二 二三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先進

通志堂

右即其所志而言之

愚案此皆聖賢自言其志如此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爲由求赤視顏氣象若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意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大學經一章

右統以心之所發而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

右專以私心之發而言

思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孟子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季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罕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中庸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爲政

右以理言正言之也

餘如思誠近思思無邪之類皆是

通志堂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衛靈公

右以理言有爲而言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公冶長 君子思不出其位 憲問

右以事言

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乎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見思不可過吾未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二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爲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示戒也

情 附性情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 惻隱之心仁也
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上
右乃指其發於理者言之
愚謂此與乃若其情豈人之情也一類即所謂
本心者也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大學傳七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庸一章
右兼指其發於氣者言之
愚案此人心之體用而言之曰性情即性情之
德而形容之曰中和

恥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之於人大矣
右自其固有之心而言
愚謂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
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互相發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
且貴焉恥也 論語
右即其可恥之事而言
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
心之私也故衣敝縕袍而不恥乃所以為賢非
所以為病也

樂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
右自其固有之樂而言
愚謂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
私而自有所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也 又案
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
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孟子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孟子

右即其可樂之事而言
樂謂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
有盡己之性而自謙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正也又案孟子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
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者也見君道類

好惡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大學傳）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
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
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論語）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孟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大學傳）
右主乎正理而言之
此謂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
所以爲正也大學首尾平天下章反覆於好
惡公私之間蓋以平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
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
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大學傳）
右即其私意而言之
此謂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
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案不能去之
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
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剛 附強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論語）故
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
右主乎理義而言之
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
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
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
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
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而氣之
幾也
剛毅木訥近仁（論語）
右主乎氣質而言之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中庸）

右兼氣質習俗而言之

愚謂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勇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二十章）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

[illegible]者有勇而者不懼知恥近乎勇且義不[illegible]

[illegible]而夫子之言何異何懼曾子[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不動心文武之一怒

而安天下皆理義之勇也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梁惠王下）此言[illegible]之勇也[illegible]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公孫丑上）

右血氣之勇

若如好勇疾貧亂者不必以仁及勇而無禮[illegible]不務以[illegible]勇者皆是此[illegible]不動心[illegible]血氣之勇[illegible]勇而無禮則[illegible]又言好勇[illegible]又可見理義[illegible]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illegible]而為血氣之勇[illegible]莊子之勇而[illegible]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為理義之歸矣

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illegible]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illegible]

右[illegible]而[illegible]效驗[illegible]之

是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
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於此大體道之
[illegible]何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illegible]則身之
[illegible]不得其宜○又案威儀[illegible]行是動靜兼
[illegible]功[illegible]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
學是[illegible]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孔子[illegible]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
難爲水[illegible]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
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
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illegible]
右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愚案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
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
以貴乎有序也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
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illegible]
右即其從學而以施教之道言之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illegible]

右自其本體無爲而言之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在爾而求諸
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右自其易知易能而言之
愚謂中庸所言是率性之道故始責於人而終
責於己孟子所言是脩道之教故始言其理終
言其效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illegible]
右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

愚案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已
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
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
性是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右自其流行無間而言之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右兼體用而言之
愚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是明其所以為體用
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即其一事以教人也

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夫子之道則因忠恕而
可見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問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中庸十三章
右舉其節目而言之
愚謂此皆自體道之中舉其節目而言之仁知

勇是成德之大目子臣弟友是人倫之大目動
容貌以下是脩身出治之大目若子產有君子
之道四則是於萬殊之中有此四者而已未可
與聖道君子同日語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道其不行矣夫中庸
右道為衆人而言之
愚謂朝聞夕死主乎知何莫由斯主乎行若道
其不行之歎則所言者雖在乎行而所言之意
則重在乎知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
也盡心上
右專為學者而言之
愚謂士志於道章重在行行之不著章重在知
未足與議是役於外之過終身不知是蔽於內
之過二章皆為學者之戒也又人皆可為堯
舜一章正為學者言之豈人所不能哉責乎行
也豈難知哉責乎知也兼知行而言者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四章

右專自過不及者而言之（已上皆專以當行之路言）

已上皆聖賢論道如此若五者天下之達道是以人倫爲達道和者天下之達道是以情之正者爲達道此又各有所主而言非正論道之所以爲道也然就二達道言之則五者達道又不離和者達道之中苟能致和則經綸大經卽此而在矣又如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天道乃天理自然之本體此王道之來歷根源與率性之道相貫然一自造化而言一自人事而言固不可以不辨也

道不同不相爲謀（衛靈公）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離婁上）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

右通以所由之路言之

愚謂君子小人是非邪正皆以道言蓋通向不同而各有所由之路也韓子言道與德爲虛位意謂道之爲道可以通乎善惡而言之其說頗與聖賢之意相合餘如訓由訓行訓言者易辨此不具

孝弟

又見人倫類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

右以天性言

愚謂自良心所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同而言則仁義之道正在於親親敬長也又前一章言仁義之實而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卽所以爲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人信之而不疑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右以德行言

愚謂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親親故爲爲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敬故孝弟仁義之實見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illegible]友正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illegible]孟子[illegible]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illegible]

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
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泰伯)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中庸二十章) 事孰
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 (離婁)
右以事親之大節言之
愚謂保其身者即所以事其親此孝之大者也
誠身守身而後能事其親此欲盡其孝者之先
務也誠身守身兼志行言啓手足專以親之遺
體言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學而)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同上)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里仁)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離婁下)
右以事親之一節言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同上)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

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並爲政)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
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告子下)
右各以其人而言之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
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
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萬章)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
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中庸)
右據其事實而贊美之 [illegible]
饒氏曰舜之孝是孝之極處武周之孝是
放乎四海者也愚謂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
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

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周猶得
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
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其輕重之等豈不
可以槩見乎

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中庸十七章）

右卽其效驗而贊美之

愚謂得其位祿名壽是驗諸天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是驗諸人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離婁）曾晳嗜
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
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
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盡心下）

右據其事實而追論之

愚聞之先君子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二
養曾晳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
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

右卽其舉於人者而稱之

愚謂見稱於天下爲武周之孝見稱於衆人爲
閔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爲士之次者之孝德行
有大小故其見於人者有廣狹也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子張）

右因其一節而稱之

忠恕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右聖人忠恕

愚聞之從兄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
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之脩身以上
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
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
聖賢相傳之心決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中庸十三章）

右學者忠恕

恕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盡心

右愛人之恕

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絜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

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大學傳九章

右治人之恕

愚案此所謂恕是治人以自治為主蓋曰如責己之心以責人也若中庸以人治人是治人以盡人道為主蓋以當人之道責其人也又如所求乎子臣弟友一節亦有諸己求諸人之意然大學則如責己之心以責人中庸則反以責人之心而責己此其所以不同皆然亦其可意則皆恕之事也

忠信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論語述而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大學十章

右舉其全體而言

餘如孔子所言主忠信孟子之言孝弟忠信皆是主於行言忠信以學言文行忠信以教言仁義忠信以身言忠信及忠信得之皆兼德行言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論語

右主乎一事而言

餘如夫子以言忠信告子張亦是此類但夫子是就行上說言而言之曾子是分主言行而言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論語

聖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公孫丑上 大而化之之謂聖 盡心下

右以全體至極言

孔子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
之之聖愚謂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
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
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
所以爲聖之至與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公孫丑上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
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
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萬章下

右以德行造極言

愚案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
以上以宋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
合智聖而爲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
而言故合智仁而爲聖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
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
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盡心下

右以一偏造極言

餘如大學言聖之聖亦以德之一端言猶智仁
聖義忠和之爲六德也

四書通旨卷第二

後學 　校訂

四書通言卷第三

氣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公孫丑

右理義之氣

餘如牛山夜氣亦理義之氣也但夜[illegible]以浩然之氣盛大至大至剛乃浩然[illegible]說配義與道乃浩然之氣之功用[illegible]只是[illegible]清明[illegible]之氣盛大故足以[illegible]良心且氣清明故足以[illegible]大仁義之良心也[illegible]也友人劉晉昭相與辨之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季氏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公孫丑

右血氣之氣

又如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之勿求者只是血氣之氣孟子引來反覆說到浩然之氣乃是理義之氣

氣質

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

右以質之美者言之

餘如善人有恆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爲耳偏於惡者爲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知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泰伯

右以質之[illegible]者言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先進

右自其質之所偏而言之

餘如狂簡狷者皆是也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陽貨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四章）

右專以氣質不同而言之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右以氣質兼乎習俗而言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中庸二十章）

右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也

愚案言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

才 附才德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

右兼氣質言

愚謂此與才難之才及才養不才教育英材成德達財因材篤焉一類由其氣質有不同是以才亦有不同也○又案凡以才德相對則所謂才者皆兼氣質言之才之美與驥不稱其力皆是才之美者才爲輔而德爲主也其爲人也小有才見才之劣者有才無德所以取禍也此皆聖賢重教之意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告子上）

右專以理言

鬼神 附神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十六章）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中庸二十九章）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爲政）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右自造化而言

愚謂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民祭者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在也鬼神爲德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

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

故至誠如神 中庸二十四章

右自人心而言

愚案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禮樂

文之以禮樂 憲問 立於禮成於樂 泰伯

右因論為學兼本與文而言之

愚謂文之一字是用功處立字成字是成功處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陽貨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八佾

右因論其文反推其本而言之

愚案一為強僭者言故以仁為禮樂之本一為文勝之散而言故以敬與和為禮樂之本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

右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之

愚案夫子一言從先進一言吾從周蓋先進禮樂即成周郁郁之文也

樂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離婁上

右自人心主乎一事而言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八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述而

右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

愚案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

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八佾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

右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

愚案前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二章見聖人正樂之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右因人君好樂專主人和而言之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八佾

右因人臣僭樂專以等殺而言之

禮制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為政

右自其因革可推者而言之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八佾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中庸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中庸二十九章

右自其損益不常者而言之

愚案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又案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蓋論語以本自一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也愚竊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對以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

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韋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理疑而尊身有衰傷不滿之意焉○又如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略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論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爲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

右自其可以通乎萬世者而言之

權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右汎以稱物之權言之

愚案此章所言之權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離婁

右專以處變之權言之

愚謂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適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於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孟子髡欲論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爲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發中權微子

右即其一事而稱之

人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右以理言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右以心言

愚謂人之所同然者此心也人與物之所以不同者亦此心也知其無不同則當擴之以滿其本然之量知其有不同則當存之以全其所受之正此皆示人以用功之要也○又前章兼性情言後章專以性言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右以道言

愚謂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發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倫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欲人之能盡人道也

人品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

右兼德行事業而言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

右兼心志德業而言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述而）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二十章）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

右兼資質學力而言

道統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下略）　仲尼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中庸）　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子
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子罕）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離婁）

右道學相傳之統
愚謂聖賢或正言以敍道統之所得或因言而
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
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
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
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
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
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
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何而
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
王之道也此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

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
○又見身之湯文武周公類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
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
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
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堯曰）
右治統相傳之統

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
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
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
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
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盡心）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
之也（盡心）
右以德性言
愚按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兼成功而言性其

仁身之所以性反之也 又見性類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盡心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
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公孫丑上

右以德行言 以從人取善之說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泰伯

右兼德業言

愚案主乎君道而言者凡四章此章及舜大知
無爲而治禹無間然皆以贊其爲君之道若堯
舜猶病及文王視民如傷則所以形容其愛人
之心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
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離婁下

右以道統言

愚案論孟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
此篇以後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
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只其相去之最遠者
以分例見其往不同也

稱文王於舜與散止人 傳

右人事業言

餘如堯舜之執中舜之好問察言明物察倫由
仁義行樂取諸人若決江河而莫禦禹拜善言
惡旨酒湯執中湯武身之反之文王望道而未
之見周公仰而思之亦以學日凡若此類同皆
以聖人德行事實而言其實可見聖人學業之
盛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滕文公下

右以事功言

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 中庸

右以德行效驗言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右以論民氣象言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六章）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盡心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

右兼德行事實而言

餘如孟子論舜所以事親者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亦即其事實言之而德行因可見也見孝弟及人倫類

孔子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右以心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

右以道言

思案顏子發其道之妙言其不見迹若如此子貢稱其德之高言其不可及若如此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公孫丑上）

右以德言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

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張）

右以[illegible]言

仲尼不為已甚者（離婁下）

右以行言

思案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乃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右以功用言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右以事功言
愚謂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
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

孟子即其一事言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右以[illegible]言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右兼資質德行言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
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右兼德行學業言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右兼德行事業言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

右以言辭言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
夭如也 寢不尸居不容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右以氣象見於容貌之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
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以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右氣象見於言辭之間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並述而　子見齊
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罕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
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
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並鄉黨　師冕見及階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
道也衛靈
右氣象見於應物之際
愚案此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
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
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

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
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
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
朝服拖紳鄉黨
右氣象見於事君之際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述而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罕　君子道者
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憲問
右自謙之辭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德之不脩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莫吾猶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
右謙己誨人之辭

孔門弟子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
右以質言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
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右兼才學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公孫丑上）
右以德行言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
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公冶）
右兼才德言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
右兼學問心志言○已上皆評論之辭
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季康
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右以才言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爲政）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回也非助我

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泰伯）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中庸）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冶）由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先進）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丑上）子
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南容三復
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
右以學言
餘如夫子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是此類
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問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冶公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先進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公孫丑上
右兼才學言
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孝哉閔
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與顏淵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冶長

右以德行言
餘如雍也可使南面又以德量言與此類大同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
右以擇取言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右兼德行心志言已上皆稱之之辭

餘如問子產之言必有中南宮适之君子尚德
哉若人亦皆夫子稱之之辭也○已上稱許之
辭凡二十四章其爲夫子之言者十有六但由
之瑟一章是先微之而又稱贊之衣敝縕袍一
章是先稱之而又微教之此聖人之善教也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吾友張也爲難能也
然而未仁子張
右以德行言已上皆貶之之辭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雍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子罕

右以學言已上皆傷歎之辭
餘如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
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又有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
路使門人爲臣求也爲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
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
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
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

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冉求之畫宰予之晝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爲愛之之至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先進

右以氣象言

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子思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公孫丑下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離婁下

右聖賢去就之義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萬章下

右聖賢交際之道

愚謂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孟子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離婁下

右以道統自任

愚案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爲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上

右以聖學自任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右以闢異端自任

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了將歎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
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公孫丑上

右以行王道自任

愚案所謂四十不動心者亦是此意但此則知
時識勢見孟子之智彼則勝重任大見孟子之
勇○又案孟子每多自任之辭如教亦多術及
引而不發是以教人之道自任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是以格君之道自任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是以平治天下之道自任至論孔門
弟子則曰姑舍是從道統則不及曾子子思論
夷惠伊尹則曰願學孔子皆可見其以聖人之
道自任處

古今人物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公 管仲之器小哉或
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
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
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佾八

右以量言

愚謂一爲潔者之量一爲剛者之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 憲問

右以學言

愚謂使者以寡過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
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
以德行之美贊之不能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
一疑之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 述而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 愚謂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而已 告子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 衛靈公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公冶長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右以德行言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憲問 盆成
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未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盡心下

右以才德言

愚謂孟公綽優於德而短於才盆成括有其才而無其德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上

右以事功言

愚謂孔子志在尊王室故稱管仲之功孟子志在行王道故卑管仲之功。又子路子貢不知管仲有及人之功故孔子稱之公孫丑又任知有管晏而不知王道之大故孟子鄙之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盡心

右以操守言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雍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憲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長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衛靈公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憲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離婁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長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滕文公下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盡心上

右以事言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

右以人品言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微子

右兼德行志節言

愚謂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太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志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爲耳況仲不去太王亦豈舍季歷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憲問

右兼人品事實言

愚案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則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爲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大人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爲萬章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離婁上　有大人者正
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
右以德言爲聖人之稱
愚案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專主爲人臣者
而言其餘則通乎上下而言
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
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
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右以德言爲聖人君子通稱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盡心下
右以勢位言
畏大人季氏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右兼德位言

君子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君子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
以崇禮中庸二十七章
右以德言爲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君子不器爲政　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

右以德言爲成德之稱正言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爲政　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
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右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
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君子依乎中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中庸 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中庸

右以德言爲聖人之稱

愚案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
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爲發例餘不能悉舉者可
以類推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 君
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堯曰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大學

右以位言

愚謂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
凡以君子爲爲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爲人上
者之道微意可見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季氏

右兼德位言

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
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
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上 士見危致
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古之賢王

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
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
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
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憲問

右以人品言正言之也

愚案任重道遠以學力言居仁由義以擴向言
雖無文王猶興以才智言殺身成仁忘人之勢
以操守言見危致命以下兼有學有守言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則兼有守有爲而言若士而懷居及恥惡衣惡食亦以志趣而言之此則爲士者之戒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右以人品言因其人而言之也

愚案夫子之告子貢者是兼才能德行而言所謂因其材而篤之也其告子路者是專主人倫而言所謂因其失而救之也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萬章）

右以爵祿言

餘如無罪而殺士亦是專指在位者言之與此類同

善人 附有恒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述而）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右自其氣質而言

愚謂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爲可取也○又案人而無恒一章言凡人皆不可以無恒亡而爲有一節言欲學聖人者尤不可以無恒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路）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右自其設施而言

愚謂論其人則皆以其質言也論其事則此以設施言也

狂狷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不忘初（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盡心）

右自其志節而言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

右指其所習而言之

鄉原

鄉原德之賊也（陽貨）

右正其罪而言之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盡心下）

右極其情狀而言之

君子小人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爲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憲問）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二章）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中庸十四章）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末章）

右以德言

饒子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邪正不好底爲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論語）

右以學言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論語）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孟子）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傳三章）

右以位言

四書通旨卷第三

後學 八德 校訂

四書通旨卷第四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教

脩道之謂教（中庸）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右自立教之本而言之○已上皆主君道而言

愚謂脩道謂教兼以政言教以人倫專以教言脩道者教之綱也五品者教之目也互下二條言教也之道大學之言感化之機 又見治道類

有教無類（論語）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

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右自設教之心而言之○已下皆主師道而言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右自施教之道而言之

愚按文行忠信博文約禮是[illegible]

愚按章即此而在矣至其所以教人

揚進退千變萬化而皆有以造就之所謂成

萬物而不遺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右兼為施教受教者言之

愚案一章主言下學之法一章主言心得之妙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右即其行事而示之○已下皆就教之道

饒子曰無隱乎爾是就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

晦庵道理上欲無言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

於吾言語上求愚謂無言之故即無隱之實乎

貢之問有益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右循其序而進之

愚謂此所謂教不躐等者興詩立禮之序即此而可見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又因此而可知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憲問）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路）

右因其材而篤之

愚謂即其材敎而言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正此類要其成功而言則十子之列四科又可驗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並爲政）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爲政）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

狂○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陽貨）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爲政）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

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右因其失而拓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右因其激失而儆教之

愚謂孟子之待曹交是即所以待滕更之意然於交則欲矯其矜驕之習於更則欲消其長傲之心蓋教之多術也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張

右教小子之道

愚案子夏之言是總教以小子之事孔子之言是因其失而教以隅坐隨行之禮也又二章皆是學必有序而不可躐等之意然本末一貫者也游夏分爭而孔子言一子之言皆有病故集注引程子之說以助之

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上

右爲學之本

愚案學問二字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爲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爲本論語首章言學集注又發其意而以明善復初爲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也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亦只所是務此以爲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述而

右爲學之序自其用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專以行言觀集注釋志字之義可見其爲致知以後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泰伯

右爲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況知之而後能之二者皆有知行之序也○愚案此二章是學者爲學之序吾十有五而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行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有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立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爲律身爲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陽貨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張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離婁

右以知言

愚案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

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
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
敝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右以行言

愚謂前章言進德之事後章言篤志力行之事
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爲學而學問
思辨亦爲學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
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又案此二章是

況爲學者言之若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是專爲
思而不學者言之惟其有爲而言故其語勢抑
揚又如彼也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士見危致
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右總論爲學而專以行言

饒子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
難底說愚案子夏之言有敝先儒論之已詳子
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
意亦可見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離婁）

右兼知行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
磨者自脩也（大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

右以知行對言專以功夫言之也

愚謂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
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又
案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
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

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經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右以知行對言兼舉用功成功而言也

愚案大學上一節、而推之是用功下一節順而達之是成功孟子盡心知性是成功存心養性是用功

莫我知也夫憲問　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智者也

愚案孔子所自言者凡四章二章是勉人為學二章是發子貢使知聖人之學若子貢之荅公孫朝則遡孔子之所傳而明道統之有自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仁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傳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大學傳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萬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右聖人希天之學仁智兼備者也

愚案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皆所謂無間斷者但以氣象觀之成湯若出於有意文王孔子實本於自然性之反之有不同也又祖述以下是上遡孔子之所傳金聲玉振是極言孔子之所蘊志學至不踰矩是孔子自言其所得○又以聖人之事參

之好問察言明物察倫屬乎智仰而思之亦屬
乎智執中用中由仁義行屬乎仁樂取諸人若
決江河亦屬乎仁身之反之亦屬乎仁此皆希
天之學而於仁智各有所屬也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
與女弗如也右六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之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右顏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通志堂經解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右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右二 吾
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右
右大賢希聖之學行之事也
愚案夫子告顏冉子外嘗以恭敬忠信語樊遲
忠信篤敬語子張是皆主於力行而言皆徹上
徹下之道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右 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右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
愚案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
然之歎與曾子一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
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
子貢之論己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
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

通志堂經解

又見孔門弟子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學未之有也

右大人之學

愚謂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案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爲大人之學通其餘者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爲小子之學餘則皆爲大人之學也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右小子之學

愚案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

人不知而不慍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其不能也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右爲己之學

愚謂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絅之詩亦但與不患不知之類相從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

不軌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右反身脩省之學

愚謂此存乎心於自治者有因事而自儆者又有自省與自責不同而皆為力行之事也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不知學者言之

餘如十室之邑章我非生知章及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諸章皆是此類但於世子曹交則因其人而言之其餘則汎為學者言之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有為者譬若掘井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

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

以道及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知之成功一也

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右儆戒學者之辭

愚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儆惰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右明學者用心得失之幾

知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右汎以義理而言之

愚謂夫子之汎言是為學者言之以盡精微為主其告子路是因其人而言之以無自欺為主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中庸）

右專以造道而言之

饒子曰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故有知之至與知之次不同愚謂聞見之知與格物之知不同而格物之知又有不同者曰知至曰知止曰知性曰知天曰知天命蓋知至主乎吾心而言知止主乎事理而言知性主乎理之會於吾心而言知天主乎理之根於太虛而言知性然後知至知至則明其所當然而知止識其所以然而知天而所謂天命者不外是矣若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則理猶在彼我但知其有此理而已此雖不屬乎聞見之知而去聞見之知未遠也又愚知人不可不知天天人相貫所知有淺深與彼此質鬼神俟百世則天人相對所知有淺此無淺深

行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冶）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

[illegible]身者言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

右以達諸事者言之

愚案此章行字不與知字相對而子張問行門達之章自相對行無所礙之謂行與不行之謂達夫子告之皆以德學於人為本也

師道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右為為人師者言之

愚案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

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
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
其統體而益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
庸是兩件事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右爲好爲人師者言之

愚謂論語正言爲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
之辭蓋師莫病於記問學莫病於自足自
足者且不足爲學況可爲人師乎

諸經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

右總論一經之旨

愚案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
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
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
本義、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
經之旨是又主征伐而言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孟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
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右專論一篇之旨

愚案孔子論關雎是因關雎之詩而見文王后
妃之德孟子論小弁是因高子之言而明太子
之心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
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盡心）

右專明一節之義

愚謂此皆主乎一事而言者也

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萬章）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

右專明讀書之法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右明窮經致用之道

義利 附利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傳）

右以天理自然之利言之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何必曰利 告子下 放於利而行多怨

右以徇私便己之利言之

愚案聖賢言利或與義對或與善對或與仁義
為對蓋仁者義之體言者仁義之總名言之雖
若不同其為理欲之反對則一也又義與利對
以處事言善與利對以存心言仁義與利為對
兼存心處事言○餘如見小利及枉尺直尋之
利皆是此類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學傳十章

右兼天理人欲之利言之

愚謂以義利相對而言則是人欲之私以義利
指習而言則是天理中自然之利○以利字
皆以利便言若故者以利為本是以利順言
者利仁利而行之皆以貪利言利字之訓其不
同如此

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八佾 子之
所慎齊戰疾 述而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鄉黨

右祭祀之正者

餘凡言祭之祭皆是此類今於諸祭之下詳之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八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
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述而

右禱祀以求福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右當祭而不祭者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為政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
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斯乎指其掌 八佾

右不當祭而祭者
愚案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
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
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

喪祭 附葬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喪致
乎哀而止 子張 孟子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

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
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
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
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
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上 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離婁下
右本乎人心而言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憲問 滕定公薨
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
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
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
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
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
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上) 齊宣王欲短喪
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盡心) 無憂者其
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
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十八章) 武
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
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十九章) 右[illegible]之後

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
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
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梁惠王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
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
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罕)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
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先進)

右主乎禮制而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
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丁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下）

右以衆人心稱制而言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右自其效驗而言

文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

右以内外相對而言之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右以先後相對而言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

右矯其偏勝而言也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顏淵）

右各倚於一偏而言之

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右以道言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中庸二十六章）

右以德言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憲問）

右以事言

饒氏曰二章皆因謚法而言但是以謂之文是亦言所以為文之義可以為文但言如此者可無愧於文之謚也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右以禮樂制度言

餘有以對待言者易辨今不録

言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憲問）

右汎為學者言之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

右各因其人而言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十三章）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盡心）

右自成德者言之

愚謂不必信果者由其德行之自然所以為大人也必信必果者由其識量之淺狹所以為小人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

右為為人臣者言之

言辭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離婁）辭達而已矣（衛靈公）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公孫丑）

右汎為學者言之

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顏淵）

右因其人而言之

餘如孔門弟子有能言者有能謹言者皆見本類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

右自交際而言也

過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公孫丑）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右仁厚之極為之

愚謂孔子自受以為過似若有過而實無過也孟子不以周公為無過周公本無過而似若不

免有過也欲知二聖人之心者當各隨其事而觀之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不貳過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見
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過則勿憚改
人恒過然後能改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右義理之未純者為之

愚謂亞聖之過質之未化者為之大賢之過氣質之偏為之衆人之過氣質私心雜揉而為之太甲之過亦衆人之過也惟能改過所以為賢

○餘有陳賈爲齊王文過一章見于

小人之過也必文

右人欲之私為之

觀過斯知仁矣

右兼君子小人之過而言

節操

故君子和而不流 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右通以立身之道言之

○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柳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右專以處變之道言之

朱子曰託孤寄命是才不可奪是節○餘如論孟子之言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見危致命舍生取義皆此類也

名聞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右積於中而發於外者

饒子曰中庸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王曰不失天下之顯名 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

揭諱之順又曰武王殺紂似乎失名而實不失
名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
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右暴於外而無其實者
愚謂子張有違道干譽之失徐子有躐等干譽
之病聖賢是以各因其人而言之

異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
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
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
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
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
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
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張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

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

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告子下） 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

右聖賢闢之以義

愚謂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爲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鼓簧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爲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右聖賢誨之以仁

愚謂陳相夷之均之爲習異端者也然陳相倍師而之能受命之之加於相數等矣宜孟子責相之深而納約自牖之誨於夷之不隱也

四書通言卷第四

四書通旨卷第五

人倫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二十章）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右即其常道而言之

愚謂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

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又案大學止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闕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象日以殺舜為事立

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
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
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小弁小人之詩也孟

三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
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
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右以順處其變者言之
愚謂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
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

有庳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
天理之常也又案是天之怨怨于己小弁之怨
怨乎親其實有不同者然自小弁而言則太子
之怨不失乎親親之心可引舜事以爲證不必
辨其怨之同異也此孟子喻小弁之意也吾
友操公琢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
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
庳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
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叔者不同其說
則先儒之論備矣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
爲猶告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四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右以通其變者言之
愚謂此類皆當以權言之伊尹放太甲之事見臣
道類

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
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
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
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

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
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萬章上

右以其不可變者言之

父子

又見孝弟類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
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寸離婁

右主乎教育而言之

愚謂此是父施化於其子若孟子所論父不得
而子者是父見化於其子此為衆人之事彼為
聖人之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君子之不教子
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
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

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
大焉離婁上

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盡心上

右主乎恩愛而言之

愚謂父子相隱即孟子論大舜之心為可見君
子不親教子即孔子之於伯魚為可見伯魚未
學詩禮孔子必問之而後知則其受教於他人
也審矣

君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離婁上

右各以當然之理言之

愚案孟子汎言君臣之道故以治民事君對言之孔子答定公之問而論君臣之交故以使臣之禮事君之忠對言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離婁下

右專以報施之道言之

君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上

右尊明禪受之義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上

右兼明繼禪之義

君道 又見治道上道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子路

右尊以出治之本言之

愚案孟子兩章之旨不同一自天下國家推至於身是反推其本一言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是極言其效論語之言則勸戒之意具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盡心下

右通以致治之要言之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上

右論養心之道專以用人言之

定宇陳氏曰此章兩段前謂交修者不得常用
其力後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 陳氏名櫟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
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〇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
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梁惠王上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
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梁惠王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
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
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
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
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
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離婁上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盡心上

右論得民之道專以愛民言之
愚案首章率獸食人者欲其持儉德以足民言不
嗜殺人者欲其推仁心以育民言以佚道使民
皆欲其爲所當爲以服民言上慢而殘下者欲
散其所斂以救民若謂所欲與之聚之者則兼
此四章之意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 梁惠王上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
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
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
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
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
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
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
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
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
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
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

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
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
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

麀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
爲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
右專以與民同樂言之
定宇陳氏曰沼上之對就賢者樂此說雪宮之
對就有此樂說不若賢者字愚謂沼上之對引
詩書語則具有勸戒之意雪宮之對引晏子語
所以作其做古愛民之心好樂之論姑以正夫
樂之本四十里之囿所以正其刑之失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衛靈公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
間然矣泰伯
右舉其標準而言之○已上皆總爲人君言
愚案堯之大哉以德業言舜之恭己以君人氣
象言禹之無間然兼德行事實言○餘如定公
問一言可以興邦章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章皆
即君道而言之一言人君當存謹畏而遠諂諛
恒言之是非不可不察也一言而悅而從非難
而眞知實行爲難爲人君者當有誠心以受教也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盡心下

右舉其大務而言之○已下皆專爲諸侯言
愚案此與不信仁賢一章相對彼言治國此言
治國有仁賢乃有禮義有土地乃有人民若政
事者則又本於禮義而加諸人民者也此二章
所言之序也
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
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
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梁惠王
右因其非心而格之
饒子曰齊王交鄰國欲以術孟子說出來派是
義理愚謂恤小事大正是交鄰國之道恭

侮儉者不奪亦是交鄰國之道不侮即能事
不奪即能事小仁智恭儉未嘗不相表裏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
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
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
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
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 天下有道小德
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
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
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
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

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離婁上

右因其愧怍之心而勉之

愚謂此皆勉諸侯爲仁之辭爲仁則不受辱受
役矣然其言意亦有不同仁則榮章言榮辱在
所自取而禍福當知嚮背矢人豈不仁章言擇
術不可不慎而仁道所當自勉天下有道一章
言事理不可不明而當求聖人以爲師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
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齊人將築
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
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梁惠王下

右因其紀離之心而解之

愚謂此皆國君處憂患之道然必民不忍叛而
後可與效死而弗去民不忍離而後可與遷國
而圖存事雖不同而皆以得民心為本也

臣道 附賓師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盡心上

右以人品言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公孫丑下

右以職任言

愚謂居其位則當保其民不能保民則當去此
位孟子與距心言而又為王誦之亦有儆戒人
君之意焉

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
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
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萬章下

右以親疏勢分言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泰伯

右以才能節操言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八佾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衛靈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憲問 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季氏 人
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離婁上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
不能謂之賊 離婁上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矣 告子下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況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
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滕文公下）

右以事君之道言

愚按聖賢之言有以謙卑順承爲主者有以維
持調護爲主者蓋事君之禮匡君之義莫非臣
道之當然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微子）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萬章上）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
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
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上）

右以處變之道言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 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

右以小人心術言

餘如孟子論今之事君者及善戰者連諸侯者
辟草萊任土地者皆謂當時人臣各以異端小
道事其君亦鄙夫罪人之徒也故特揭出之見
異端類○又有陳賈爲齊王文過一章亦責賈
以小人之道事其君也賈之爲人也內而有患
得患失之心外而有長惡逢惡之術故順之而
又爲之辭如此三章之言自可互相發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
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公孫丑下

右言賓師自處之道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離婁下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公孫丑下

右言賓師臣道之不同

朋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季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衛靈公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顏淵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 無友不如己者 學而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章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

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

右自取友而言之

愚謂孔曾之言以知人爲本而取友不可以不愼孟子之言以進善爲本而取友不可以自足凡此皆主乎修己而言進德之事也若朋來遠方則主乎及人而言成德之事也〇餘有逢蒙學射一章亦自取友而言但其人其事無足論者今不具

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傳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顔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鄕黨 敢問

  通志堂

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萬章下

右自交友而言之

愚謂不可有挾者交友之始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〇餘如切切偲偲責善朋友之道朋友數斯疏矣皆是此類

名分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〇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〇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〇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季氏

  通志堂

右聖人憫亂之心

愚案此皆爲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識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旣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二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儆戒之微意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先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子路

右聖人防亂之意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

右聖人撥亂之志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右聖人救亂之本

愚案衛輒之事而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止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世俗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雍也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 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路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衛靈公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盡心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盡心下

右歎時之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 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

曰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

右救時之弊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罕）

右明處世之道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

右明政俗美惡之不同

知人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

右明知人之本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為政）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觀過斯知仁矣（里仁）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衛靈公）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好

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盡）

右明觀人之道

愚謂自知言而言之則知言可以知人自觀人而言之則容貌辭氣乃觀人之一節故孔子於論篤猶有疑孟子謂聽其言而又必觀其眸子也○又知言知人是汎言其理聽言觀行是因宰我而言之

用人

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微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梁惠王下）

右明用人之道

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爲政）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

右明用人之效

交際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

右明持身取友之道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

右明上下相與之道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憲問）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

右明見幾之智

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

右明事上之禮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

右明御下之道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盡心上）

右明待賢之禮

愚案此章是君交乎臣所主者在愛敬之實萬章問交際一章是臣交乎君所主者在禮義之正若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是知愛敬

而不知所以愛敬之道子思以爲君之犬馬畜伋也此謂君之於臣不以私惠而爲禮臣之於君不以小恩而爲德此與豕交獸畜之旨相發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鄉黨）

右聖人待物之誠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右聖人事上之禮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滕文公下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告子下

右聖賢處物之義

愚謂子見南子是委曲以盡當時之禮往拜陽貨而時其亡是於禮之中而裁之以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陽貨

右聖人敎人之道

餘如孟子隱几以絕留行者亦是此類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萬章上

右聖人親賢之實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右聖人容物之仁

餘如孟子與匡章遊亦是此類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公孫丑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下

右聖賢惡惡之義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憲問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離婁上

右聖賢責善之道

愚謂孔子之於原壤是待故人之意故猶忠誠懇切以責之也孟子之於右師是待小人之道則嚴以自持絕之而已矣○餘見孔子氣象類

義命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十四章

右兼義命言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 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右專以分義言

愚謂思不出位汎以地位言不在其位專以職位言

富貴貧賤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附之以
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飢者甘食
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
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盡心上）

右以內外輕重而言之

富貴在天（顏淵）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先進）

右以命分而言之

餘如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亦是此意但聖人
於此初不以命決之顧義理何如耳其以命言

者皆徼人之辭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

右兼義命而言之

餘如君子素位而行一章亦是此類若孟子乞
墦之喻則爲不知義命者言之使知所戒焉又
此類之反對也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

右自常情而言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盡心下）

右即其所守而言之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
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學而）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子罕）

右即其所能而勉之

愚謂無諂無驕是子貢之所能不受命而貨殖
者是子貢之所失夫子以不受命之語儆之無
諂無驕必因是而後有得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回也其庶乎屢空（先進）

右即其所能而稱之

愚謂顏淵子路子貢孟子皆爲以理自守者然
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
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
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孟子也是其所守者雖

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盡心下）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右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愚謂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爲外物所役若將終
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爲外物所遷飯疏食飲水
樂在其中者是不爲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
至也○又案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
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
顏之所以分也

困窮患難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右聖人知天之旨
愚謂二章之旨一以道自任一以德自任聖人
於此不待決之於天而後泰然特以曉當時從
行者而安其心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右聖人安土之仁
已上三章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
下之交則明孔子雖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
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
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又孔子
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饒子曰如命何
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
不可必在我者可必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先進）

右聖賢處物之義
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
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
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
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正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
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
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
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

右以困窮患難爲修省之幾

辭受取予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離婁下

右正言取與之義

愚案含生取義一章自一簞食以下可與此章互相發明此欲人於取與之際審夫義理之中

彼欲人於辭受之際存其本心之正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盡心下

右專論觀人之法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

右因用財而見處物之義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 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為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下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公孫丑下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孫丑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滕文公下

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盡心上

右因論辭受而見庶人之義

愚謂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而言之而關之之意居多故不具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滕文公下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盡心上

右因論人而見與物之義

愚謂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亦足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

四書通旨卷第五

後學 [illegible] 校刊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出處去就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長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先進

右明體用之學

愚案孔子之言體用貴乎兼備子夏之言體用貴乎相資若漆雕開可以仕而未肯仕則夫子說其篤志子羔未可以仕而使之仕則夫子以謂賊夫人其輕重先後又如此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罕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憲問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右明處物之義

愚謂用行舍藏待賈而沽三就三去皆以彼己遇合言賢者辟世以下及答原憲之語皆以時勢可否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鄉黨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離婁下

右明見幾之智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盡心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八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滕文公下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離婁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
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萬章

右明守正之義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
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
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

右明內外輕重之分

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公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
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
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
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
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
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
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告子

右明仁賢之心

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
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
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
之所養可知已矣滕文公下

右明中正之道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
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
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下

右尊言為貧而仕之義

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或為政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
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並微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 季氏
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雍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
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
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
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
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
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並公孫丑 齊饑陳
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

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盡心下

右聖賢見幾之智

愚謂此皆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
遲遲吾行與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
有愛君之仁○又案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
子所以去之本意燔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
其用心之忠且厚也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
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孔子之去齊
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並萬章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
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注略）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公孫丑下）

右聖賢處物之義

愚謂禹稷顏子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孟子之視蚳鼃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疏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陽貨）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公孫丑下）

右聖賢行道之心

愚謂此皆聖賢不忘天下之仁心也然孔子之不果去則仁之中有智存焉孟子之不果留則仁之中有義存焉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長）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

右聖人歎道不行之辭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
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問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
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
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
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
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
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
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
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右論……以天命說之

愚謂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
人者也又案此一類專以窮達言貢氏以伯
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為
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愚謂以叔又[illegible]
君曰不怨天不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
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
人故也故充虞之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
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
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收又
右可傳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微子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
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告子下直哉
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甯武子邦有道
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
右論人出處而以德行稱之
餘如孟子以清和任稱夷惠伊尹亦是此類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

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萬章上

右論人出處而以事理明之

愚謂伊尹稱聖人之任孟子蓋已稱之百里奚於去就之際其明其智亦有合於聖賢者故在所取焉然王者之師伯者之佐相去亦已遠矣若比甯武子可及之知則百里奚又當為優也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上

右論人出處而以一偏之敝言之

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
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
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
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
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
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萬章下
右論人出處而以聖人折衷之

愚謂孔子之所不可者由其有處物之義三
子之各極其一偏者以其於義猶未精也
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憲問　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太師摯適齊亞飯干
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
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微子
右論隱逸以門高世之行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

也疾固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
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並微子）

右記隱逸而見聖人中庸之道

二一

治道 又見君道王道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右總以為治之道言之（亦曰為治之序）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並學而）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婁）

一八

右正以感化之機言之（亦曰以身教）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

右因其人而以感化之機言之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為政）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此人何以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右正論其所存者以出治之本言之○已下皆以政言
愚案為政以德一章以本效相貫言重在德字
知及仁守一章以本末相資言重在仁字禮讓
為國及苟正其身二章皆以得失相對言重在
讓字與正字出治之本雖不同要皆本之吾身
而已故舉德之一字言則知仁莊禮禮讓在其
中舉正身而言則所謂德者又在其中若孟子
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亦主於正身而
言也然不得罪於巨室之云乃當時為政之一
道耳非以此為不易之常法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之武
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右正論其所施者以立治之本言之
愚謂親親長長所謂道也禮者所以敬人復此
道樂者所以敬人安此道立治之本無他焉亦

曰修道以為教耳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如殺無道以就有
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存者以出治之本言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衛君待子而
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施者以立治之本言之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雍
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
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
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
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 告子下

右正論其所存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顏淵

右正論其所據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愚案孔子論政皆言其常而去食去兵則言其
變蓋子貢有不得已之問聖言所以處不得已
之勢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顏淵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
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路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存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近者說遠者來 子路

右以治功之次第言之 亦以致治之效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離婁

右以為治之大體言之

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
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
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堯曰 所謂平天下在治
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
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
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
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
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
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右十章哀公問
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
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
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絶世擧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
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强 中庸上章

右合身心政事所存所施而詳言之

愚案大學所言其要在絜矩中庸所言其要在
誠身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主於正身愛物則仁

之與敬乃其本與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 論語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盡心上

右以政教淺深之效言之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論語子路

右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

饒氏曰朞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
教化浹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而可即
戎比之三年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勝殘
去殺比之必世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
近之效。愚謂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
爲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爲之效
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爲之
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

集注以謂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則所以富之者固在教之之中矣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
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
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
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
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
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
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
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

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
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
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
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
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
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
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公孫丑下）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下）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告子下）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盡心]

右明興師之義

愚謂弔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取]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衝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右臨兵制勝之道

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

四書通旨卷第六

後 校訂

大學集說啟蒙一卷中庸集說啟蒙一卷

(元)景星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為建文元年。驥為星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為學庸集說啟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啟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為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註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註盤，邵氏謂恐是盥頮之盤。傳之四章註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二十二章註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為衡語，孰為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亦是本尚書惟皇降衷處來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此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氣有清濁質有粹駁故清而粹者能知能全濁而駁者不能知不能全知屬知全屬行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此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就清濁粹駁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即生知安行之聖也聰明睿智指知言盡其性指行言與上文知性全之相應睿智之智與仁義禮智之智不同一以性言一以資言治謂法制禁令教謂設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事天能生民而不能教之故聖君繼天立極上教於上又設司徒典樂二官以掌教於下司徒經教百姓典樂專教胄子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義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此節先以三代之隆作一句小學之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是禮節度數節文所以教之中樂則審音高下所以養之和射法有五於四矢驗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馬御者執轡在車上說則指不失馳驅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等數之法可以通變以上六藝八歲以上所能究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二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此節言大學之事天子元子是繼世有天下者衆子則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將有國家之責民之俊秀者此日亦將用之以佐治天下故皆在所教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說見白虎通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上言學校設施之法此言君師立教之本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常理也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某以上之所以爲教此說下之所以爲學性分指理言也
職分指事言是用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
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
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
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此節先言帝王達而在上以身爲教而道行於當世次言
孔子窮而在下以言爲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是亦
天地氣運盛衰使之然也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隤隤漸
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上三篇見禮記下一篇見管子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
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皆謂支分之流
餘末之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此即所謂先王
治化之序至孔子時方發明之以爲大學教人之法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
傳義以發其意
曾子又推夫子之意而爲之傳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
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
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此節言人亡教熄虛無指老氏寂滅指佛氏雲峯曰此之
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
此以高而無實者吾儒窮理正心之學便是逐一就事物
上理會所以異於老佛實而有用俗儒害於此者異端害
於外者異端是總名虛寂是其中節目之大者
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
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
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此節言學之教不傳權謀是詐謀術數是小道智
數也百家如諸子小說之類衆技如陰陽卜筮醫藥之類
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
能行大道之要指大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指大學中流
出者不聞不蒙由上之人不能知不能行也晦如月之晦
盲如目之盲否如氣之否塞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

言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沈如物沒於水而不
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五季指五代季世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
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
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
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
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此節言學之教復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中先言程子應
運而生上接孟子後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治教休明
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歸趣趣言

其始歸言其終相歸[illegible]趣向也

大學章句序

時舊刊中庸啓蒙於京師僉憲諸暨王公一見又翻刊於江右已得搏傳士林而此書雖板行於杭惜在一隅學者願見不啻飢渴之於飲食也故爲錄其舊本仍加先儒標題批點三復校對重刊諸梓與中庸並行同志之士尚鑒茲哉正統三年九月望錢唐夏時識

學庸集説啓蒙序

星幼承父命[illegible]師年十六始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可汝欲爲學必先讀四書以爲之本而後他經可[illegible]誦夜思不敢少有倦四年[illegible]通大義後欲[illegible]先生又引之使[illegible]春秋經于[illegible]一時師友切偲[illegible]多後得諸引蒙書爲之啓發然後益知四書奧義不可不窮究故星不揆庸愚僭於佔畢之暇彙集諸説熟玩詳味分經別注妄加去取十年之內掇拾成編目之曰四書集説啓蒙將私塾以訓子孫既而一二同志懼其久而墜佚請壽諸梓以便初學顧星僭妄之罪已不可逭尚賴諸明理君子重加訂正而可否之則星之志也至正壬寅冬十有一月長至日後學景星謹識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一所集諸家之說其意之重者去之文之衍者節之中間有取其意而變其文者非敢故爲異也欲初學易曉爾

一諸家有發明□□與集注之意不同而於經文之義有可通者亦附于後

一每章每節必先撮其大旨於前皆總□□□初學之士□使逐段知所大綱後求詳說□□□□於貫通矣

一所集之說皆是采摭諸家精粹緊要□□□其全文者則書姓氏凡約其文辭或檃括其意者皆不書其姓氏然於其本意則不敢妄有加損焉

一所解集注多取倪氏輯釋經文有緊要相關者則詳否則略

一所分節數如孟子章旨長者或因文騷意斷而分者間有幾處餘一依集注

一事實制度典故於經文有相關者必錄其梗槩否則但曰詳見某處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通志堂 王□

訓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蒙分縷析嘉惠後學未□少矣大學已刊行而語孟中庸則未也學者未免有欲見而不可得之嘆年來始獲錄其藁或編念先師之勞不忍自私故欲傳諸與錄之同志之士而體區區之心廣其傳而勿吝則□之望也庚辰人日門人錢唐蔣駉謹書

餘姚景先生深於經學所著四書集說啓蒙折衷羣言發明經傳殆無餘蘊誠有功於朱子而嘉惠於後學也大學既板行矣時官南京得禮部侍郎蔣公中庸寫本於閩予與籍金公家勝捐刊梓與學者共及增魯齋批點句節標題以便幼習云宣德元年春正月望日錢唐後學貝晧謹識

通志堂 王□

讀大學法

朱子語錄曰大學語孟中庸四書道理粲然果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只怕人不下工夫若果看得此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卻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又曰看大學須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旣逐段曉得卻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如今卻要塡教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塡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說大學畢因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讀大學法

大學集說啓蒙

後學餘姚　景星　集說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illegible]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illegible]

此三句爲大學一篇綱領若更推其極又只在明明德一句大學之道言大人爲學之方也此道字便是方字與孟子深造之以道之道字同三在字章句訓當字言大人爲學之方當明明德當新民當止於至善也明德

即見心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謂之明德蓋人之初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如此虛靈而光明故章句釋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虛靈不昧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釋德字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以此觀之又可見明德不待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要之性便是所得之理心便是盛貯此理而敷施發用者也程子謂心統性情者正此謂也只爲此心得不離乎氣後來卻被氣稟物欲所侵奪了恰如火滴隱微一般便不能照物然其本體之明實不曾息滅還有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不義而羞惡皆其發見者也學者當因其發見而充廣之充廣便如把那隱微之火再吹教著使此火復明即所謂明其明德也

上明字是用力字凡人之生同有此明德我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其亦如我之用力以明其所有之明德此即所謂新民也新是使他除去舊習之謂亦是用力字雖曰用力又非謂強有以所之也或使之得於觀感由於政化有以作成其自新之機耳至善是事理之至當處猶曰極好即事物上而天然自有之中亦自明德中來者且如孝是明德自有個當然之則不及固不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那當處而不遷方是止至善故自理之得於心者言則曰明德自理之見於事者言則曰至善求其初則非二物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言明德新民兩事皆當止於此而不可遷也總而言之至善是明德本然之則止至善又是明明德之則明明德又爲下兩句綱領至善又爲上兩句標準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節 止至善言之止字從上文止字說來知止只是知至善所在纔知止便定下面四者自然相因而見須到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必須能慮方好慮是思之精審也慮只是能處置事理端的得定靜安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其不能慮者由其不能先格致而知所止故也知止如爲子必當孝爲臣必當忠能得是身行忠孝之事而得所止若徒知此理至於事親事君之際爲私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孝便是不能得其所止能慮然後能得知是知其所止得是行其所止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此五節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其相去但有淺深爾與中庸動變化相類若說工夫只知止以前自有工夫了胡氏曰知止二字不可作用力看用力只在下文格物致知上蓋格物致知則是求知所止之工夫物格知至則是知所止之功效定靜安慮得又是知止之效定而能靜是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是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安就身上說慮就事上說下文致知一知字已張本於此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段結上兩節明德新民是物故有本末知止能得是
事故有先後明德是理會一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
下之萬物曰知所先後是再結上兩節一先字起下文
六先字一後字起下文七后字[illegible]則近道矣蓋道者當
行之路知先後方是知得在面前未行在道上所以只
曰近事物對言則物自物事自事專言物則事在其中
物有形事無迹明德新民以人己對口故曰物知止五
者是一事終始故曰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大學集說啓蒙 四 遁志堂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一於善秪本改作必自慊

此節以八條目逆說上者是明明德新民之工夫古之
二字指先王立學敎人時凡言欲先二字謂欲知此則
先知此以工夫節次言也言先王時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必先治其國治國者使一國之人明其明德也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者使一家之人明其明德也修
身至致知格物乃所以自明其明德也致知格物是知

之事誠正修[illegible]行[illegible]齊家是推行之始平天下是推
行之極上六者[illegible]以欲先字爲次第獨致知便在格物
在字與[illegible]皆三在字相應此欲先字又緊此節工夫所
就在致知誠意上朱[illegible]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
關過得此二關已後工夫一節易一節獨格物工夫尤
難物即事也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理大學敎人先即
事以窮理自然有以推極其知理即至善之所在能事
事物物窮到至善之地便是格物格物即所以致知格
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就全體說緫去格事物之理便是
致吾心之知蓋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
故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illegible]不可作[illegible]字[illegible]所
謂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是也八[illegible]各詳
本傳

大學集說啓蒙 五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illegible]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illegible]

此節以八條目順說下者是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功
效凡言而后二字謂既如此然後如此故上文格致誠
正等八字皆用力字此節八字皆是功效物格是外面
無所不盡知止是裏面無所不盡上文知止則止字重
就事上說言知其所當止也此知至則至字重就心上

說言其知識無不盡也物格謂理之散在萬物者無不格知至謂理之會於一心者無不知物格至身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端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乃明明德之所以止於至善家齊國治天下平乃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饒氏謂此段是八條目中揭出脩身為要而言之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節是詳說此是反說約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武王封康叔而告之故曰康誥此一明字指工夫言克字亦有力曾子引之釋明明德若曰人皆有是明德而

能明作文王之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大甲湯孫之名此明命即明德之本原但自我得之於天而言謂之明德自天與我而言謂之明命顧諟猶云存此體是明命即所謂明明德也顧字止貼上一明字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峻德即大德曰克明峻德言堯能明其大德而盡己之性無不明也此明字亦明之之明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此一句結三引書言皆是明己之明德也玩一自字使人惕然有警曾若曰明是自明昏亦是自昏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章自言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終之曰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中言顧諟天之明命是自明之工夫雖引三書而斷以一言章句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類可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盤鄧氏謂恐盤類之盤此節工夫全在苟字又字上苟

字是志念真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不斷於其終日日
新是中間接續意此章推說新民此三新字皆未說到
新民上移新民之新以作新自新者即所謂明其明德
也蓋欲新其民者必先自新以先新民所且又接上章
自明之意或問謂自新之至新民之所是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此方是說新民之工夫作是鼓舞作興之也即所新民
之新字亦是就在上之人說新民之遷善改過自新之
民言上之人既有以自新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其振
奮踴躍以興起同然之善心此便是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而使受天命也
此言新民之功效或問謂自新新民之極是也言周之
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文王聖德日新民亦不
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前明
命是始初稟受底以理言此命新是末後膺受底以位
言章句始字貼新字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此句既結上文又起下章之意極即至善之所在用其
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是故二
字上貼無所不二字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此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
盤銘曰日新康誥是民之自新詩言天命之新然

新民之意卻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此節重在止字邦畿天下之中至善事理之中借此以
明精言王畿居天下之中故惟民所止至善為事理之
中故學者所當止也章句物字包括廣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此節釋知所止重在知字觀所引孔子之言可知若曰

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擇其當止之處豈可人反不如
鳥之能知所止乎此又不特釋知止亦能得之義皆釋
之蓋知止乃得所止之由也故下文便接得所止云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
無疑矣
此節釋得所止緝熙敬止是文王作聖之工夫故驗得
熙是工夫數止是效驗緝是還續無間斷之謂熙是光

明無蔽隔之謂蓋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蔽隔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爲人君以下是傳者言文王敬止之目如此不可就衆人身上泛說但敬止之敬指全體言自包得下面五者止於敬之敬只指一事言天下之大倫有五止言二者是就文王所止之實言之故不及夫婦兄弟也舉凡例使學者類推則天下之事皆可知其止矣緝熙敬止是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是止至善之目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音釋 [illegible]

此節釋明明德止於至善詩本美武公之德借其辭以發學問自修之義有斐指已成君子斐然有文者而言也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自工夫言之切磋易於琢磨故以切磋比致知琢磨比力行傳者以恂慄釋瑟僩以威儀釋赫喧朱子謂瑟僩是嚴敬存於中赫喧是光輝著於外此二句雖自其氣象上言然必二者兼有方爲至善若但瑟僩而未至於赫喧則亦未得爲至善也此四句是此節緊要處專說至善但上二句是得止乎善之由下一句是止至善之驗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二句謂止至善君子終能使民仰之而不忘也自如切如磋道學以下傳者釋詩之辭道學就致知上說止至善自修就力行上說止至善恂慄存裏威儀在表盛德以身之所得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言其所以切磋琢磨者亦求止於此而已末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一句正釋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二句且起下新民上 [illegible] 意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illegible]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illegible]

此節釋新民止於至善不忘接上文不忘一字上文是說當世之民不忘君子盛德至善以見明明德之極功此是說後世之民不忘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以見新民之極功賢親樂利上四字皆指後人下四字皆指前王言觀四其字可見但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

言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言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是也親其親如后稷之德後世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是也樂其樂如含哺鼓腹之類是也利其利如耕田鑿井之類是也此四字以君子小人對言以見前王所以新民止於至善者能使天下後世若上若下無一不得其所故雖已沒而猶不能忘也上文明德止至善以用功說見其修諸己者盡此新民止至善專以成功說見其入於人者深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釋得甚詳工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又重在此一句 胡氏曰此章後二節兼釋八條目在內學見格致之事自修是誠正修之事親賢至利利是化及家國天下之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此章大槩聽訟是末使無訟是本此蓋推明德新民而言也明德是本新民是末聽訟即新民之事能使之無訟者即明德也下面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二句乃傳者續所引之辭以足能使民無訟之意此謂知本一句只是結使無訟一段之意若欲文義通暢自下說上方可蓋因我之明德旣明故能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虛誕之辭是以雖聽訟無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此即己德旣明而民德自新之意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也無訟則民新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盧氏謂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在其中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修身爲本及本亂末治此言知本則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末治亦在其中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程子謂上句爲衍文饒氏謂知本二字是物格二字之誤此二句即此章之結語也闕文當在此二句之上章句則謂闕文在此一句之中江西吳氏說得經文知止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爲格物致知傳之上截而以第十字及此爲下半截無闕文也吳氏此說雖與章句不同學者亦不可不知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節是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文之闕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二句只是要見得格致是一事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只是推原知與理之所從來見得知在心理在物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只是說事物之理即上致吾心之知理苟未窮則知亦未盡也此言人人使學者不可不致其格致之功夫學欲人以格致此自第一事故曰始教始教指格致言即凡天下之物至以求至乎其極二句正是說格物用功當如此又字與一旦字相應豁然貫通四字只是說覺悟貌格物是究其理之所當然格來格去至於豁然貫通卻是悟其理之所以然所謂纔明此即曉彼也表指人物所共由裏指吾心所獨得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吾心之全體即具衆理之體大用即應萬事　未說到行上自至於用力之久至無不明矣皆說　效驗觀此可見朱子所補此傳只說得格致之大槩其所以工夫次第詳見於或問所引程子十七條中此章首所以有竊取程子之意一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其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此節專說誠意正義為誠之之方詳說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若自欺者則為善去惡之意皆不實矣先儒自欺之說甚多看來只是瞞自家之心便是自欺纔欺人便是自欺今人虛偽不實者皆自欺者也下面自謙二字正與自欺相對一正一反快而又足方是自謙自謙是意誠自欺是意不誠惡惡臭好好色是誠意譬喻觀二如字可見下面此之謂自謙一句正是結上毋自欺與二如字兩句慎獨二字是誠意工夫上章致知是誠意之本此慎獨是誠意之助此謹獨欲其自謙後謹獨絕其自欺蓋自欺者誠之反也自修者不可知此故曰毋自欺者誠之充也自修者必欲如此故曰此之謂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自欺自謙上此獨字指心之所獨知後獨字指身之所獨居饒氏嘗謂獨字不是專指暗室屋漏處亦不是專指念慮初萌時若專指暗室屋漏則程子於出門使民處何以言謹獨若專指念慮初萌則程子於灑掃應對處何以言謹獨蓋出門使民灑掃應對事也所以言此事者意也事形於外而衆人所共見意存於中則己之所獨知故謂之獨意與事相為終始意之萌事之始意之盡事之終自始至終皆當致謹中庸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此謂也　好惡人情之大端故自此章首提起此二字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illegible]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
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
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
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
必謹其獨也[illegible]

此節是形容小人自欺情狀以爲戒慮之戒閒居爲不
善便是自欺厭然便是不自慊揜不善而著善便是欺
人自欺與欺人勢相因始自欺終必至於欺人上節毋
自欺說得細自君子心術之微處言此言小人之自欺
說得粗自小人詐僞之著處言厭然小人自欺之驗處
下節心廣體胖君子自慊之驗處二處正相對此小人
非不知善惡之是非只由知之不眞故致陷於自欺如
此此所以物格知至眞爲誠之根基也歟胡氏曰本章
長國家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爲不善之小人始害
自家心術終害天下國家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
此只是發明上文之意言小人之爲不善雖在幽獨之
中恰與十目十手所指視處相似其嚴乎三字即畏甚
之辭也大槩發明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二句之意思多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本諸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此節是形容君子自慊氣象以爲誘進之勸大槩後二
節各發明前一節上文是惡之實中形外此是善之實
中形外故上則言必愼其獨此則言必誠聖賢示人之言可
謂眞切富潤屋一句只是比起下德潤身一句心廣體
胖德之潤身者如此是爲善之實中形外者也下必誠
其意一句結上三句胡氏謂孟子論浩然之氣處正與此相
合自慊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不縮慊然即氣餒心
廣體胖即浩然之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
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
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
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
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
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
此云[illegible]
又[illegible]
此章始言好惡已開後章言好惡之端富德對
言已寓後章言財用之意身心二字已含下章
修身正心意然下章止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
而治病之方實在此章謹獨上　修時但
密察加審而已饒氏曰此章實　之
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只其要只在謹獨

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　又曰大學八條目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誠意前不連致知後不連正心單舉爲一章蓋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自是兩事當各致其力所以誠意不連致知誠意與正心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若只連正心說意便狹了則無以見誠意功用之廣如此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illegible]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上章誠意工夫正是分別善惡極最要著力到得此正心時固自好了又恐於用上偏去故又不可不加持養之功所謂正者即持養之謂也曰正其曰其正兩正字不同一是正心功用一是心之本體蓋心之體段如鏡空衡平本無不正其用亦無不正但四者或先一有之於胷中事物之來應之不能中節然後此心之用方失其正所謂正者正其心之用也苟四者一有之於胷中便被他爲主於內不特此心應物不能適中雖此心之體亦反爲之動而不得其正矣看來四者之用人不能無只不要留而不去如有事當怒則怒當憂則憂事去便當消釋方是不有所有所二字不可輕看故章句特提有字說出且如顏子未嘗不怒特不遷爾其不遷者

以其不能留故也恐懼好樂憂患皆然四事皆以所字相連說大槩是上一字稍輕下一字尤重忿懥好樂由中應外恐懼憂患自外感中四者之發只要在無中發出未發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將發不可有偏倚之心已發不可有留滯之心如此方是不有所胡氏曰存養省察四字正是正心時工夫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此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此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須看章句一察字此心之靈苟失其正則心便不存心不存便不能察故下文便接心不在焉去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上節是說有心者之病不可有所偏主此節是說無心者之病不可無所存主不正由於不存心存則用無不正故後歸重存心上上言心不正是心雖應事而所用之情不得其當此言心不在是心不在事上致與身不相關所以前節當察此節當敬上文四不得其正是心不正此視不見以下是說身不修蓋心乃身之主心不存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句又結上二節且起下章修身二字此章與下章皆言病證不言治病之藥章句於此章用一察字與敬直二字下章用一審字皆是治病之藥以發傳文未言之意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

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自內而修身也

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音釋

上章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自外來動於中然不察則與之俱往此五者是身與物接時事是自此而及於人

然徇所向而不審則有所偏蓋五者各有箇當然之則若過了這則便是辟親愛之辟如愛人之善過於愛而不知其惡賤惡辟如惡人之惡過於惡而不取其善畏敬辟如子之於父所當畏敬者過於畏敬則從其令而不諫其不義哀矜辟如大姦大惡之人義當治之過於哀矜則姑息而恕之敖惰辟且有一般人其所爲不令人起敬者如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者是也若過於此則流於敖惰而爲辟矣敖只是簡於爲禮惰只是懶於爲禮若此等者皆是因其所向而陷於一偏者也人於五者一有如此則身必不修矣前章言心之用惟忿懥易發故先忿懥此章言情之接惟愛易偏故先親愛此言五者下言好惡蓋親愛畏敬哀矜同是好賤惡敖惰同是惡言好惡二字足以該之矣上四者之發於心但欲其中節此五者及於人但欲其不偏乎此此章之義實[illegible]大抵相似蓋身修必自正心而來故亦須知此章兩人字皆爲衆人言方得若是君子則自無此五者之病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上節言身不修之病此節言家不齊之病上面許多病痛不除下必至此當看兩故字惟溺於一偏故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惟身修故家不齊子人之至親者苗人之至急者言子則一家之人可知言苗則一家之物可知此二句上與正心章之好樂忿懥動情胳處相關下與治

平章好惡財用一節相應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一句是反說以結之又接下齊家二字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敎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敎成於下也

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家齊以下方是敎之事故此章首提出一敎字其所以爲敎即從修身上來故章句釋齊家必本於修身大學以齊家爲推行之始上文正心修身雖是兩事然屬一身家國此之心身終人有彼此

之間故獨於此說在字爲必先二字如曰若要治彼必先齊乎此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兩句便只是申說上一句之意猶言其家不可齊而能治國者無之教於家便是教家教人便是治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只是身修於家而教自成於國下面孝弟慈即行於家之事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此二句於家國之喻最爲切近當看一所以字下三者是長故但孤之意已張本於此此節當以截石以爲章首之是一截故字至教成於國是一截下而孝弟慈三句只是申說教之之目以見齊家之道便可施之於治國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體之身則爲修身行之家則爲齊家推之國則爲治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章句不外乎此一此字指孝弟慈言此章含二意而首首

至教成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推者推而廣之也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上言孝弟慈三者此只引康誥如保赤子一句以釋慈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保赤子是慈於家如保赤子則是慈於國語錄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唯母保赤子慈之天罕有失之者也故傳者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擧孺子入井同意或問謂擧細以見大者是也中間心誠求之兩句只是釋如保赤子一句之意養子即保赤子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一句又說此心以見上二句意幼之心不假外求也蓋女子嫁而爲人母即能保養赤子然而女子者未有先學保養赤子而後嫁者只爲慈幼之心人所固有不待學而能也故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節全是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上文孝弟慈推而爲治國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仁讓貪戾而國人從之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上是推其家以治國此是人自化之也上言其道理如此此言其效驗如此皆是由家以及國也仁該孝慈讓即是弟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之意貪戾惡也含下文桀紂帥暴之意貪則不讓戾則不仁仁讓之化必待形於家而后及於國所謂家齊而國治也貪戾之失始出於君身而一國已作亂所謂身不修則家不齊國不治也機之所在可畏如此機即弩牙也矢之發動皆由之也皆仁讓之興機由一家悖亂之作機由一人故總曰其機如此此又可見爲善之難而爲惡之效易也一言僨事結作亂一人定國結興仁讓此二句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此節全是化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

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此節上三句正是言一人定國之意故章句曰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蓋謂民之仁暴帥在上帥之如上好仁而帥之以仁則民從上好暴而令之以仁非所令與所好相反則民不從此所謂國之治亂定於君之一人也此定字與知止有定之定字相似與帥仁一句推家國仁讓四句桀紂帥暴一句接貪戾作亂兩句此亦當分兩截看反其所好以上是一截是故君子以下是一截堯舜帥天下以仁此仁字該孝弟慈此上文說得廣即以己及物之仁有諸己無諸己兩句此有無二字謂有善無惡也亦是推本誠意章說來求必得之則善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惡無諸己矣此即推己及物之恕

大學集說啓蒙　二十四

恕乃用力之仁桀紂帥天下以暴又仁之反也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一句自反上面帥仁帥暴兩句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一句自反上面有諸己無諸己兩句下此三句又通證上一截二句繳足故二字此意自然明白章句釋有諸己無諸己兩句之後曰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亦有兩截對舉相證之意此與要于知至然後可三字正貼而後二字不如是是字指恕字此節上截是化下截是推大學治平二章皆言恕有諸己無諸己重在修己即盡己之忠求諸人非諸人方是言恕觀中間而后二字可見下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類是重在及人即推己之恕無所惡於上一句亦是所藏乎身之恕到毋以使下一句方是推以及人中間毋以二字可見可以互相發明雙峯謂恕字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也及於人者其尾也恕即忠之尾忠即恕之首也程子謂無忠做恕不出正此謂也此章以有諸己無諸己說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故重在首下章以所惡毋以說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故重在尾此章為治國者設治國者勢不可不責人蓋責人者有善無惡然後可以責人之人所以重在修己下章專為平天下者設所以重在及人若是為尋常人言則必曰有諸己何必求諸人無諸己何必非諸人大學是一部忠恕修身以上皆忠之事齊家以下皆恕之事傳者於此方說出恕字其所以示人之意微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此已是通結了上四節後三引詩皆不過吟咏此意

大學集說啓蒙　二十五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此引詩四句意只在末句與首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應觀再述末句以釋之之辭可見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此只引詩一句再述其辭以釋之以見家齊而后可以治國宜兄弟說家齊教國人說治國亦上文引詩之意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引詩二句下二句是釋詩之辭父子兄弟足法釋其儀不忒民法之釋正是四國父子兄弟足法是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民法之是國人取法於己也而言教國人在其中亦是明所以[illegible]於其國此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illegible]法[illegible]於一國矣　語錄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illegible]是齊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illegible]也以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此且理會[illegible]未論到變　慶源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道必先妻子好合而兄弟既翕此亦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家也嚴矣一說三詩之序以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

情之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宜家兄弟相宜則家無不齊[illegible]乎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此即是化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引詩[illegible]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illegible]玩

此再言以結時[illegible]占人凡解蓋意未[illegible]者多引詩以吟咏餘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上章孝弟慈三句中以己之人化為[illegible]齊家之道則可以推之於治國此興孝興弟不倍三句以上行下效為[illegible]家齊而國治之事即上章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蓋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躬行於家即所謂家齊[illegible]者治國之本也下之興孝興弟不倍是民之感化於下即所謂國治者又平天下之本也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此三句以為之本然後可以推行絜矩之義以平天下絜矩者即平天下之要道也言上之人既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又當有以處之使得遂其善心方得蓋能使人興起善心者在上之教化也能遂

其興起善心者在上之政事也苟不能絜矩以平其政使有一夫不得其所即是不能平天下矣是以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又只在推己絜矩只是度義兩字即所以恕之之道矩匠人制方之曲尺匠之度物以此為矩君子度人以心為矩絜者謂身處乎此則當使上下四旁無不方正猶前章之恕字但此恕字之義較廣恕則以人己對言是指其發於心之時絜矩以四方上下言是要其見於事之[illegible]善絜者此心之天則非自外得者也以此齊家[illegible]以此[illegible]國是絜矩於國以此平天下是絜矩於天下絜[illegible]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亦由前日格致之功有以明夫善而能[illegible]心即我心誠正之功有以勝其私而能推己之心為人之心如此而已夫子所謂不踰矩者正此矩也皆自知

行上來但彼則混然在聖人方寸之中矩之體也此云絜矩在人己交接之際矩之用也彼為明德止至善此為新民止至善此節方是引起絜矩事故下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指在位者言後節是說絜矩正義故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此節上三句是化到絜矩一句是推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此專就在位之人說絜矩正義所惡是說人身切近處說尚有忠底意思在到毋以字是推以及人之恕當以前章恕字義參看但此則借二指說正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相似其實只是一恕字程子謂充拓得去不但物我貫通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不但人己隔絶則天地閉而賢人隱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即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充拓即推廣之謂 前章慎獨是敬以直內此節絜矩是義以方外此後皆推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當分四大節看以三得失為戒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此君子指在位能絜矩者言故下以好惡言能絜矩之效如此下三句是釋詩意惡字按上文惡字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此節以師尹比在位者以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相反詩四句興兼比體言為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為天下之僇不可不慎一句亦是指明德工夫上說以下文先慎乎德觀之可見辟字與修身章辟字相應此與上一節皆是就好惡上言絜矩好惡二字已具誠意修身兩章獨此章之好惡推之天下之人故能絜矩則好惡公而為民之父母不能絜矩則好惡偏而不足以平天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人之所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此引詩以結上兩節喪師即失衆二字詩上二句合兩
意言殷衆未喪之時則能配上帝其殷衆既喪之後不
能配上帝之意亦合在其中詩末後得衆失衆二句則
此意可見蓋衆之喪未喪係乎人心之得失人心之得
失如天命之去留天命去留皆係於得衆與否而已喪師不
喪配上帝則得衆得國以應南山有臺一節殷師既喪
不能配上帝則失衆失國以應節南山一節下面儀監
于殷峻命不易兩句只是申言人心天命之難保也此
爲得失之一以衆與國言重在民心上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自此至下文亦悖而出專言財用蓋絜矩之大者又
在於此所以此章多說財用此節因承上文不可不愼
言故以是故一字起之言所謹者當先謹乎德德是天
下之大本格致誠正修所以謹此德者此財用之有
本於愼德而有之非所謂苟常之私有也此字猶斯字
有人有土又接上文得衆得國來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
德本財末本末外其本而內其末則民必
爭奪矣而取民有制方得本末爭奪兩句皆
指長民者言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
財所以生養人民皆故聚於上則民散於下散於下則
民歸於上兩則字皆是就其效驗上言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此二節兩是故字一承上文外本內末言一起言悖以

此貨悖上二節引詩是言好惡之不可異於人自先謹
乎德至此是言財利之不可專於己吳氏曰愼德而有
人有土與財散民聚此能絜矩之得也內末爭民施奪
與財聚民散悖出悖入此不能絜矩之失也胡氏曰前
好惡不能絜矩則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此財用不
能絜矩則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
意益深切矣
此申言上文引文王詩之意以結前五節此命字即峻
命之命下二句釋書意如此此善字即至善之善曰善
則得之指有德有人言曰不善則失之指悖入悖出言
蓋天命之去留只在修德以得民與否也言以德爲本

而能絜矩則善所以得人心得天命以則爲本而不能
絜矩則不善所以失人心失天命二之字皆指命字言
此爲得失之二前得衆就民心言是得失驗於人此善
則得之就事理言是得失求諸己前則淺而緩此則深
而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illegible]
此善字指善人言雖接上文善字與上文善字不同言
惟善人以爲寶也善人當時指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一則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一則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此兩節皆所謂不內本外末者亦所謂絜矩者也

前節一善字接上文善字四寶字指財用言接上文財
用來惟善仁親又接下文用人說去上文第三節言好
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illegible]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
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illegible]
自此至拂人之性皆就爲政者用人處申言好惡公私
之極此節當作三人看有技彥聖者前後共是此一人
有容其心好之者是一人媢疾違之俾不通者是一人

作如此看自然分曉一个是挺然獨立之謂臣指在上
爲政之大臣言即命之相也斷斷無他技只是德有餘
而才不足者休休有淡然和易之意其如有容猶言無
可比他之有容也[illegible]一个臣見人之有技若己有即是
能容天下有才之人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有甚於口
之所言即是能容天下有德之人此正所謂以天下之
才德爲己之才德者也此等人人君用之其好善之利
及我國家子孫可知矣這一个[illegible]見人之有技則媢
疾之見人之彥聖則俾不通則是不能容天下之才德
者也此等人人君用之其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可
知矣有容之人所好公必是能絜矩者也媢疾之人所
惡私是不能絜矩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媢
疾者而舍之此又能絜矩之大者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
人能惡人[illegible]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此承上文言媢疾蔽賢之人唯仁人能放逐之如此此
仁人其心正大光明無一毫私欲如堯舜之誅是也然
其惡惡不唯有以保安善人亦所以[illegible]凶人使不得
縱其惡然其所惡之人又不使之生於此地但置之無
人之處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在其中故曰唯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謂以下乃孔子家語之言故以
此謂冠之此正惡衆人之所同惡好衆人之所同好若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正與引南山有臺相應節
南山相反此謂之能惡人可也又謂之能愛人何如蓋

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乃所以安君子也此得
好惡之公而大能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
此節知君子所當好小人所當惡者但未能如仁人放
流之決衰先退用之意此好惡未能盡絜矩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上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此則拂好惡之
常性菑必逮身如桀紂是也此與所引南山有臺相反
節南山相應此失好惡之公大不能絜矩者也自秦誓言
至此四節說用人上申言好惡一節言君子小人之分
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三節言用舍之不能盡其道
此節言用舍全失其道皆因絜矩之義好惡公私之極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
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
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因上文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此君子指治國平天

大學集說啓蒙　二十四

下者言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大道是絜矩之本忠
信兩箇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
不信必不忠即第六章之誠意驕只是自私泰只是自
恣前兩言得失指人心天命存亡之幾說此節得失專
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說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
乃天理之所以亡是故君子有大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心言又更切 [illegible]
失至此更無 [illegible]
失一是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是尚德尚財之得
失三是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
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
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
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illegible]
自此至終篇因上文有土有財而言生財之方全氏
謂此四語乃萬世理財之大法 [illegible] 理財之法
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亦兼承上節之意說來饒氏
謂財雖是末亦是為國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
理四者不可缺一此乃生財之正路外此是邪逕也生
者衆為者疾民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務本是也食者
寡用者舒國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節用是也此大道

大學集說啓蒙　二十五

諸家皆無成說恐亦只是絜矩之道設使天下之人此
務本而上之人不能節用則豈絜矩之道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者即意誠心正之人惟不私其身故財用處之當理
而身自尊不仁者意不誠心不正惟利是務故至於亡
其身而不顧也以財發身即所謂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
私其財而人自歸也此只是以散財之效如此上一句
即財散民聚之意下一句即財聚民散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此節言以財發身之效此仁義各就其用處言與孟子
以仁義對言者不同此卻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
仁在下便喚做義此三句是一意說下來言上好仁則
下好義下好義則事有終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保矣其大意即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
而自無不利之意三未有字與章句一則字皆要看自
仁人放流之後傳與章句言仁不一蓋絜矩是恕之事
恕所以行乎仁故至此多言仁此章多說推此一節卻
是化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
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
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此節言用君子生財之利傳者引此大意只在不畜聚
斂之臣一句上二句不過次次說來以此起此一句耳
此何嘗見得用人與理財兩件相關言食祿之家若又
與雞豚牛羊卻是與民爭利此皆是不能絜矩者也若
生財有道好仁與不畜聚斂之臣此皆是能絜矩者也
聚斂之臣是剝民以奉其上者而民被其殃盜臣是竊
君府庫以自私者而禍不及下所以曰寧有盜臣末句
蓋古語故有此謂二字傳者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以義
為利朱子謂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

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天下何利如之此利
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謂義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是也察雞豚察字猶審字相似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
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
寧之意切矣
此節言用小人生財之害言長國家專務財用之人必
由小人引導之也彼為善之謂彼以小人之所為為善
也似此小人使之為治國家則天菑人害必並至矣蓋
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者也故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

天怒菑由天降害由人作菑如水旱凶荒之類害如兵戈變亂之事禍至於此雖用善人君子亦莫能救也下再引前言結之以深戒也但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以見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以見絜矩之不可不務故章句曰其丁寧之意切矣 此章大要不過用人理財兩事至此乃合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只是一事於好惡不能絜矩然如媢疾之人財用不能絜矩無如聚斂之人蓋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之則能絜矩小人喻利人主用之則不能絜矩而專務財用矣盧氏謂自生財至此四節前二節自君身言後二節自人君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又絜矩之要道故此章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嚴君子小人之辨復嚴義利理欲之辨乃大學反本窮原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義利之辨大學以此終孟子以此始曾思孟之授受於此可以見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illegible]
只見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格物致知爲明善之要誠正脩皆修身之事而誠意爲之本本備始也大明善誠身兩事中庸孟子皆言之曾思孟授受於此可以見矣

大學集說啓蒙

朱子又於此揭以示學者論學其意先當務亦以明其傳之所自歟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此節言作中庸之故三代盛時斯道大明如日中天中庸
可無作也至孔子時雖曰異端起矣然其說猶未敢盛行
至子思時異端肆邪說作所以憂道學之失其傳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此節原道統所從來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所以後面節
節照應上古聖神指堯舜以前者言所謂生知安行自然
之聖也繼立二字非著力字言聖神自然與天相合其言
動可爲後世標準非有意繼天而爲人立法也中庸是言
道之書所以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者
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至孔子時無聖人在位則
道統在孔子言學字固可包統而言統字則又可以該學字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
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
是而後可庶幾也

此節原中庸二字所從來中只是箇恰好道理所謂傳授
心法者正指此也允執只是眞箇執得人心道心只是一
箇心於上加一人字道字卻似有二心其實則一而已蓋
理與氣合爲心而爲一身之主又理與氣會而能知覺謂
之道心是就理一邊說謂之人心是就氣一邊說如發於
耳目口鼻之欲者便是人心發於惻隱羞惡之端者便是
道心人心亦非全是不好者或因所欲而發而合乎理者
則亦爲道心之用若在聖人發之則全是道心君子每事
皆合乎理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

而無惡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有事未有人與道之分
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如精一執中
者皆動時工夫也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
昧故微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微者至隱而難明之謂必
如是字指精一說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
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

此節專論人心道心虛靈是心之體知覺是心之用知是
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自有形氣方有人心故曰
生自賦予便有道心故曰原知覺不同有從理而發者有
從氣而發者心之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故此下單言知
覺而不及虛靈胡氏謂首章氣以成形便是人理亦賦焉

便是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人心非道則其
爲人不過血肉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
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

此節言人同此心惟知精一工夫者則人心聽命於道心
不知所以治之言不知精一之理危愈危則流於惡微愈
微則幾於泯矣上文形氣之私私字與性命對言猶云我
之所獨此未是不好底此言人欲之私卻與天理對言方

只不好底精以察之則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則純乎
義理之正從事於斯斯字指精一工夫人心聽命道心只
是言尋常所行之事皆所以此人心能收斂入來則安道
心能充拓出去則著危者安微者著便是道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
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
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此一節言中為聖聖相傳之道精一為聖聖相傳之學以
應前允執厥中一段加於此此字正指中與精一說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
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
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

中庸書目序 三　道志堂

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
三代道統只兩句束定下面道統之傳一句以照應前道
統二字以此之此指允執厥中一句往聖指上文堯舜禹
湯文武君臣等言開來學指夫子教人處言又且應前治
學二字顏曾之傳得其宗宗字亦指中與精一說夫博文
約禮顏子精一之工夫格致誠正曾子精一之工夫明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故曰反有賢於堯舜明
夫子之道者又曾思大學中庸之功也
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
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
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
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

其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此節復發首二句作中庸之意謂失其真應前道學失其
傳一句更互演繹言更迭交互推演紬繹也憂深為道之
不明也故言之切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詳而
備天命即道能率性則道心也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
心者也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者也胡氏曰執中
堯言之時中夫子言之道不合乎中即異端之道中不合
乎時中即子莫之中符節二字說見孟子綱要篇綱維言
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明指綱維言蘊指蘊奧言故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
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

中庸書目序 四　道志堂

亂真矣
此節言孟子之後失其傳而異端起矣孟子推明此書如
道性善是原天命之性存心收放心即致中也擴充仁義
之心即致知也至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又
悉本於中庸也失其傳亦指執中精一以為精一工夫自堯
舜以來所傳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皆宗之如大
學格致即惟精也誠正即惟一也學只是學此失其傳亦
是失此異端如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
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猶言甚相似蓋佛老
之說宏遠幽深闡陳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於吾道之言
者所以大亂真也然其道德心性與聖賢所言者固非雖
猶倘無中庸一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矣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　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

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孟子[illegible]
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
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
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
之矣

此節言二程石氏之得失不同上文孟氏猶承一統字至此程子則改統爲緒少遜以承之也所考所據皆指中庸一書言其語其心指子思言所以爲說若指二程之書言石氏輯錄即石子重集解門人指石氏之門人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
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
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
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
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
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
升高之一助云爾

此節詳論解書之意自欲雖不敢謂得道統之傳而道統之傳實在於是要領者猶裘之有要衣之有領皆是總會處支節脈絡四字借人身以比喻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其脈絡卻相貫穿通透詳略巨細四字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章皆言其略餘章繼其後者皆詳也巨謂綱維細謂條與諸說同異專指或問說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序言性特詳中庸中不出心字故序言心特詳此又朱子之微意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集說啓蒙

後學餘姚　景星　集說

此書五大節首章總說二章至十一章說中庸十二章至二十章說費隱小大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說天道人道卒章又總說此爲明道之書一道字貫始終知仁勇爲工夫

中庸大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然規模卻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考究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道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合變化高下巨細無所不該讀者尤不易也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illegible]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illegible]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

[illegible]

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敎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illegible]

此三句是開說性道敎三字之名義皆當兼人物言卻以人爲主觀二十二章說盡己盡人物之性可見率性謂道一句承上句而貫下句故下便以道字接皆說道去首章雖曰一篇體要然此三句又此章之要領蓋理自在天地事物間言爲理自天賦與萬物言爲命自人稟受言爲性本只是一物因所指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一理者即此一天字也是爲萬化之原陰陽之本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天本只是一箇理但有命則便與氣不相離故有天命便有氣質以安頓此理蓋此理在天未命之先只是理天旣命之後則是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一性字是就人身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而言此正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之謂也饒曰率性之謂道率性猶言隨性言道本不離性離性則

不可謂之道矣[illegible]即所賦之理言人與物各循所賦之性各有當行之道故循人所賦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所賦之性則爲牛馬之道只是各循其所性之自然便是道如牛之耕馬之馳雞能司晨犬能司夜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皆其性之自然此則所謂道也然率性之道惟聖人能盡之而合乎性之中故治己則能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能盡人物之性在常人則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則不能循性之道故聖人就人物所當行之道而品節裁制之以爲法於天下使人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使萬物各遂其所賦之性此則所謂敎也修道一句固多是說人然處物之道亦在其中如禁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零落斧斤入山林至如馬絡頭牛穿鼻皆是順物之性而不逆其生生之意是皆所謂敎也章句以敎兼刑政言者意亦以此王氏曰此書皆是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敎是用李氏曰性道敎三字爲一篇綱領而道之一字又三句之綱領道由性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道由敎明言道而不言敎則人不知道之功用故言性於道之先言敎於道之後眞氏曰孟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天命謂性以理言以氣言則人物所稟不同以理言則天之所命則一然則虎狼之搏噬牛馬之觸踶亦道耶曰循其天命之性虎狼之慈仁牛馬之健順是也若搏噬觸踶則氣質所爲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是循天命之性其爲不善則是發乎氣稟矣

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何疑哉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此節專言道不可離是故以下兩句，曰不可須臾離之意道也者二字接率性謂道一句下來正與下文一節對說不可離與可離對莫見二句戒懼對慎獨一句言道者既曰率性則是其於心無時無處而不有者故不可須臾離若曰可離則是爲外物而非率性之謂矣

此所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睹不聞之處亦不敢忽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可聞見處即喜怒哀樂未發時也蓋此心不動之時亦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之時亦當敬畏是指其至靜至密處言之章句敬字正貼戒慎二字畏字正貼恐懼二字玩章句常字雖字亦字則可見矣戒慎恐懼雖是分言其實只是一事與下文慎獨命是兩節工夫戒慎是從外説入未與物接靜時工夫慎獨是就內說出是念慮初萌動時工夫要皆不出一敬字但念慮動處此是慎獨時節無所思慮而有所睹聞自外來時爲戒懼時節所謂不睹不聞者是已之不睹不聞獨者是人之不睹不聞此兩節上半截皆言道之定體如此下半截皆是言工夫之方道也者三字是總冠此兩節只看兩故字可見此節是操存工夫所謂惟一是也推而至於極是致中之事後節是省察工夫所謂惟精是也推而至於極是致知之事此段工夫最難若用意便屬已發此心要當無物而有主方得若不思善惡專務虛靜則流於佛老佛老以靜定爲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則不然事來則應事去則靜應事時固無不敬至於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明而應事無不當也學者不可不察許氏曰諸書未嘗言戒懼工夫惟此書言之蓋子思言道自性上說來學者欲將道以全性若無此段工夫則此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上文曰不可須臾離言道之廣大此曰隱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見顯二字皆指此道言上言戒懼不睹不聞是存之於至靜之中就天理一邊說此謹獨是察之於將萌之時就人欲一邊說上文不睹不聞四字正釋須臾二字人有耳目豈不睹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章句隱微二字正釋獨字獨字正是人所不睹不聞處大學於慎獨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幾字正是天理人欲分處於此加謹只是纔起便遏絕之不可待其著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
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
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上言率性謂道此言道本於性故以中和並言中是中
之體和即無過不及之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天命
之性發而中節之和即率性之道未發者不偏不倚渾
然中處故曰大本而為道之體及其既發無所乖戾各
有當然之路故曰達道而為道之用中節只是無過不
及之謂夫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者其不中節是感
物欲而動者蓋情發於中而有道心人心之異曰中節

者是兼指發於道心者饒氏曰節如竹節之節限止之
義也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
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
此說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首言率性
之道必自天命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大本即
天命也皆是見道之不從外得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
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
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
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此節是自戒懼慎獨工夫推行至此極處則有此位育
之效驗致即推極之工夫也致中自戒懼收入致和自
慎獨推出章句約之便是收斂向裏底精之便是辨
別發微底意且致中和如何會天地便位萬物便育蓋
天地乃我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
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故

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以行事中節言不特在我身之氣
順萬物便育又須要所以處物之道與施於政事者皆
得其宜方是盡事雖在外然由在我之氣得以達之故
也章句謂修道之教亦在其中正以此也中即天命之
性和即率性之道致中和而位育即所謂修道之教此
位育專自有位者言之若自無位者言則一身一家亦
各有箇天地萬物若致得一身中和則心正氣順自然
睟而盎背動容周旋中禮亦是位育若致得一家中和
如孝感而父母安慈化而子孫順弟友而兄弟和處敬
而夫婦正寬御而奴僕盡其職以至一家之事莫不當
理皆是位育謂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但
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大本達道一段與前性道
二句相應皆是自然之理致中和一段與戒慎一段相

慮旨是用功之方因其自然而加工夫則可以合自然之道有如是本體不可無如是工夫許氏曰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言性情之別而工夫只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而已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謹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作這兩件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懼恐懼慎獨六字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中庸二

此書爲造聖門之閫奥首章乃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其意本商書惟皇降衷與言之真是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凡篇中言中言道言誠皆率性之謂言擇善誠身學問思辨以致其力皆慎獨之謂言贊化育參天地篤恭天下平皆位育之謂眞一篇之體要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此書以中庸名篇首章乃無中庸字蓋率性之道即中庸也至此方說出中庸此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言獨此與三十章揭出仲尼二字此仲尼所言之中庸也祖述以下仲尼所行之中庸也此中字本止言時中也中章句兼未發言者蓋以未有無體之用故也反字是用力字時中時字當重看章句專就兩而字上著意言既有君子之德而又能時中既有小人之心而又無忌憚此小人所以反中庸也忌憚即畏懼之謂

此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此兼體用全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

語無能字
得是得於心而不失爲德此此論語無一德字下有能
字能卽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氣質有異教化不行故民鮮能民在小人之上有覺卽
君子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
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
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
之所以常不明也

此承上二章而言以明小人反中庸與衆人鮮能中庸
者皆爲氣質有偏故也夫道之不行不明非謂人不行
不明之是道自不行不明於天下此道字便是時中之
中字道者極乎中而已所謂過者過乎中不及者不及
乎中也皆在氣稟上說氣稟淸而濁者則爲聖人其知
行自合乎中氣稟偏於淸者則爲知知者惟務於知不
以行爲事則所知者愈高遠而過中氣稟偏於濁者則
爲賢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則所行者亦過乎中此
是正理上之過中失正者如此若夫知者知之過謂之
索隱如釋老之空寂是也賢者行之過謂之行怪如沮
溺之遠遁是也愚者不及知如昏迷之人不曉大義者
也不肖者不及行如卑汚之人汨於物欲者也此中庸

之道所以常不行不明也知過愚不及本是不明此節
說道之不行也賢過不肖不及本是不行此節說道之
不明也此是互說見得知行相關要緊在知上節知之
眞則行之正矣故下節只言知味此又爲知仁勇三者發
端不足行是不仁不足知是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是
不勇

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飮食譬日用之道味譬道中之理上言知行之過不及
此又結之以知者蓋以過不及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義
理之極則賢者亦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而不徒知也
此鮮能與上鮮能相應上主鮮能行下主鮮能知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擧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

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能中庸賢知過
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至此絶歎之曰道其不行
矣夫故自此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知仁
勇三者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
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

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播善而不匿權度以……是舜本然之知所以問好察又以周知天下之細故也）

此承上章之意言舜之知不過乎中而能行是道也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邇言即所問而對者之言察者謂雖淺近亦必詳察其理此舜不自用而取諸人之知以爲知所以爲大知也然其所對之言或未善則爲之隱而不宣其善者則爲之播揚而不匿又於衆人所論之善之厚薄大小之中卻以己之權度量度而取其中者用之於民其斯以爲舜之大知也歟執其兩端是執善中厚薄不同之兩端使不得行而用其中者使民行之

非謂善惡兩端也論語竭其兩端是言告於人者無一豪之不盡此執其兩端是言取諸人者無一善之或遺

右第六章（此章以舜言知之而又能行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朞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朞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此章以人皆曰予知言兩事只是借上一事以譬起下一事其意只在下一事觀章句一況字可見況猶譬也以上兩句之不知以承上句之知以下兩句之不能守起下章之能守……以聖人下面曰爲賢人此章兩人字指衆人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此章言回之仁以繼舜之知所謂仁能守之者也上章言知而不能行引起如顏子之守則能行也所重在服膺弗失一句上蓋回之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者固仁矣而於應天下之事猶未免於擇故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而守之固矣此所以顏子之仁猶不能無違於三

月之後也此擇字兼知行說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當守之也服膺是守弗失是守之固也舜大知章是知而行之意卻重曰擇中庸章是行而知之意卻重何也蓋人之所以至於中庸之道者知與行而已第四章言中庸之道不明不行者由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矣故六章言舜之知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然行之意卻重者謂舜不專於知而遺所以行也此章言回之仁而曰擇乎中庸然知之意卻重者謂回不專於行而遺所以明也章句於六章曰擇之審而行之至於此則曰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與第四章以知行並說之意正相似胡氏曰

舜達而在上擇中庸而用諸民聖人之道所以行回窮
而在下擇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
右第八章 此章以仁言能行則由知也是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
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
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此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借三者之難以明中庸之
尤難亦賢者過之之事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三者皆倚於一偏故質之近似者皆可以力爲也若中
庸非是義精仁熟知行之極者不能也蓋中庸之難急
又過了慢又不及所以爲難能也此不可能正與前民
鮮能相應言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之而中庸則鮮能
也七章能擇而不能守是知至而行未全者故獨於知
之後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行全而知未至者
故處於仁之後下文便說出箇眞知行皆當勇也勇
所以助我之知行凡知之不能致行之不能力皆無勇
故也勇不在知行之外只勇於知勇於行七章八章兩
言擇中庸就事上言此章言中庸就全體上言三者
做得恰好便是中庸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言行而不能知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此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之知回之仁
爲三達德非子路之所已能者子路行夫子屢有以
儆救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而又以強爲問故夫子於
是設三端以問之下文四強字應此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
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此君子謂其行事有合君子之道者非成德之君子以

含忍勝人未爲柔弱蓋寬柔以教能容人之所不能容
不報無道能忍人之所不能忍非有力量者不能故以
爲南方之強而爲君子之事此南方柔而不及於中者
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附席曰衽衽金革猶人枕戈南方北方大約以風氣之
偏言之其實南人豈盡柔弱北人豈盡剛勁然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是樂柔之甚者言衽金革死而不厭是樂
剛之甚者言此北方剛而過於中者也饒氏曰陽剛陰
柔理之常也而南方反弱北方反剛何也蓋陽體剛而
用柔陰體柔而用剛纔說風氣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

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胡氏曰氣質之用小學問
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
所謂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
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
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
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
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此指成德之君子言觀故字可知此四者上二者言守
身應事之常下二者言出處至極之變下二者雖尤難
然上二者常貫在其中有道無道只是言國之治亂國
有道不變塞焉說達而在上者不變未達時所守也國
無道至死不變此窮而在下者能守而不易其志也方
是強之至如夷齊事也是以君子或出或處必合於中
庸如此四強哉矯雖是贊歎其強之辭正是勇之做仁
夫使之合於中庸者也不流不倚不可流倚變三字與
強字相反三不字正是自強之用力處前二節氣質之
強後一節德行之強前二者以含忍果敢之力為強君
子以德義為強此所以不柔而得其中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
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
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此節是說知然知而不能擇乎中所知仁勇俱失之過
者也索隱謂求人所不必知如鄒衍推五德之事行怪
是行人所不必行如於陵仲子尾生之徒索隱是知者
之過行怪是賢者之過不能擇乎中庸故聖人不為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
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此節是說仁然知雖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能守而知
仁勇俱失之不及者也此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乎中
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若聖人則必行至
而不止也此君子是汎言之君子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
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
能之而已
此節是知仁俱得中不待勇而裕如者也此君子指成
德者而言君子常依乎中庸不為隱怪之事由仁義行
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無悔焉此正夫子之事也夫子
於前兩節既以兩吾字言之故於此謙不自居但曰唯
聖者能之此能字當與前鮮能可能不可能兼看以見
中庸非終不可能也蔡氏曰此章再辨知仁勇而總結
之也索隱非君子之知行怪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

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公至正非知者不足以知非仁者不足以行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中庸之道即率性而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此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此當爲第二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此章專明道之充滿乎天地萬物之間費言其用隱言其體因用以及體故先費而後隱君子指成德者而言道字自率性上來費是率性之道隱是天命之性費隱先用後體是就事中指出所以然之理而言未是用理是體只萬物萬事皆是此理故不曰費隱而曰費而隱所謂形而上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之器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者也與中和一貫大小德之類不同費以一心之理對萬事之理分體用費隱以理與事分體用自太極圖言之一貫以太極之動靜分體用皆就理上言體則理之具於一心用則理之散於萬事費隱以大極陰陽之理氣分體用兼事理言用則事之當然體則理之所以然費猶木之枝葉而可見者也隱猶木之本根而不可見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此節大旨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句發端下面兩節皆是推明此意此節舉夫婦聖人爲言於人上見道之費下節以鳶飛魚躍爲言於物上見道之費末再提起君子之道而言造端是就夫婦能知處舉其至極以著以明道之在近結上文夫婦能知一段又言察乎天地是就天地之大以推明道之至遠結上文鳶飛魚躍一段中間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兩句是言天地之偏爲功不全反形容道之全而無所不在故下文曰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兩句是專形容道之費而無所不在也憾只是不足之意大小二字指道言天地對大小言猶有憾

對莫能載破言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故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皆形容道費之辭也道費而隱見得事事中皆有所以然者是乃大之所爲也知行二字又承上章知行而言曰夫婦能知能行者是萬分中有一分乃費之小者也曰聖人不知不能者是萬分中欠一分乃費之大者也後章費之大小又承此說去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能行此是就衣服飲食起居日用上說取人所易見而能知能行也舉此見道之費無所不在而不可離也若下章言不遠人爲費之小者又自此推去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舉此二物以明上下之間萬物皆有是理以見道之無所不在而不可離也其上下察一句只是釋上二句之意此章兩道字皆自本性來如鳶魚之性則飛魚率循此性則雖見得其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天地間無非此性之著見此繳鳶魚以有形體之物狀無形體之理以示人程子謂此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正謂此也舉鳶魚見道之無物不有後舉川流見道之無時不然饒氏曰鳶飛魚躍兩句眞是引得妙鳶魚是小底物天淵是大底物引此則見得滿天地間皆是此理

語大語小皆在其中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道即中庸之道造端猶言爲始夫婦指夫婦居室之間言蓋夫婦居室之間乃盡性之始事故曰造端謂其極於近小而言故也朱子所謂袵席之上幽暗之中者是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卻是指極於遠大者而言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此承上章中庸之道言其見於行事者也只是形容道之費而不言工夫蓋中庸一書除首尾兩章皆爲一篇體要外又當分三節看前節言中庸此節言費隱後節言誠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後以天道人道上言誠則知聖人與天地爲一蓋首章言中和以見此道之統攝於其心則以戒懼謹獨爲存養省察之功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則以知仁勇爲致知力行之功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自是道不遠人以至乎遠者隱處致察以全

中庸之道皆所以示人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此三句是此章綱領下三節說此三句道不遠人一句又一章總綱領道指人倫日用而言人字包人己而言

為道只是行道一云兩為道字不同上猶言行道下不可以為道只是不可喚做道此是就衆人能知能行上說又照應上章知行二字又因上章言道之費隱恐人謂遠人以為道故繼之以道不遠人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此引詩意重在其則不遠一句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三句以下皆是子思說詩之意以為執柯以伐柯邪視所執之柯正視所伐之柯其取法本不遠猶有彼此之異尚以為遠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以柯伐柯之比故治人者只消以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其人能改即止不必將他人道理去治他亦不是分我所有之道以與他但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不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前後共此三節皆在不遠二字上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所伐之柯也二字當分看觀而字之字可見改謂改其不合於則者止謂不過其則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章首言道不遠人次言其則不遠此又言以忠恕違道不遠此可見仁只在日用常行處此節不是指學者入道之方所重在推己之恕上忠字是帶說然恕非忠則無可推者故經以不願勿施兩句總說下句亦以兩句兼釋忠恕蓋上一句有忠底意思在內故也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下二句只是申說上一句之事蓋違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首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此曰忠恕違道不遠下文申言恕以

明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七到反）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皆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此節專言自修之事亦恕之道也蓋恕是推己上事上文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此以事未能卻就外面反

推入丘未能一焉一句固是聖人謙辭然亦可見聖人愈聖不自聖之心引此雖口應前章聖人所不能其意自不同也凡己之責人皆當然之事能反之以自責則恕之道行矣三以字訓用字當查看責子當孝於我便當思量用此道以事父我恐未能也君臣朋友亦然皆不過反己自責之意正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及下文庸德庸言又謂欲盡上四事之道不過在乎尋常言行之間對言者蓋以德不足當勉於行言有餘當訒而如此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凡人之動而形於外者惟言行二端而已言行人身之用故於人之爲道以慎言行終之陳氏曰此章起道不遠人柔此而畢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覆於人己之間者至爲詳盡而有序察其歸又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爾苟從事焉則處人己之道兩盡而無遺矣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此通下三章皆言費之小此章之意專在不可遠人以爲道上故四節皆不出修己治人之事是就下學用功淺處說故曰費之小下二章亦此意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此二句亦一章綱領上章兼人己言此則專於修己而不責人上章就身上說此章就位上說比身稍闊一步下章就家上說比此又開一步此素字與下面素字稍活言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行之道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上句意纔慕乎外便不能素位而行下兩句自作兩節分看游氏以素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者其素然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此節說素位而行此行字是以此道行乎四者之中自有餘處故無往而不自得自得只是從容無急迫而自快活之意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居貧賤自有貧賤所當行之道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人之大分

至於夷狄患難亦有不幸而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也素富貴行富貴若舜之被袗衣鼓琴是也素貧賤行貧賤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夷狄若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患難若孔子曰匡人其如予何是也陳游氏之說皆然蓋謂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此節說不願乎外纔陵下援上皆願外也皆非中庸之道正己不求於人是結上二句不陵不援惟正己不求

人者能之無怨，亦說己無怨於人，自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又何暇見人之不足而怨之哉。不怨天尤人，縱有當得於外者，亦無不平於天，亦不歸罪於人。此皆從正己不求人上來，此亦見得君子胸次悠然，真如光風霽月，無一毫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徼，古堯反。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此上一句又結章首二句，觀故字可見。下一句只是對上君子一句反說。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子思於此以射為比，又引孔子之言以證正己不求人之意以結之。正與鵠同，小鳥也。鵠亦小鳥，皆小而飛疾者，難射，故射者以此為的。畫於布以為的曰正，取革置於中曰鵠。詩傳曰：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細事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首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兩句是汎指凡事說，下文引詩言其父母[illegible]兄弟，於是指此二事以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illegible]人倫之首，[illegible]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illegible]以及外之序如此[illegible]家樂爾妻帑一句只是上四句之效[illegible]下文父母其順之[illegible]同看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言人既能使其家正而和，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

右第十五章。

自費隱之後至此凡三章，十三章言修己治人，必

恕以行之；十四章專言修己而不責人；此章則言自近及遠，皆近裏就實，為學者所當用工，故曰費之小。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此二句亦一章之大綱。此說鬼神亦鳶飛魚躍意，思見道之無所不在也。前章是自造端夫婦一句上說來，此

章則自察乎天地一語上說來此鬼神只是指天地間陰陽二氣往來屈伸而言之爲德猶言鬼神爲天地之德大率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有不可見者惟於往來屈伸爲可見如春生夏長秋冬衰落者即往來屈伸之驗故曰造化之迹其德即天命之實理章句雖以性情功效爲言然要其歸不過一誠字而已觀結語一句可見下文三節皆言爲德之所以盛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illegible]

此節大槩說鬼神性情二之字指鬼神言體字是用力字亦指鬼神身上說視不見聽不聞言無形聲之可見聞也然卻體於物而無一物能遺之則又其昭然而不可揜也視不見聽不聞言其德之微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言其德之顯所謂費也三而字亦要看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他能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饒氏曰視不見聽不聞說鬼神之性體物而不可遺說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一節說功效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illegible]

此節承上文體物而不可遺之意而言鬼神之功效如此上文言鬼神之全體此言鬼神之一端使字正是鬼神靈處齊明是內嚴盛服是外敬言能使天下之人內外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是形容鬼神發見昭著之意此是於祭祀時體物而不可遺之驗處前節以天地造化言是大底鬼神此以祭祀言如天神地祇人鬼之類是小底鬼神此章本說天地之鬼神恐彼鬼神人或不曉卻於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以示之使人因此而識其大者又以見所祭祀之鬼神亦不過陰陽二氣之往來感通爾其理亦無二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音鐸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此引詩以終上文洋洋如在之意言祭祀之時神之來格也視不見聽不聞既不可測度矣況可厭怠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此總贊上文鬼神之德而結之也微指不可見聞者所謂隱也顯指體物而不可遺而理之昭著者所謂費也誠只是箇實理鬼神只是實理發見之不可揜護者中

作[illegible]此始言誠字以天道言鬼神本是氣形而下者
誠本是氣形而上者有是氣必有是理太極不離乎陰
陽也故即鬼神而誠在焉故終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
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
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
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此前三章皆言日用之間事雖至近而道無不在
此費之小者也此後三章言舜武王周公大孝達
孝道雖至近然推之則至遠而無窮此費之大者
也此章曰不見不聞即其體之隱而又曰體物如
在所謂隱者又未嘗不昭著此則兼費隱包大小
而言者也兼者分而為二包者混而為一兼則二
意而並見包則含二意而不分此與二十章兼包
義同朱子互言之包小大則鬼神大處小處皆有
以為大則一塵一息之微不能外以為小則天地
之廣古今之變不能遺雖以大小分說亦包大小
是就本章言之非以前後三章言也前章言君子
之道以人道言[illegible]此德以天道言人道其
用也故先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
其體也故先體之隱而用之顯者不出乎微之外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此節言舜之事實大孝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以下五句
皆孝之目此五句又重在德為聖人一句上人能盡己

之性盡人物之[illegible]以人能盡性是令其心[illegible]
之大者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
令皆得之又[illegible]孝之大者[illegible]封于杞於商後而改封
於宋故後有虞思虞亦立於陳及其祖父至周武王
又封舜後胡公滿于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使
祖父母如此榮盛綿遠此之謂大孝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此節汎言理之必然自孔子有德而不得位言乃氣數
之變也以理言之則必然以數言之則不必然理者其
常也數者其變也大德承上文德[illegible]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
覆[illegible]

此節言篤之應所必至栽培傾覆以物言之如草木
至春夏有發生之意天則雨露以滋長之草木逢秋冬
有黃落之意天則霜雪以凋零之以人言之有此德者
天必以名位祿壽與之無其德者天必厭棄而滅絕之
如[illegible]以匹夫而有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皆栽培
傾覆之謂也此特以天之於物之理以喻人栽傾在人
培覆在天栽傾指材上言培覆指篤上言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此引詩連是證栽者培之一句之意言可嘉可樂之君
子其令善之德顯顯然昭著宜于民人故受天之祿以

爲天下主而天又保之佑之又申重之其所以眷顧者
如此此則以天之於聖人之事以證上文天之生物之
篤焉處今德是指受祿保佑申之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結上引詩以觀故字可知此德字及上引詩中德字皆應前面德字命字與所引詩中命字相應此章四故字惟第二故字因起下意餘皆關結上意大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惟此句必字結上文意前言居易俟命費之小學者之事此言大德必受命費也大聖人之事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其育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此言費之大正當備萬物全體言今獨舉孝之一事可見全體不是總萬事言是就庸行推及其至以爲言者也庸行之常說孝之一事推之以極其至說大孝及德爲聖人以下之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此章以文武周公之事繼大舜而言皆聖人所行莫見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之道此節言文王之事言無憂者其獨文王而已下面四句只是釋文王無憂之意蓋以上有王季之賢者爲其父下有武王之聖者爲其子爲父者旣積其功德於前爲子者又述其事業於後中間爲文王者又何所憂乎自大舜文武周公四聖人觀之獨文王可以當無憂二字如羑里之囚若可憂也亦只是文王一身上事此節是言一家上事周家自夏后棄稷不務不窋竄失其官竄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爲狄人所侵而遷岐王季雖勤王家亦但守舊而已文王上承已大之國不遂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已得從容出門至承天命攘戎衣奄有四海則又是武王之事文王可謂無憂矣又如舜父頑子不肖堯之子丹朱禹之父鯀湯無子立太甲非伊尹幾壞由此觀之亦唯文王可以無憂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此節言武王之事以贊之與贊舜語同此但言不失天下之顯名一句爲異舜必得名武王不失名語有輕重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亦論韶武之意勤然顯名亦聖德也但必得者不至於或失不失者疑於失而能不失此爲少異耳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朞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上述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節言周公之事前氏曰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取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一句只是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一句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通行之禮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故喪祭如此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是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是自上達下葬之喪祭達乎天子此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以致其孝故謂之達孝一說三年之喪不特子爲父母也適孫爲祖父爲長子繼世之君與爲人後者皆三年之喪故自庶人上達天子一也一說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之意愚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也胡氏曰周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亦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

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心上下[?]做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夫[?][?]正起下章首達字

右第十八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之事[?]是以孝一言此看來所重在周公身上文武只是推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illegible]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此達字承上章言達字而言上章即此章張本言大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上章舜之孝就德上言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此就事上言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看來此三章要并看前章只是父母順而已至舜便說大孝舜只是孝一家到武王也只是舜之孝到周公又便推得闊了此與前章雖皆兼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蓋謂武王有天下然後周公得以制禮故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illegible]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

繼志述事正指上章武王纘緒周公追王之事而言如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而子孫能成就之是謂善繼志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而子孫能遵述之是謂善述事若武王周公咸所謂善繼述者也此以下皆是言禮專主周公而言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於宗

廟中又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只就祭祀一事中而推極之至於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其孰能之此章句所以爲贊之大者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illegible]

修者只是灑埽整飭常使嚴潔也謂或有黝堊之謂古注謂修埽糞也祭祀陳宗器示能守也設裳衣授尸使神依爲薦時食以生事之也馥五其字章句謂指先王言

此四其字亦以指先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illegible]

宗廟之禮一節禮意至爲周密當看五所以字序昭穆生生者而言所以明同姓之親也序爵所以合同姓異姓之貴賤序事又所以分别羣臣之賢否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然宗廟之中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不能無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皆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之禮至此賢與不賢皆與禮之所惠也此是合同姓異姓通言者也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則以毛髮之色别長幼序而坐此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也此可見制禮之意思周徧仁至義盡而禮文燦然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尊賢也逮賤慈幼也序齒長長也此五者治天下之大經一祭之間大經以正恩以篤天下之事盡矣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此結上文兩節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饒氏謂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其所尊四句是善繼志所尊謂祖考所親謂子孫臣庶事死如生謂居喪時事亡如存謂葬祭時事敬所尊敬也愛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二者孝也又是治天下之本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

以時皆祭樂其一爾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亦與祖同
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上文孝之至也已結前達孝一字了此申言爲公制禮
之事蓋上章與此上文専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郊禘
之禮言亦是就祭祀中推開一步說夫祭祀之禮通上
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故特先後分曰此所以
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有名分截然不可紀之
意明乎二字以下又申言上二句之義言何爲先郊而
後社何爲先禘而後嘗苟能如此明其郊社禘嘗先後
之義而推此心以治天下又何所往而不當故曰治國
如示諸掌又曰治天下不在多端在人致敬之間而已
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眞以事祖宗之時其心

一誠而無僞苟移此心以治天下果何難哉故曰治國
如示諸掌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自侯國至
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者也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
惟天子得以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者也故
先禘而後嘗周公制爲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
嘗不嚴上下之分如此胡氏曰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
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言郊禘諸侯不得以通
天子必有君也既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及於魯之
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
也

右第十九章

此通上三章皆言孝之事而不及絶滅之孝盡
其養生之道武王周公之孝盡其事死之道合三
章孝之道以爲聖人止至善之實故曰貴之大
曰敬曰仁曰孝必皆如此而後爲能盡全體擧孝
以見例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此引孔子答哀公之問以繼文武周公之緖以謂
孔子雖不得位苟擧而措之是亦中庸之道方以木爲
之大策以竹爲之小此二人字兼君臣言文武之政
布在簡策苟有此君臣則便有此政矣○此章當作六
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第一節達道達德至天

下國家矣爲第二節九經爲第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
身矣爲第四節言誠爲第五節博學以下爲第六節朱
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饒氏以爲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
可以不知天而止後皆子思推衍告學者之辭其間項
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擧息存乎人
下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修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
本在於人繼言仁義禮所生之禮自不可以不修身
推而至於不可以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乎知
也所以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與首章言不睹不聞兩故
字文勢相類子思之引此言蓋爲下文明善誠身張本
也明善知也誠身仁也朱子合作一章亦自有深意九
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修身尊賢親親下面節節發明亦
只是此三者爲綱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自尊賢之等

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自親親之殺推之達道仍是修身之道達德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便是智子思只添得簡勇字金華金先生又謂自仁者人也以下皆子思之言雖引孔子之言反覆推明之知與仁勇之言都相似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政字接上文政字來言人有良心敏於從政令之必行地有生意敏於種樹推之必生人之易化於政可見物之易生於蒲葦可見此樹字是樹藝之樹當作活字看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章句謂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觀故字可見此人字指賢臣而言雙峯以為上人字亦兼君臣下人字專指臣身字指君言道即達道仁是仁之全體包四德者觀章句可見言人君為政雖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人在修身使吾身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故又當修身下面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兩句只是言修身當以五達道為本修道又當以仁為本蓋道是汎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章句謂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仁其身三字包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兩句說以仁則身與仁為一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此仁字接上文仁字來而以人字釋之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仁也人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之意故曰親親為大纔有仁便有義如有陽便有陰相似然義之為用只在分別事理得宜上故曰尊賢為大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然親之尊之其中自有隆殺等差這便是禮兩句所重在等殺二字故曰禮所生也

言親親尊賢之等殺乃自禮而生也如孟子所謂節文斯二者是也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前節仁字自身上說歸心以仁之全體言此自身上說到親親以愛之理言此偏言之仁與前小異觀章句人身惻怛等語可見此尊賢後於親親下文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一句似尊賢不當在親親之先朱子語錄之意欲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皆知此不肖人文觀前不分身從此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尊賢常在親親之後下文章句甚不可以不四字為又當一字止看此意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
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
天

此節繼上文兩節而言故又以故字承之君子通上下
言之章句四故字足經文故字之意知人是知賢否也
別不知天則人之賢否見之不真故欲知人又當知天

此節當逆看根本在修身上然修身得力處卻只在知
天上知天便是物格知至只是知得個自然道理能知
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若事親知人等殺不
明者只是不知天故也故書曰天秩有禮秩即等殺也
三知字則知行並見又開下文達道之端自禮所生也
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以下繹
其義之所以貫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
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
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
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illegible]

天下之人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交最廣除卻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
人交止於信此言朋友之交皆是指道合之人說○達
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
貫乎達道達德者也

[illegible]

以包之故止曰仁知則無可爲之事但別是非而已獨
屬知而爲仁之根柢故首曰知蓋仁爲心德之元知爲
心德之貞知爲仁之根柢者即此不生於元而生於貞
之謂也先知後行進學之序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
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
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
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
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
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
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illegible]

此節承上文三達德來而言人之氣稟不同大約有此
三等地位章句謂以等而言者正以氣質之高下而言
也生知安行以知爲主此第一等人學知利行以仁爲

主此第二等人困知勉行以勇為主此第三等人勇只
是知之徹處行之成功便是下曰及其知之成功則一
二句亦見得勇只是勇於知仁而已以分而言者以知
行分先後而言也生知學知困知為知安行利行勉行
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若兼下文好學力行知恥三
節總言而皆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
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此以三條之中各有知
仁勇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為知中之知仁
勇也第二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為仁中之知仁
勇也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為勇中之知仁勇
也此皆章句之本意知之行之六字皆指上文達道
而言知之者知其理行之者行其事與上文章句三此
字一般生知安行是誠明之事本先仁後知今序與學
者同蓋此段為學者辨聖賢品級及通為學者言自誠
明而來即然是教學者先知後行之意故其序如此然
究其理聖人安行亦必由於生知設不生知曷能安行
但自誠而明謂其德全於己由此而行無不合理不假
致知之功學者必由致知而後能行也故設教言則
生知先於安行以聖賢品級言則以德之全為首而學
以知言之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illegible]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
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
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illegible]

既言三達德於此又教以入德之路蓋好學所以明
理苟不倦則近乎知力行所以進道苟不已則近乎仁
知恥所以立志苟以不若人為恥則近乎勇能於此三
者用功則三達德可以漸至矣章句謂未及乎達德而
求以入德之事者亦就三近字而立言也呂氏三非字
與三足以字亦體貼三近字說一說子曰二字非衍文
謂上兩節子思之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
引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勢同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
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此節結上文修身之意以起下文九經之端三者指知
仁勇言六箇知字是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是行此
章自是一部大學大學是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
以修身為要上文修身不可以不知天即大學逆推修
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
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
天下平者也蓋修身不過知行二事既知知仁勇三者
則修身之道得矣三所以字各指其理而言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
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其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illegible]

此節言九經之目然亦不出上文修身尊賢親親三者敬大臣體羣臣俱從尊賢上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自親親上來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上來故以修身爲九經之本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故曰常即所謂庸也遠人非四夷如商賈賓旅往來者也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illegible]

此言九經之效九則字皆是以效言也如臨之以莊則敬之則字相似此道字即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能盡其道而民皆取之以爲則也章句以皇建其有極爲訓蓋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揆一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

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故曰不惑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又皆道立之效報禮重如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是也百姓勸如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也天下畏之與四海內外總言懷之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臣民無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illegible]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

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illegible]

此言九經之事九箇所以字正指九事做工夫處言齊是齊其思慮明是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是內外交養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接事之時非禮不動是動而已接事之時是動靜交養如此所以爲修身之要此二句正是存養省察工夫即首章戒懼慎獨

之事論語四勿此止言不動動之一字總一身而言視
聽言皆在其中去讒言則知人之道明而賢者
貨則尚德而與賢者不相背馳故有此三者而後能
有德者所以為勸賢之道也尊其位重其祿此獨言未
任以事宗族中主於養者其有才德者則自隨所宜而
用之矣若上下文賢與大臣止條內者是也忠信重祿
皆就君身上說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所收者廣
而役者薄則民皆竭力而愈勸矣日省月試餼廩餼牲
肉廩廩給稱事只是考其功以賞其勞之意如此則情
者勸而能者勸嘉善矜不能只是因能授任以嘉其善
不強其所不能也治亂持危是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
之謂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為猶治也前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此九經行之
者一所以實其九經句謂此九經之實實猶言骨子故
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
親不實則疏得以間親九經推之莫不皆然故曰行之
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蓋誠立而後事可
事立則可行矣凡事指五道三德九經而言四前

只是申明上豫字之意素定前定皆指誠之一字上說
非謂豫與前定便是誠也言凡事先定乎誠則立此立
字即前修身則道立之立不先定乎誠則不能立也言
素有誠則臨時不致
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處患難不自
得道則通包上三句素有誠則應物必當千變萬化出
而無窮○誠以素定為言者若曰此誠也非一朝一夕
之故自戒懼慎獨養之有素者也此豫字非是先見乃
是先定可以先定者由於知之至也言行就人身言事
以事物言道則兼三者而言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
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
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自章首以來皆言上之事下章此節主下事之說而以
在下位者推言上文素定之意可見中庸之道通上下
皆當行者也上言尊賢此言信友上言親親此言順親
上言修身此言誠身其道則一四有道字謂有法也與
大學八條目逆推一節工夫意思正相似此節自誠身
明善始緊要在明善上善即天命率性之本然自大學
言之即明德也便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方得
否則好善惡惡不真雖欲誠身而不可得矣故必明善

乃能誠身至於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illegible]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之屬皆可一以貫之猶大學言物
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可
自此而推之謂也明善自包格致在夫誠身自包誠正
修工夫故章句釋誠所以兼所存所發言也十六章首
言誠至此再言前言天理之實此言人心之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illegible]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
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
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
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
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

通志堂

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
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此節專言誠亦承上文誠身說來上一節雖言所以
行之者一卻未分明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只是
眞實之謂然有指理而言之者有指心而言者曰誠者
天之道言天本是眞實而無妄所謂天理之本然此指
實理而言之者也曰誠之者人之道言人當體天道以
至於誠所謂人事之當然此指實心而言者也下面誠
者二字雖指聖人而言然聖人與天同其誠故能不勉
不思而中道亦天之道也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不勉

而中故必擇善固執然後至於誠身此則人之道也大
意只是自然者得於天性故曰天之道勉強者在於
人力故曰人之道陳氏曰天道人道[illegible]分只是以
天道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而復元循環[illegible]
古常然無一息之間此皆理之眞實處如此即誠者天
之道章句所謂本然者是也以人道相對言之誠之乃
人分上事天道流行賦於人而人受以爲性此天命之
本然者即誠也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眞實如孩提知
愛及長知敬皆不思不學而能此即在人之天道也及
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實者
即誠之者人之道章句所謂當然者是也又自聖賢論
●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本末皆實無一毫之妄不
待思勉而自然中道此亦天之道也自大賢以上言之

通志堂

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眞實故知有不實
則必擇善行有不實則必固執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
於誠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自二十章以下皆用此意分
天道人道而言也前此十六章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
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此則兼二者而並言之
誠者誠之者二者字正與此字相應下二者是指人說
當首言誠者以成德言故先不勉而後不思即安行之
仁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一句是自然之勇誠之者以
進德之序言故先擇善而後固執即學知之知利行之
仁而勇在其中此前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下
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如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
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
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勇也

卻自此不勉不思始爲問中與誠何以分朱子曰中者
道之形狀誠者道之實處中即誠矣指其見於事無一
豪過不及也差謂之中指其純乎理無一豪人欲虛僞
以雜之謂之誠德誠則事事中理事事中理則德必誠
矣

溥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
也

此五句是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五句
須分作十箇字看五之字指所知所行之事言亦不是
虛字如學而時習之之字相似五句十字當先看下字
後看上字言不知者當學學須當博學而有疑當問問

須是審雖問而知之卻是自外而入者又須要心思以
得之思則必愼思之過不及皆非愼也思既得則辨析
使之明白而無滯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
人思辨是求之於己蓋學須要自得故雖學問又須思
辨而注於心見得眞實分曉然後力行庶幾踐其實而
不爲空言故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五者雖是言爲學
工夫次第然博學一句又是總說爲學之意下面四事
卻逐一事一節理會此皆積累工夫自學皆誠之而欲
至於誠非工夫如此縝密積習安能到得聖賢示人之
方可謂至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
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前一節上四者爲學知也知下一者爲利行之仁此節
弗措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爲困知勉行之勇也若兩
節各分知仁勇說上節學問思辨知也篤行仁也博審
愼明篤勇也此一節學問思辨未至於弗措知也行不
篤而弗措仁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勇也中庸一書
至此方說出學者下手處大要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
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所以誠之者惟欲盡
五達道由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
達道之實用行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

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
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
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
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
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
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明是致知之效強是力行之效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
思爲氣累昏弱者言果能此道矣一句尤緊策中庸之
道始曰鮮能中曰不可能至此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此道指上文而節知仁勇之事而言以此

見中庸其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者又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皆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此章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以明道統之傳與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兩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同意○前章所述文武周公之事皆是舉而措之者此引孔子之言正謂所傳一致至三十章祖述憲章處則愈可見所傳一致前十六章言兼費隱包大小此言包費隱兼小大發明二義說見十六章下蓋十六章前後三章各舉費之大小言而隱存其中獨十六章兼費隱而言不言大小而包大小於其中故曰兼費隱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此章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一一言之是小者後專言誠是大者不言費隱而所以費隱於其中故曰包費隱兼小大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十六章先言天地鬼神後言祭祀鬼神故曰大小此先言與目後言誠故曰小大誠為一篇樞紐鎖盡一篇中庸如戶有樞衣有紐

其說詳見或問二十章下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中庸作三大節看十二章以下為第二節此以下為第三節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自此以下皆以此意反覆推之自誠明即誠者也自明誠即誠之者也二明字不同誠明明自誠中出則明在誠之內言聖人有真實之德照燭萬理自然而明故謂之性此性之之性明誠則誠由明而至則明在誠之外言學者由明善而至乎誠故謂之教此學而知也觀兩自字此意自然明白下而兩則字因此亦有緩急不同下一句又是說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明誠二字亦從明善誠身上說來○首章性教字實此性教字虛天命之性是人物所同得之本然此是全其性聖人所獨者也修道之謂教是聖人所立之教教之則也此是學者從聖人之教由其教而學者也要之前是性教之本此是全其性遵其教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自此以下皆言聖人自誠而明學者當自明而誠之事無非欲人盡知行之功以體夫中庸也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工夫節次此章首分天人言之末合天人而一之下此盡性章

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末復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前知章言天道自成章言人道至無息章

止言天道而不言人道蓋人道至此與天道一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此是有德有位聖人之事下面許多事都只在一至誠上

非是自盡性後逐旋去盡人物之性

正上章自誠而明之事言唯聖人之德極實而無妄故無私欲之間為能盡得天所賦之性此性指性之體言與上章性字不同

其字指聖人身上言盡字不是用力字只是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之謂既能盡己之性則亦能盡人物之性既能盡人物之性便可以助天地之化育既可以助天地之化育便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然其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便只是盡人物之性若更極其要又只在至誠而能盡其性上蓋其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已先具吾性分之內故也若看三盡性字似有工夫次第然不過設跡遠近先後之別爾此節與誠之者工夫之序不同

上說兩則能下說所則可以亦要看○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之各全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化育便參天地矣此與首章相似至誠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育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其次指大賢以下誠未至者此節工夫都在致字上致即兼知行言曲只是一偏之善如孟子之四端是也致即孟子之云擴充是也但孟子曰端則自其發見之初推致也此曰曲則於其發見之偏悉推致之能於此一一推致之則豈通乎全體矣孟子正是發明子思意此即上章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以效言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曲能有誠一句承上句接下句二誠字不同第一誠字一曲中之誠第二誠字積衆曲之誠至誠則與上章之誠同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形著之盛化者動變

之妙動是方感動變則已改其舊俗然猶有痕迹在化
則都無痕迹可見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
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
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
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illegible]

上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此章又
舉至誠與鬼神合德言之前章是就應事處言此章是
就事未形之先言專發明聖人之道無
所不至夫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禎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見蓍龜動四
體者無非善不善之發然唯至誠無一毫私僞者乃能
察之故曰至誠如神即通書所謂精故明神應故妙幾
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禍福將至一句與下面善不善
兩句[illegible]恐只是承蓍龜四體兩句許氏
以禎祥卜筮[illegible]常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
乃如彼祥以致凶妖或致吉者其理非至誠者莫能知
也蓋幾之善者亦有禍福之應幾不善亦有禍福之應
如此者尤足見至誠之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則相承彼言誠
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
所以如鬼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胡氏曰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
即道也似不必分體與用以實心言實有是心然後能
實有是理且誠者物之所以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
一句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者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
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兩句專指人之有以自成
者而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
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若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
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
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
何疑焉蓋誠者道之骨子道乃誠之所以行也觀章句
一而字便見得道自誠中出者

此節二句爲一章總括意所重又在而道自道一句下
文二節不過詳言此二句也誠者物之終始一句應上
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以下兩句言人之心不可不
實以應下而道自道一句後面非自成己一節又言誠
之爲道不特自成而又能及物如此蓋誠與道雖有體
與用之分而實未嘗相離也○誠者自成也一句朱子
謂此是孤立懸空說蓋謂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
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
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又如人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骸
都是人身自實有的即所謂自成者也到得耳目口鼻

手足所當行之道雖是誠中所出之理卻須是人自去
行始得故曰而道自道
此誠字卽天命之性是就大原頭說來故章句曰物之
所以自成此物字兼人在其中道字卽率性之道卻專
指人說故章句曰人之所當自行言物之自成則全不
假人爲言人之自行爲之全在乎人此章五誠字此一
誠字兼理與心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
之理旣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
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
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天下之物以下
[illegible]
成物道無不行也故章句特說有以自成四字以見此意而盡字皆釋此字

此節三誠字上一誠字專以理言下二誠字皆以心言
物字兼以事言誠者物之終始一句包天人而言獨云
實理爲物之終始也以應上文誠者自成一句言天下
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故章句
曰所得之理旣盡則是[illegible]亦盡而無有矣[illegible]如花相似
春[illegible]氣而開則爲物[illegible]合[illegible]氣盡而落則爲物之終故
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以下卻是說人心上說[illegible]
人之應[illegible]不誠便[illegible]事一般[illegible]但是人去
不做人旣不誠則[illegible]心無是實心則無是事矣故
君子必當實[illegible]心然後爲貴也此二句以應上文而
道自道一句以見道之行也如下文所行誠之二字當
與二十章誠之者誠之二字同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旣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
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
外之殊旣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旣有以自成兩句本上文之意以釋
非自成己而已一句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兩句方
是釋所以成物一句旣得於己一句反上一句意亦見
於事指道說○此誠字亦以心言非自成己一句推本
上意而言所以成物一句方是說誠之用其廣如此而
道所以行於彼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一句是覆說上
成己成物之事仁之成己卽克己復禮之謂知之成物
卽知周乎萬物之謂蓋知所以運用者也又言仁知二
者皆性之德是合內外之道仁爲體之存在內知爲用
之發在外旣合內外知此所以應事接物以時措之而
不得其當也所謂時措卽成物之事也故字要看時措
之時卽非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
而合乎時中之中分言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
仁知皆性之德故曰合內外之謂誠也體爲仁誠之用
爲知實理可據曰德實理可行曰道○此成己成物誠
之者事下文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此章本言人道亦先
仁後知者蓋合天人言則是入德者是成己成物則德
成矣亦猶致曲章言誠能化之意蓋學而至此亦不
異於聖人故亦先行後知[illegible]而兩自成不同一自然之
自一自己之自[illegible]己之自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無虛假故至誠無間斷故無息

此因上二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此特以故字起之上二至誠章一言仁一言知此專言勇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是外人信之而驗於外也只是道理充實於內自然昭著如睟面盎背之類是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此章大槩是言聖人久於其道自然昭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言至誠積於中者既久則徵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皆聖人功業著見如此故章句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也悠遠悠久亦自勇言博厚亦因仁言高明亦因知言此雖非正意亦通然悠久實於高厚之中猶勇在仁知之內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此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功用蓋載物覆物成物本是天地之功用然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亦能如天地之載物覆物成物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觀二所以字可見聖人載物如字養其民之類是也覆物如敎化其下之類是也悠久成物如垂範作則利及萬世之類是也自有諸中言則悠久在高厚之前自見諸用言則悠久在高厚之後久是久於中悠是久於外故章句言兼內外而此自分前後且見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實事裏說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前言同用以功言此言同體以德言配猶合也蓋博厚高明悠久本天地之氣體然也然聖人博厚高明悠久之德亦與天地同也悠久兼指高厚說無疆兼指天地說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如此者三字指上文三句而言不見不動皆是就聖人身上說猶言天何言四時行百物生之意須合成一句又是總說上二句之意譬如地未嘗有意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從此可探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凡有生者皆稟命於天不動而變也此言聖人之道至此與天地一矣饒氏謂不見而章即品物流形不動而變即雲行雨施無為而成即各正性命○此章自此以上言聖人之至誠無息其德業功用與天地同其大自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復以天地之大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
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不過一誠字而已兩其字
亦指誠而言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
功
此復言天地之道由其誠一不貳故能於博厚高明悠
久各極其盛而致有下文四條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
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
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此節言天地氣象功效如此昭昭猶管中所見之天此
四條子思大意只是形容天地由其不貳不息致有盛
大生物之意此以見聖人之德同以誠爲貴然非不息
則亦不能博厚高明而與天地同其功用之大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
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
斷先後
此引詩以天地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一箇不已
以[illegible]天之命便是誠於穆不已
便是無息故下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
以二字此正指[illegible]誠無息[illegible]天至誠無息所以爲
天也於乎豈不顯若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二又釋之
曰此文王亦以至誠無息所以爲文王也下面純亦不
已一句又總天與文王說言文王德之純也亦能如天
道之不已言聖人與天地同德也夫道之顯者謂之文
所謂豈不顯者即詠嘆此文王之顯也言天以包地言
文王以證羣聖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此章但言聖人純亦不已而隆然見學者之不可
以不自強不息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此一句總起下半章後兩節○此章當分兩節看自
章首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
然必有聖人而後然後可凝此道也自尊德性以下遂
言學者修德以至聖人之方中庸所言入德工夫此熱
極爲細密末後是故一節只是說尊德性道問學之效
如此○此道即率性之道謂雖天下所共由而非聖人

不能盡故獨歸聖人亦猶前章道雖愚夫愚婦可知可
行而非君子不能知行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此節言道之極於至大指其形於氣化者言發育萬物
一句是道之功用語錄謂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
聖人之道發育處下一句是道之體段只是充塞天地
之意饒氏謂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
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流行即是理之流行也此氣之充
塞即此理之充塞也即前章語大莫能載之意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
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此節言道之入於至小指其形於人事者言禮儀如冠
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為大節威儀如進退升降俯仰
揖遜之類為其中之小目此既以道之入於至小言而
亦以大哉冠之何也蓋此章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
衆小則無以成其大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者乃所以
形容其大故亦以大哉發之 費隱章言天地之道道
之體也此言聖人之道聖人之功業言道之用也發育
萬物是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大無不舉也禮儀
威儀是言聖人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細無不周也皆是
聖人至德而行在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言道之大小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得是道於己謂之德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道德
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德然後足以凝是道
而為己有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是聚之於
身至德便是人至道便是發育萬物之類故曰二字以
見繳上文人道二節故下文遂言修德凝道之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
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
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
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
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此節五句尊德性道問學一句為綱領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此屬尊德性事工夫虛論所以然者
惟欲存心以極上文道體之大一節盡精微道中庸知
新崇禮此屬道問學事工夫細密所以然者惟欲致知
以盡上文道體之細一節也夫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
以盡於小此君子指學者說德性是受於天者尊之即

存養本原之謂學問只資於人者道之即推極事理之謂此二事正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謂也廣大高明皆指心體上說蓋心之體本自廣大高明能不以私意蔽之便是致廣大能不以私欲自累便是極高明私意指萌動之始說一為其所蔽則廣大虧已被窒塞了私欲指接物時說一為其所累則高明者亦卑且隘矣故指此學者說温之則涵泳之味深厚指資質說敦之則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不可不道問學非致廣大則不能盡精微既致廣大不可不盡精微非極高明則不能道中庸既極高明不可不道中庸非温故則不能知新既温故不可不知新非敦厚則不能崇禮既敦厚又不可不崇禮五句是十意故章句曰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指上五節言小指下五節言首指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指下四句○廣大中自有精微之理高明中自有中庸之則温故中自有新意敦厚中自有節文故不可不交勉而並進尊致極温敦存字為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字為致知工夫章句謂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又見明下而致知存字工夫○定宇陳氏以此五句交互分知行言似得子思之意如致廣大道中庸敦厚以崇禮三者屬尊德性為力行之事盡精微極高明温故而知新三者屬道問學為致知之事首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先行而後知繼言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則先知而後行欲盡修德凝道工夫則知行二者當先後交勉而並進

通志堂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上文修德凝道工夫至此[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故自然如此言人能修德以凝道則其所往而不可不倍謂忘於上興如興賢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之事[illegible]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見幾知微之謂也明哲總上修德凝道言保身總上不驕不倍足以興容言一說末引詩是證無道默容之意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進學以知為先此章則先行後知者蓋承大小言不得不然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此承上章末意而引此言自用自專者皆非明哲之道也如下文有位無德而作禮樂即是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即是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用夏殷之禮則是反古之道即識禮制度考文之事然則此節又為此章綱領[illegible]生乎今之世以下又是通說上二句意蓋愚者賤者但當遵守當世之法若欲反用古道必獲罪於上是災及其身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看此三句須要先識聖人功用氣象之大方有益議禮

通志堂

如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親
尚齒周人貴親尚齒之類制度考文如虞書同律度量
衡之類此三字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蓋此章為在下
位者而言故於賤者特詳故末又表出孔子以證之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 [illegible]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禮車同軌
亦是就制度中舉一端而言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
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此三句只是見天下一統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
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此節言有位有德始可作禮樂如周公是也無德是愚
無位是賤二者而欲作禮樂則自用自專者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二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此子思又引孔子之言以證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
者言吾說夏禮杞去夏已遠文獻已皆不足徵矣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言春秋時宋去殷猶未遠而文籍賢者

或猶有存焉又言吾學周禮是今日之所用者 [illegible]
得位則當從周而已 [illegible] 論語所言不同彼之所從
從西周之文武 [illegible] 先進之意此之所從當時
之制者也以此觀之使聖人得位必作禮樂而不專於
從周以彼觀之則夫子斟酌禮樂雖兼四代要其從前
代者必不多於從周也二者兼言並行而不相悖此可
見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
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 [illegible] 夏禮曰說殷禮曰學蓋孔
子殷人也則宋猶能用殷禮未盡壞但非當世所用耳
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周禮即周公所制者十
八十九章是也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此王天下承上章有位者言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
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上焉者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疑而不
信下焉者如孔子 [illegible] 不善然不得職位以行之民亦
將玩而不信上焉無徵民弗從承上章杞宋而立言下
焉不尊民弗從承上章仲尼而立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此君子指上文王天下者而言故以故字起之道即三[illegible]之事又本諸身以下六句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illegible]有其德之字下面五句皆就徵驗上說[illegible]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當用力以修其德 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裁及其身此言有德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其功用宏大全在人主身上此節六句上二句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以已去未來對言第四第五句以隱顯對言建諸天地而不悖一句謂吾建於此而於道不相悖也故章句曰天地者道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此節雖只舉鬼神聖人一句其實總結上文言鬼神則天地可知言聖人則三王可知鬼神天理之至知之則無疑聖人人道之至知之則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此亦自上文本諸身效驗而言觀是故二字可見動舉一身而言故章句曰兼言行世猶世世也道猶行也故曰兼法則行已見於事有成迹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未有迹可據但可[illegible]行之故曰則遠之[illegible]得見者近之[illegible]只此二之字皆指君子而言也有望[illegible]其德之被有企[illegible]不厭習其行之當然厭歡[illegible]心○胡氏曰上文[illegible]鬼神[illegible]百世只[illegible]其終

此申言徵庶民之意是[illegible]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在彼無惡應遠之則有望見徵諸民也在此無射應近之則不厭是本諸身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應世爲天下道三句之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中庸引此言君子盛德道行於民而民之敬慕如此○定宇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蚤有譽由其始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章內三言君子皆指王天下者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illegible]外之文武之法[illegible]此只是見聖人能事[illegible]庸之[illegible]精粗[illegible]皆如此

此章三節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第三節言天地之大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而以孔子繼之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方氏謂中庸之道至仲尼集大成故末皆以仲尼明之是也○祖述堯舜者堯舜爲人道之極故宗之憲章文

武者法度至文武而備故守之堯舜非無法言道而法在其中文武非無道言法而道在其中天時謂春夏秋冬律之者謂法其自然之運如書有行夏之時行有不時不食迅雷必變是也水土謂東西南北襲之者謂因其一定之理如書之序禹貢述職方行之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是也詳見或問上二句是學貫古今下二句是學該宇壞○祖述憲章同於前聖即考諸三王而不繆上律下襲同於天地即建諸天地而不悖夫自堯舜至文武相傳之道只是此中字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字於堯舜即祖述於文武即憲章天時即律水土則襲此可見夫子之時中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 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兩辟如字正指聖人身上說言聖人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如四時日月之交易代謝上一句以天地定位言以比其經下二句以陰陽流行言以比其緯上自平鋪說橫此下自接續說直說此皆說孔子全體之德上說不必泥於行事也這持載即前章博厚之至覆幬即高明之至錯行代明即悠久之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

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上文以天地喻聖人此謂聖人即天地末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觀所以二字夫子即一太極也言天地覆載之間大化流行萬物並育而各得其所如水與火金與木木是相制之物而各自生成此可見並育而不相害四時日月流行即天地之道也四時錯行如一寒一暑日月代明如一晝一夜其道若相反而各有其序如春夏生長秋冬肅殺然當生長之時物亦有死者當肅殺之時物亦有生者晝夜亦然此可見並行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此即率性之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者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此即天命之性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也正與忠恕一般大德敦化便是忠小德川流便是恕忠是未發之中恕即時中之中川流者如川之流有支有派而流行不息敦化者蘊蓄妙理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此二句只是申明並育並行之意而又總結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所以二字亦指此二句故後二章分言小德大德々篇為三言大小十二章二十七章與此章皆只一樣大小前二章先大後小是就道上先舉其大綱而後及其條目此先小後大是就德々先循其支派而後及其本根就道上言大小是事之大小皆費也而所以然之理寓乎其中則是隱也以德上言大小是理之一本萬殊之大小一本是大萬殊是小皆隱也有是理則必有是事至於敦化流行則其見於事者亦費矣但此只當以體用言不可以費隱分故朱子雖以體用說費隱初不以

費隱分一貫之屬意可見矣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此章與二十六章相表裏前章首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下止言天地盛大以見聖人之盛大此章中言聖人與天地同末止言天地之大以見聖人之大前章引文王之詩結之以證聖人此以孔子行事起之以集羣聖人皆見以天地形容聖人之德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此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唯堯舜可以當之五也字絶句上一句又總下四句聰明睿知是生知安行之資首出庶物者也就中分出仁義禮知四者之德言之此章本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小德之大德也聰明屬耳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睿知即知之知但禮知自性言通乎上下睿知自資質言只是聖人言具此四者資質方足以居上而臨下即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仁則度量寬廣故曰有容義則操存堅固故曰有執禮則莊敬而已故曰有敬齊主心莊主貌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以臨事時言知則分別事務故曰有別文理是物之文縷條理密察是每事皆密審察此是就聖人於至纖悉處言上面四字皆言其盛德之體下面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言其用蓋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知之體故其見於用者如此上面唯天下至聖爲能七字皆應下面五足以字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淵泉四字是總形容上文五德之體段而時出之只是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此可見川流處其句充積於中四字正指溥博淵泉說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此以天淵二字皆喻溥博淵泉四字說到聖人身上言由其溥博淵泉如天淵之極其盛所以發見無不當其可而能如下文三句所言也見是方出而未形於言動之時如下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下面分言行說方是動言時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因上文聖德之實故有是聖德之名所以用是以二字起之自舟車所至以下大槩是排行莫不二字之辭也故下文以莫不二字總之凡有血氣指人之類言之如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廣

大如天乎故曰配天篇內兩言配天前以德業之高明
與天同此以德業之廣大與天同尊親二字極言敬仁
說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此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故曰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下章言大德則無聲無臭者故曰非聖
人其孰能知之此是自內說出外下章是自外說
入內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緖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
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
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
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大經是達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天地化育只是一個又
大經大本之所自出如是分其條理之謂綸是比類相
合之謂先經之而後可以綸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各盡其道是理而分之也如君行於臣臣敬於君父慈
於子子孝其父共成其道是比而合之也言唯聖人極
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可以爲法於天
下故曰經綸立猶修身則道立之立非用力字言於所
性全體無人僞雜之而天下之道皆由此出故曰立本

立天下之大本猶云建中於民也知就心上說知云肝
膽相照於天地化育之功脗合交契混融一體故曰知
化育夫焉有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用著力底意
思蓋緣聖人一身都是實理無少欠缺處從此心發出
來他這個實理便自然經綸立本知化又何用倚仗物
皆只是至誠無妄使之然爾 大本即中大經即庸經
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大知化育如春夏
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之者謂了知其必然言
至誠無爲有以默契之也此三句只從上說下推知化
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立然後能經綸大經大本即是
敦厚化處○前章贊化育是分殊處此知化育是理一
處皆就事上言與天地爲二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知
就心上說與天爲一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此即首
章道性命三字但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先命性而後
道是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
化則先道性而後命是由用之費而原於體之隱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
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
已
肫肫淵淵浩浩三者皆是形容誠之體段如此仁是仁
厚之意蓋大經是人倫若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
相管攝故以仁配經綸淵則靜而不竭大本是性之體
指已定之理言所謂成之者性是也故以淵配立本天
則生育變化化育是天命指理之流行者言所謂繼之
者善是也故以天配知化性命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

屬地一屬天自至誠者言之靜定而存主處是性感用而流行處是命此誠所以與天地同其大故生育變化亦與同其功也前言聖之極此言誠之極蓋聖者誠之用表也誠者聖之體裏也聖以德言是專指其在人者言之則天在天淵在地人猶與天淵有間故曰如天淵誠以道言則通指其在天地人者言之故聖人即天則天淵即聖人故曰其天淵如則天人猶一其則天人爲一朱子曰如天淵是就聖上言聖人德業成大如此其天淵是就誠上言實理自是如此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饒氏曰固字當爲固有之固即本來之義也書曰睿作聖故上言睿此言聖亦有深淺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未言唯聖人能知之其以孔子知之深而言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

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章句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則是德在内而道在外何哉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知之德皆見於外實積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者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淵其天亦自外而見之也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鄱陽李氏曰饒氏謂中庸說子道人道處只到至誠無息章住可謂朱子忠臣矣故自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凡言天道者章首皆出至誠二字言人道者則出誠之一字而已區區管見妄謂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皆以至道至德言之蓋中庸一書前但言君子之道至此始言聖人之道前但言達德達道至此始言至德至道言至德即至聖之德至道即至誠之道大抵修至德乃能凝至道尊德性道問學修德凝道之大端此一章乃爲下五章之綱領二十八章言愚賤者之不能修德凝道二十九章言聖人能修至德以凝至道三十章擧仲尼以爲修至德凝至道之標的必至德如夫子而後能擬至道與天地同其大三十一章言至聖之德三十二章言至誠之道上章以配天結下章以達天德結天德即至誠也修德凝道至此無以加矣章句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愚非敢以爲是臆說也況言至德至道之始則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至德至道之終則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脈絡貫通尤爲可考故倂著其說以質正於先生長者云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

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表
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
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之遠之近見於彼
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
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
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多有序溫似不分曉然其中條目嶄然不亂如此積漸
知做工夫故有下文三知之效三知亦致知之事知遠
之近言知彼之是非由我之得失即反求諸己之意知
風之自知身之得失由心之邪正風即風化之風知微

之驗又專指心說言心雖微見於外者甚顯上二句是
據表而知裏下一句是由內以達外三者亦不離衣錦
尚絅之意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
與入德章句知所謹三字起下文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
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此言謹獨之事即首章見隱顯微之意引詩二句上一
句言隱微下一句言見顯言隱微之間理甚昭然故君
子之內省之際若無一毫疚病方許無愧若有毫髮之
疚則猶有可惡者君子所以不可及者以是能於獨處
致其謹爾唯人之所不見旺指獨言說上言入德之門

通志堂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下言入德之事即大學之誠意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
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
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屋漏室之西北隅也為闇處以通其明則曾子反暗人
處其地自見其身亦不分曉以辟君子不但於人所不
見之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睹不聞之地亦所當慎也所
以君子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此在己之敬信若言動
而後敬信則是動時工夫不待言動而後敬信此靜時
工夫即首章戒懼於不睹不聞之事首章由內說向外
故戒懼先於謹獨此章自外說向內故謹獨先於戒懼

上文是致謹於人所不見之處此是致謹於己所不見處即大學之正心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此承上文而言其效 [illegible] 之至然也 [illegible]

人道明也今我之誠既能感幽深同明者乎自是故以下言效上文不言動而敬信是出於己者此不賞怒而勸威是加於人者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illegible]

不顯是無迹可見之謂也 [illegible] 以為 [illegible] 而不顯蓋此與章首尚絅闇然及篇末無聲無臭之意相應故也下面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申明上二句意故有是故二字篤恭便是不顯惟德天下平便是百辟刑之夫不顯而百辟刑之 [illegible] 也不動而天下自平 [illegible] 有不可見者故曰中庸之極功而為自然之應也此比上一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

原其所自皆尚絅闇然與謹獨戒懼之所致也中庸功效至此已盡下文三引詩不過只是形容此不顯之妙

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說唯其不言而信所以無言而人自化不待賞罰者唯其不動而敬故篤恭不顯而天下自平又曰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敬即不顯之敬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 [illegible]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illegible]

此即上德字皆指不顯 [illegible]

不大聲與色也而孔子以聲色乃是化民之末務是未足形容不顯之妙不若德輶如毛一句可以形容而又曰毛則猶有可比倫者又不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蓋聲臭至為微妙而又曰無之可謂不顯之至矣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歟此章凡八引詩一步細一步始曰不言不動次曰不顯此曰不大直說到無聲無臭然後為至。首章言人各有性

道之本然而不可以不學學則有以體是道而全其性此章言人知爲己之學而致戒愼之功則德成於己而人化其德之成也則有以全其人心天命之本然、、部氏曰載字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似亦有味然不如訓載爲始尤爲的當知書朕載自亳也哉言上天之始無極而大極之所也又何言可附何其可接哉、雲峰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明德字於人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見此道之在天者無不本諸天此章結一天字要其所成德之成則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卽其天命之性爾子思子首提出一中字未發之中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卽周子所謂太極本无極也

通村謹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擧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illegible]

中庸集說啓蒙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三卷（一）

（明）胡廣等輯

明內府刻本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爲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眞氏。祝氏仿之，爲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案定宇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爲一，頗有删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剟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仲晦 晦菴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頤 伯淳 正叔 明道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建安
何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海陵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江都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臨漳
勉齋黃氏 榦 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潛菴
三山潘氏 柄 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 淵 伯靜
九峯蔡氏 沈 仲默
覺軒蔡氏 模 仲覺
三山陳氏 孔碩 膚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永嘉
胡氏 泳 伯量 南康
鄭氏 南升
括蒼葉氏 賀孫 味道 知道
莆田黃氏 士毅 子洪
格菴趙氏 順孫 括蒼
丹陽洪氏 興祖 慶善

張氏 九成 子韶 范陽
鄧氏 名世 元亞
西山真氏 德秀 景元 建安
葉氏 夢得 少蘊 石林
邵氏 甲 仁仲 新定
兼山郭氏 忠孝 立之
蒙齋袁氏 甫 廣微 四明
張氏 庭堅 才叔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徽菴程氏
倪氏
顧氏 元常 子有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 貫仲 雲川
東窻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 體仁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要
何氏 夢貴 新之 嚴陵 北山
晏氏

天台潘氏時舉子善　鄭氏汝諧舜舉　東谷古括
新安王氏炎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謙之希遜　廬陵　諸葛氏泰
朱氏祖義子由　廬陵　朱氏伸
梅巖胡氏次焱濟鼎　新安　張氏彭老
黃氏淵　宣氏
汪氏廷直　張氏好古
張氏玉淵　王氏回
雙峯饒氏魯仲元　廣信　玉溪盧氏孝孫
勿齋程氏若庸達原　新安　劉氏彭壽

魯齋王氏侗　金華　番易沈氏貴珤　毅齋
疊山謝氏枋得君直　廣信　番易齊氏夢龍節初
邢氏昺　蛟峯方氏逢辰　青陽
仁山金氏履祥吉甫　金華　厚齋馮氏椅奇之　南康
四如黃氏仲元　莆田　勿軒熊氏禾去非　建安
新安吳氏浩義夫　吳氏仲迂可堂　番易
番易李氏靖翁思正　番易鄒氏季友晉昭
汪氏炎昶古逸新安　魯齋許氏衡平仲
臨川吳氏澄幼清　草廬　歐陽氏玄原功　圭齋
雲峯胡氏炳文仲虎　新安陳氏櫟壽翁　定宇

張氏存中德庸
東陽許氏謙益之　白雲　新安倪氏士毅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 臣黄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 臣凃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 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 臣黄宗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 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 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 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 臣王進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 臣黄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 臣趙友同
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 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 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 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 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 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 臣顔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 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 臣留季安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顔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塡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陟略反 下同)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

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曰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按他見成底字熟就裏面看意思涵泳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爲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文明實數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嘗則易枯。以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新安陳氏曰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平聲下治人同

而教之以復其性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爲帝王然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未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爲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畧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爲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寬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雲峯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後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

上聲又去聲

掃

去聲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朱子曰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易齊氏曰灑掃內則所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爲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咡詔之所咲與再門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擯是也禮省於變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矢弓四失其中否以觀逐行御法二東桼四焉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法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鸞抄變周禮大司徒以以教爲民而實興之者始以六德以鑾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三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若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門小學爲庠門一作究閣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習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按)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曰凡民俊秀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illegible]衆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將有國家之責者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音免)焉以盡其力(雲峯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〇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也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此古昔盛時所以治(去聲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若

曲禮少(去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番易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凡四篇作於春秋時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或曰[illegible]支流木之旁出而非正者餘裔衣裔之末也)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朱子曰[illegible]〇新安陳氏曰[illegible])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曾子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音閔)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上聲)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於古人〇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耳)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端何以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朱子曰吾儒[illegible]〇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

塞先則反下同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明而異端起人持其私智以汨亂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輩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眉庚反否塞東陽許氏曰如明之晦如目之盲如物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痼沈俗作沉痼音固○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屢情念常而不可去成意如物之沈於水而不可出痼如病之在於身而不可愈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之衰而壞亂極矣吉奉句代曰或世評民使斷民否而不非知充塞仁義使其道云不能行晦盲全體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首以爲則之於也大道之全是大學書中所著者至亦之率是行大學中庸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教君子不行閑大道之受上之人無從行此大學號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

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趣音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序文起句聖經賢傳去聲之指粲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謂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說切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章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

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脩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情義尤在第二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爲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動爲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學章句大全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魁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〇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〇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〇陳氏曰為學次序內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修理實群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統究察之端二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〇新定鄧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之未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〇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〇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〇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〇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知之而不為虛其言的確當圓無可破綻處〇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〇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衆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〇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不特申言其明之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〇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修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通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〇明德則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其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〇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被物事遮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〇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或之理〇雙峰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〇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〇新安陳氏曰當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所昏者明而初者復〇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

人欲所蔽就知之後言之有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污**音烏又去聲

也

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〇所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〇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亦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〇新安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實實發開事夫其舊汙則修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庶先新之也〇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與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〇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〇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〇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上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〇雲峯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扶音**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〇至善包明德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則不可不如是也〇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〇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

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未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〇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〇新安陳氏曰止至善爲律明德新民之的自於盡天理〇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在今然既言事理當此之極又〇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太事物者而言則中而理之理之萬錄處一物各具一殊極也自人心得人者而言則〇天理是理之一本萬萬物則統一大也然實安分殊〇事理衆理會相爲一長曰大理一理而已〇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不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衣之有領領挈而衆從〇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〇玉溪盧氏曰此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又明明德新民而言人八者至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爲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〇雙峯饒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中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爲先知以行爲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甘善失由身充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爲善政施爲兼不革其舊來而復其性物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所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

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說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後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擾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有是能處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之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的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處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撓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

善之理又在於心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止得止之而端定者知所止之極處者得所止之新曰靜曰安則原於知止終於得有以至不遷之意矣○雙峯饒氏曰緊要在知止是識得射上星遷之是好來射物時文行知看能得是方好得輕重的而意靜安在事本至之蕭慮是事方至之際西者乃知當定以至能得之脉終○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止所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安安而能慮東事方來未來心之感而遂通者不若○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而此得止於至善之也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盡於事所以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明明德是理會己之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事

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爲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爲能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下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己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爲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爲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爲意也朱子嘗以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於則性發爲情眞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體成說

心發而爲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爲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簀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必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爲眞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收後語語意欠成的當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見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之閒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致推極也推之以至極處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于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說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爲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若讀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是如此體驗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學更第見一道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體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意先後與人著不或做一件事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究○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第致到致知格物如便親切故不同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是是親全體上發起一合處更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玉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爲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

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曰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雲峯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選萬事而宰之於在知其者其體之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行以羊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試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有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敎人即事以窮理亦性道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根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意工夫所在又貴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爲知之始致知爲知之終誠意爲行之始正心脩身爲行之極齊家爲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爲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

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驗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峯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盡謂知此理既盡然後真可得而實非謂知已業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實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脩身以上屬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此四句包結上一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說入日而入日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亦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日間然實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知人良行雖知路皮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但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焉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皆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有此商主牢會去分對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裏只見粗不見精見得於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

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盡得本須徐俯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知此身脩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德攔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皆外面更不願而心與而有異矣有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惡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周去間十分清了又怕於有惡面有處很動盡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後知至至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既也盡即物而格致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棣快充是而心正心得其

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入自達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濟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明德於一家矣國治則明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豈然肅然之意父父子子見見悌弟夫夫婦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弟疏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做曰平所以齊之自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脩則可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於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欲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兌之綱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推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

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從理會他日換合將來這全其知而足寔天下之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師古註大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峯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皆脩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黃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教人以脩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峯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齊惇即厚之意微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去聲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則字決辭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必列反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二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戒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句明德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諟猶此也從古是字之說或曰審也廣韻註也今不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卻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順是者只是長在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

遊着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

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〇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守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

不聞其動也即物視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〇玉溪盧氏曰天之

明命即明德之本序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

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之所以為德〇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

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忝册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己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

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相述此意也歟〇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

一息之頃一事之微未放過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題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實而故於

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損了此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纖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雙峯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〇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

皆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

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雖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脈之精密如此〇東陽許氏曰第一節乎說明明

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去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

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〇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

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

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夫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

德之然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

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頮之盤歟〇雲峯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上聲下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〇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〇苟日新新是對

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常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〇西山真氏曰身有垢者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而性為輕也豈不謬哉〇雙峯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

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事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〇

雲峯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銘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吉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中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也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踴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作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亹亹不能自已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峯胡氏曰前言盤銘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陳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峯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商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峯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據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首新民之故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卻只於中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意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之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蔚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雲峯胡氏

曰此傳不惟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於事君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爲用力之比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紆粉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爲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擎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就一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　而商蘇氏曰緝熙敬止者言以爲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爲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曰理之之也更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本壽爲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同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處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峯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協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起興以美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貌雙峯饒氏曰有斐是先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鐋他浪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磋與磨是益致其精細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嚴密不麤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強毅以恂慄釋瑟僩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昧武毅是不懈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峯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爲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嚴於中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厲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峯方氏曰瑟是工夫綢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

傳威儀之美形於外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謂發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德至善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爲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玉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積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之至者耳乎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陳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中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能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引淇奧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有序而進工夫不亂蓋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修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安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是實瑟兮僩兮即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充積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愛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恬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膏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峯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即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得知止能得又兼釋八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本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篇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僩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

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明明德爲本乃之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子臯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峯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陽程以明事然引而不敢知此則只明使新民之相爲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僞對情實也僞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上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見文王之類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當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亦作羨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是凡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豁然通達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

[illegible]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illegible]

精粗無不盡矣○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闕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之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使與學者有所資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勉亦無由知得盡○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閫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其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

面皆體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究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峯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但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峯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下同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峯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謙快也足也朱子曰誠意章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慊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慊而且足方是自謙

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

獨知之地也。
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去聲
人也。
不求自慊便是為人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
此指獨字
以審其幾焉。
平聲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己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處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毫釐而繆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捕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真是見得分曉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饑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烏喙蒙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卻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惟知要為意誠之然甚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念以自飽非有希限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良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終勝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於苟之時又其甚著○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滿發於其間使由邪經以反這簡卻是實前面善意卻是在見○凡惡惡之不良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念將不實而自欺之是也○論自欺捫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夫做只是心裏又

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此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使是自欺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行有不慊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了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欲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不了不須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實生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此漢陳氏曰誠著白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窮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自欺着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是自家表裏真實如此自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裏如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稱有不直實如次問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闇窓狀真實恁地始快

足吾意良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之獨知之所以君子貴說那獨處便謹審其戲之白也之微處從氏曰懼不但訓謹有審之意謂○閒獨發欺○在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御戒謹恐懼即是須自故還界皆家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瞬自謹境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成須恐時人不閒不親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最已謹未是處放物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發他發處處○變峯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防人靜獨然起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凡謹於是誠意○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欺欺方自謙上兩自字與自循之自相應自欺若誠之自自與是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之字使者自字便是這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獨章論誠意亦兩言須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者實為善為實矣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數是說意工夫二知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致誠獨是我意地頭○欺揜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若適害已不自慊者徒為人○當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晚學者

當實者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於簡反

閒居，獨處上聲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 厭然，消沮上聲閉藏之貌。雙峯饒氏曰黶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蓋愧遮掩之情狀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爲陰見君子爲陽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上聲也。非不知乃不其眞知之天 可氏沒著 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朱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誠心爲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爲善不誠也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求蓋與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峯饒氏曰閒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識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爲對厭然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之驗○雲峯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爲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玉溪盧氏曰所言愼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

然詐爲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迹究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愼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愼其獨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來可說人不知人睨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微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卽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爲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不善於獨若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峯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使足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卽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氏曰財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采也○新安陳氏曰此皆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誠意之驗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緘歉故能寬人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少有所歉則視聽之間而舉動踐履雖吾四體將不得其舒安矣皆自然之驗也○上說小人雖實

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峯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爲正心脩身之要○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愼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眞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後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骎骎進於善而決不至于陷於惡矣○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從知閒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不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皆只從正心說則其意便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知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皆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或夫自然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眞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懥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雙峯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問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亦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偏卻未必爲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illegible][illegible]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

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饒私便下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大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有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强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誠其本心耳雖虛故害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爲心而明德之所以爲明德也○雲峯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大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大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難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

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懥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峯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嘗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節之主也心有存主則尊安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棄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是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然或但知誠意

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問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時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其正心之所以然又發已無心本虛又何有於正心之功不得其正欲實其心只是要如喜怒不曾留蓄未發於已發之前未見得發時不留於後也○東陽許氏曰蓋本自心之後一虛其用而不留於已發之後後者心在此等方未發而先見心之本體正心須先誠意然誠意又須能正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

朱子曰古註辟音譬窒礙不通只是辟字便通況此篇自有辟字則爲天下僇是也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

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作察字以察字言之朱子亦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他本作審者非○西山眞氏曰身之所接人也家之齊在於身之脩○朱子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但是身與物接時事親事君交朋友之類事到身上然後這五者之偏可見○心之與身只是一片事緊要在之所向處與事物相接處便有這偏

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賤惡不可不知其惡當戒之敬畏當敬然不可不知其所當正只知敬畏之不可敖惰而不知其惡或畏之所以敬而不之以其賤知其不當之可賤當數而

指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有是五者之偏所以不知其惡不知其美此家之所以不齊也

之或有過當處○問敖惰不成如醜好者又教惰之又作其當敬者則須是檢點既不可敖惰又不可將其重此自他之有哀矜須是當知之意之○又大學之偏處只是人之心若其苟合知食其食人之所以爲偏也○又有言便是自家之偏又如飲食之過只是偏於好而知其惡亦使人只是這惡過之○又其所以只是一偏之病

於惡則疑不知其人之善有殊上下文知本相如此蓋謂人若有偏則不知其美惡乃爲衆人所溺於本章而言人之中也○雲峯胡氏曰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雙峯饒氏曰此言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不齊其家之所以不可以脩其身○人有一偏則不知其所好之惡所惡之美○雲峯胡氏曰此章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新安陳氏曰心與物接其所以爲偏者只在其好惡之情上最易偏○東陽許氏曰前章以好惡言之○引諺之曰只是愛而不知其惡之偏處此所以爲身之不脩難以爲家先之以所親愛

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日化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讓以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兼孝讓兼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推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則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繫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惟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蛟峯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句是推開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己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雙峯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貪戾以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無己可下皆推重人主之身此乃有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推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禁討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下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又不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治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

也恕以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未仁若也所藏乎身不恕者以上文也○雲峯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身

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

恕上文人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

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

也忠如中恕之蓋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以為恕是乃推乎所謂無忠做

恕不出乎忠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少去聲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今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蓼音六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鳲音尸鳩篇忒差也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但治

好若周公不碍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德地而今且現會常底令未期用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

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齊之不忒也民

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閫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

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只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

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意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

引詩者引之子宜家之編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本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

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曰修身而齊家曰齊家而治國

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章言含兩意自

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在如保赤子繼意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

節是化有諸己一節推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推化則可推推則皆化化化推不推非推

則化不周○雲峯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要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以婦人之

宜家人而難以宜兄弟蓋家人難必起於婦人其刑於家要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也其示人以

治國之在齊其家也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化而夫婦之閫常人之情

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尚而兄弟次之總家言有又次之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

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度待洛反下同）。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絜）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若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與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〇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〇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却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〇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〇絜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爲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〇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而措之〇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〇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復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又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

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〇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〇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此以推之〇雙峯饒氏曰矩所以爲方之具也蓋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爲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爲矩〇玉溪盧氏曰知摘有也明德至善言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〇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能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知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皆莫不然從其所好所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去其害〇雲峯胡氏曰此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

所謂大學方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未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未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知若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與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爲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矣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己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邦符法度之器此獨止矩若知閒矩方同者勢向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

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
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上下四旁
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爲四旁四旁猶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
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所操平聲
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峯胡氏曰只一心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此
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
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在此
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先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
事上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
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說亦簡人來看便見○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
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
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
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
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
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位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峯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
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
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
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
愛佛法之學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
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問於人比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擬能絜矩與不能絜
矩者之得與夫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
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絜矩之效○
東陽許氏曰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矣民之不遂與其好惡之心而
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煖安逸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是愛民之道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
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
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相反者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
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
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
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

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雙峯饒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illegible]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illegible]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illegible]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illegible]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illegible]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衆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氏曰[illegible]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illegible]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德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同意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illegible]第四節[illegible]言絜矩若好惡不能[illegible]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所[illegible]民自[illegible]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未可不[illegible]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古語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illegible]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illegible]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佩上之橫者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名重耳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甸反檀弓。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illegible]亦喪人之[illegible]出亡也文死而[illegible]反國未爲後[illegible]以爲利也[illegible]如事[illegible]也○古語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難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illegible]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illegible]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illegible]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陳氏曰聖通明之言此聖字專言之則[illegible]一端○[illegible]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illegible]

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特言其一好惡財用之類
當絜矩事亦當絜矩○玉溪盧氏曰一个誕然備立
而無切實之謂斷斷無他技之德有餘而不足善也之休
二字皆取深長有決然無欲之意文有而至善之休休
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人亦不可得而名者皆言其
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之才有大下之人亦得其用也
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嫉而大喜之下有才德之聖人皆其德也若不自
其口出容天下之才德不可以天下之才而天下有用之人皆其也
言若有之中若己好之善有德之人亦不以其心如也能容以
天下之德口出己之善而不庸之人亦可心也有能可
此言實能容之一句是不以人之能為如此人有於人如有可
知有技彥聖實能容之人不用之人以人之有人之能於人如有可
德人君而用此之人皆其實容之人如此人之能者用此人之容
此又絜矩之先務容容者無所可以容人容之容
也此有甚絜物似之者有容也如之容者
陳氏曰有人所容之者能絜矩之人也
絜矩而人有容者同惡者絜矩也人而君人能所好有好容者也
疾者而人之所容惡之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也而媢疾之者
為政者好惡之公私是又絜矩之人有大利哉以東陽許氏曰此言能絜矩專言媢疾之
而以公心絜矩以下一截言
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此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所以能好惡人同所好惡之正
氏曰惡人之所同惡也所謂
十六相是也○王溪盧氏曰此仁人不能同者不可以與之同
疾之人之所宜去也如此君子小人之進退此小人之所去
何也蓋小人不安其之則君小人不能進人以所進而不能人
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君之故所以進人者以君子不能退
所以安君子之國吾之人所去小人不進人以所進而不能
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媢疾之人吾好吾惡之下天
之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與天下為公此
言故所以此謂冠之人乃引援古語之則此引家語孔子曰

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所謂放流即媢疾蔽賢之人
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
矩者能絜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相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

仁者也朱子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不知所好惡而不能盡好惡之道也○新安陳氏曰不能先不能遠即不能盡愛惡之道上文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帝知其賢而不能用不能去其惡之人望之新安陳氏曰不先不遠而未盡愛惡之道退之而不能遠皆未盡愛惡之道上文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

災字夫
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不能絜矩者是大學所以未盡好惡之道○朱子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不能絜矩之人也○新安陳氏曰好善惡惡人之本性媢疾之人以好惡為極而不能好人之善反好人之惡○玉溪盧氏曰人之好惡同此性也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此不仁之甚者也君子之所好惡者人之所同好惡者也所以絜矩而好惡也○人心本性好善而惡惡天下之人皆然若不仁之人好其所惡而惡其所好則為天下之所惡而身必逮其災矣
絜矩而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所以為君子而興小人退所好天下君子進而小人退此能好人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者也

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爲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承上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言用合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合之全失其道者皆同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首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知是絜矩之事也所以行之以仁也特以仁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道則大學之道脩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朱子曰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於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已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所以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待爲工夫所謂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峯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絜矩之心而發之自盡則爲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爲信驕泰以失之者矜者於高而不與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損下故字民之財用中絜矩之道也前面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實誠意章幾字參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反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否身仁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仁者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

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興此節皆當參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溫氣防失味變色也槃音盤○大記注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言也○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

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魯賢大夫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此言上之人當絜矩未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決目前之憙而為禍深以義為利發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

直容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必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由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視矣無故於竭矣所謂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說理上說道足見絜矩之當務下所引說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念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好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亦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又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原之意則本心存亡之機決天下治亂之緒正以明傳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

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卽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媢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身曰菑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稱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傾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救於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螟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甚若不一然求其錯綜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己如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如其好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義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明德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者絜矩於用人取財最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忘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所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於驕行之以修肆必不能絜矩則道正今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失當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修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章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謂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卽致知也誠身卽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反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道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最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與經相離讀者須卽綱領而考其條目卽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一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發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傍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書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大全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旣輯而爲書矣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使於邪思妄念起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旣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西山眞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及其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illegible]音革猶與革）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上去二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胡旦反格胡客反[illegible]人發日覺而復學之則扞格堅強而不入也）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扶又反下同）

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敬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劄住硬寨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之事）進德（誠正脩）脩業（齊治平）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

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不傳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王康虛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肅故為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乃大學之書之[illegible]綱目明德一向而篇首三言之綱領未手然之一字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

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二音茂）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勉齋黃氏曰人於大學已失之後須如此學勉強奮勵方得於已失之日能趙補前許多欠缺若不之後如不不做已百之一日人一日人十夫能著只見已沒長進學如何要無終處度日今人不曾做工夫學是以興與下手面前且人當自持敬始使學者二旦學大進格至致知格物平天下皆不是敬字做格後能致至知一靜自然後格物工夫頭的徹尾端工）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

之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廝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兩之功內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此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才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强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

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常無在出而無惰慢之氣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著此心常惺惺在言盡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若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擾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

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尹氏之說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倒了便昏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來敬整齊嚴肅之乃著盡以有著意下手處耳○勿齋程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葢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

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扶音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脩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朱子

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巳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顚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巳知者非敬無所守〇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與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內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

〇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〇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〇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〇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〇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〇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〇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凝為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謂而無不定者也〇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〇東窻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巳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巳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緊然明盛不可氣便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實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對謂是理而不易若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〇北溪陳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賦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眞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齊理如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然體妙用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〇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朱子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〇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巳人則無不知無不曉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〇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於畸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巳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〇新安陳氏曰理雖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彼賤而為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惹底人亦有氣有何故昏迷顚錯無此虛靈洞徹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淸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淸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袞來袞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淸濁美惡之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云分依均數之意○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淸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於小人之歸又有爲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淸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樸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合洽好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淸者爲聖爲賢比如寶珠在淸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不肖比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汚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黄氏曰美惡是有生之初便分了并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玉之與石則美惡固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分殊○格庵趙氏曰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而言其淸濁美惡又就人中分別）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甲拔然之頃也）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去）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實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得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是以聖人施敎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

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旣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反)增益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

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西山眞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上聲略也)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

且將無以盡夫(音扶)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朱子曰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把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程子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illegible]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視思明聽思聰聰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反)然以爲大學之綱

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女九反)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上聲)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有[illegible]其[illegible]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玉溪盧氏曰成己謂明德成物謂新民)

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所本也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之隴反訛吾禾反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

法耶○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鵠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之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滿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

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閒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是得研幾了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然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於此處揣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差錯亂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

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知閒知止至定得只如志學至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似只是就一般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著箇中恰好底道理解道當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未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爲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爲學之道未能遽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爲之序則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下同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果從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兄謂天下之大能限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下大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內之溝中伊尹也只是大是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聖人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得其所者只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到做不去處卻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立夫使卻用寸進若細規模大第只管去細密工夫處走只使入一世之詩功業利規模去著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規模之大內所至安於事不物各格物致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大學所安聚人不物各格物致其知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也親者親長者長即盡家之人名之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

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音智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道理因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謂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宰使是宰制如何宰物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以爲物至可有理之不可知處自然有發其一身之所在曰雖理是其悶而物欲蔽之間於是不之自外責其一身之所在黃氏曰以致知之理發於心外而許多理不出於一心如何已具仰顏於萬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人以陳氏曰致知之事非善理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從何而格物致知則心何向所而去有知則所用其力不在於此民所以從天理在心若窮理之事而物明其理者無不心之神明之衆理具於中者非以事物之理主心之用與體言其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則心之用言其神明之體蓋心之主宰在心也先明言虛靈不昧之體也明德之神先言神後言知又明心之所以神明不離體用神氣言主理言神明之物知明見之心所以神明陳氏曰心本安新

（者惟神明所以妙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或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見書舜典）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久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推知得一分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而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袁）以爲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作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擧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擧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曰。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擧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

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是於其所眞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眞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微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遺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行身極其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見）

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理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卽明德之虛靈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卽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而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儱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眞西山嘗論說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三山陳氏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本之旣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矣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曰治國平天下者夫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扶問反而何以得爲

如字爲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扶問反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去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淸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

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去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爲反馬亦爲去聲下同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爲己爲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

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覺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如甲兵錢
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足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二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
死這都是爲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
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曰子
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後凡言傳大經傳之數皆
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
左佐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
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
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

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
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
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朱子曰知
性者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
心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簟口劫二反之說義利之分常言
之序新安倪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
序也亦無不脗武粉反又音吻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
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
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
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

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
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去聲人雖切然而
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
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
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
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
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
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

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教也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
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
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
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平聲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
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
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

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卻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雖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格庵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之功矣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然於方寸之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汩音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

義出矣。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見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耶○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己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性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故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雖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

(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爲有用克明德者泛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怠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苟)汚(音烏又去聲)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眞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

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旣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旣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二字相連者並同)，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

不殖(承職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音佛)，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牋西反)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於桐，處(上聲)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

看來大段是[illegible]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illegible]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格菴趙氏曰塵垢之汚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汚人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雖聖人則以爲德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且人之潔身也以知疏瀹澡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汚矣然其事之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汚故必日加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汚況欲去利欲之昏而後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玉溪盧氏曰不邇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總合而言之即顧諟明命之事也)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尚父太公望呂尚見孟子離婁上篇)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illegible]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illegible]來後本須而養得[illegible]而[illegible]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

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眞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上而爲人己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惕[illegible]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新安陳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甸反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張氏有十曰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冕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凡十有四今猶其辭義之多知者乎民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

公之書而予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丕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旣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旣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以爲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盤所二字經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

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

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音短)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擧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illegible]也。○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葉公曰。葉稱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邑宰皆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甸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爲人君止於仁。固同一仁也。然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同仁也。刑之戮之。亦仁也。若執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一。仁之所止。亦所謂止於仁之至善。爲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亦何止一端。鞠躬盡。)

(尊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執著其敬之一節。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至善。爲人子止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着其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擇善而講學之事。固執即脩身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諭君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陳氏曰。於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所以如切而又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琢而又磨。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脩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

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伸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皆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上聲)全堅確(克角反)。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僴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後。是成就後氣象。自知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比講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樂其樂若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

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淇奧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旣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陳氏曰聽訟末也使德本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捐末矣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旣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

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書洪範篇)董子所謂勉強(上聲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西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博智益明則知至矣)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彊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

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也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古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玩隨事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胷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良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

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一日一件若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未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

續不已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大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更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大萬物之理通貫而爲一矣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後凡言

積累者音同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班爵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illegible]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述不漸格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撥開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急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問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耶曰這是隨人之資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惰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illegible]難窮底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illegible]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同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

（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且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盡也是這樣水那盡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玉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去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各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之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豁然處矣）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去聲）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七性反）之節（禮記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嘗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儀目皆無一不滿然後可以實能盡孝）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并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殀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通。）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去聲）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然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微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雜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若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之觀萬物之理恐如所謂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說在外而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前饒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救他）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

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說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未要若存若亡過一物須是眞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特只瞑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〻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

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爲養失其道則交相爲害○玉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長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緣與上四緣微不同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問程子說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自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亦爲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

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如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教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門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鈙問不可不勒然大了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學卻是指出格物簡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意所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卻是做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

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缺。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韙音偉是也犯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乃爲則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孩提之童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雖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上聲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西山眞氏曰圓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之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容隨感而發其用始行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情不可亂之所謂則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統體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吾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統體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闢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食采之邑名肅其諡也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宜社之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于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諡康節河南人○性者

道之形體見學蒙集序但其氣質有淸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問降衷秉彝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令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彝德降衷于下民秉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將各稟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彝而言秉何也曰彝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者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使是曰家底天道使是上面底子其說行若是天道人得之爲性○先生說這道理邵子說得最着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

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卽子思自於學蒙集序內說出者向吾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淸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概而論則人淸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淸之淸賢乃淸之正愚乃濁之濁不肖乃正之偏○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淸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蔽衆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卽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西山眞氏曰詩謂秉彝言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所仁義之心言人旣得陰陽之理以爲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擧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原也以其理之同故以一

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玉溪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扶音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

之念慮之微問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只有箇頭有箇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容山及之講論之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格物致知之條目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若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眞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爲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爲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不可以不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當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若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

(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惻合當窮用合當戚之數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眞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强爲有生之物即衆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溪盧氏曰極至善之謂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新安陳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上聲)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上聲)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

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偏一作徧)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問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腳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若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眞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眞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

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辨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衆理無內外精粗之可言則明德明矣

○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下旱音)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司馬溫公)格物爲行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音酉)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謝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格菴趙氏曰格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力之反正作氂)差耳(則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敎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

○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爲學之弊)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後凡言反復音同)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並頭而路進前用工夫中間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透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

求屈伸消長上聲之變則天地山川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
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
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
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
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
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
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
處理通而觸尺玉反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
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
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

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
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
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
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
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
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
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
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
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
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

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
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
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
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
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
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咈音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
敬之約而厭夫音扶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
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
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

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
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作聞喪去聲於夫子乎喪謂失位去國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嘗失位去國而得反必
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
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
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
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

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恭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情人格〇此段本說得精然知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話有病偏急道盡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須要就近裏便精其知味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窮其理實大其度畢久久自然通貫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以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復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〇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靜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

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後序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楊尹說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程子說攧撲不破諸說後定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見入戶於分此院子池可知矣擇了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曾精讀得了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是迷昧集諸家語錄淺起家說此段工夫方足渾全然有當時龜是未為全章生先本之後者未為不幸也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朱子之師也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究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若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或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成德者不可以廢言意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聲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悖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世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旨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同)善而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惡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惡惡便是不眞實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做表裏須是眞知善惡之分明然後有眞好眞惡之功)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為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說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

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倣此）○曰然則懥之爲義或以爲少文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懥之爲字有作嚔（口反）尊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懥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illegible]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史記兩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人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朱子曰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慊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丈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眞體乃其本體之不能於人德者也）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尺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張仲反）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依前恁地虛方好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illegible]）

空如衡未稱衡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隨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能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〇饒氏曰未發之前心之用無事本體不待正也發而中節則心之用亦不待正而後正夫有不正而後正心不正而待正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有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不得其本然吾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其用之或不中節故心之用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未發之時本體之正也乃心靜之時本然如此夫非謂定靜安之靜也所謂不動心者也乃時至事至而應之以誠故不動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是功夫人則用功於動者爲多於不動者而用功則以靜爲本也〇傳者言心之所不得其正而但言有所也正心誠意之事正心之所主乃以有所不得其正者言之故曰聖賢正心之功不在靜而在動也然誠意乃正心之本而正心又誠意之助也此意之發有不誠則心之所動亦不正矣故心之不正多由於意之不誠所以章句曰誠意以正心而言蓋意誠而後心正也非謂不必用正心之功也而後動乃異其端於此

心非吾事也況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不在者非本體亦指此心之靜之義理而言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本然之心而不可以一時之靜當之也此所謂心者是心之本體如鑑之空衡之平而已物之來者如何則如何應之非有所用心於其間也所謂體之本然者如此而已本然之體本太極也隨感而應不在我也不在其外而亦不得而違其在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而寂然不動者也流行之用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能感者存乃感物之際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也道之中未嘗無感而遂通者存焉者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旣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

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平乃所引二句杜子美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下好惡同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新安陳氏曰治國用刑義如治家則含刑成之門內不可得而施長幼尊卑只是公其情愛而已比之私亦有偏倚者至近也人之所易溺也甚至於有所偏而不自知矣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旣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疏之等貴賤之別彼列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旣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

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人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到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樂患問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治穿用功故教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途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使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幼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積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也勸而后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

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

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

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

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辭下）其意。似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郅音質惲於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

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郅惲傳郭皇后廢光武之后以寵衰數懟而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朱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問如心爲恕朱子曰如比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己恕人此語如何曰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己便已不是若拔木宗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己愛己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是盡己者之恕是推之以及於人足推己之恕出者則絜者用表之於絜忠也景正亦有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書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

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下章絜矩之義是以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欲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所當也○傳分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此○新安陳氏曰身以治之當言恕身之所以治者正也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反又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於豫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蓋了寄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首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

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踐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以化之之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以處之之說曰何以言

絜之爲度(下待同洛反)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貫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註絜圍也以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挈(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信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其一也物格知至者能明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爲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道)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去聲)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隻)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因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托)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

則私見將見其物我相傾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食允反二者皆兵器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所當後而為末者恕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學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忠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二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為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待洛反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為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肆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周遍得乎○曰所

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為心而可以父母斯民亦父母之矣○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眾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即國語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

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古
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
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音丁)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
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
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
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去聲下同)善之利及其子
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
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並同)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
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如字下惡人惡善並同)其千
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

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
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
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此
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逐則
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
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
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
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
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
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

爲屛(必正反下同)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
引尊五美屛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屛爲迸則其證也
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
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
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
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
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而
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
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

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
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
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
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
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
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
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反)言生財之道
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
爲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

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本生之衆爲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舒也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章句中 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反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吏到民家計人出錢以箕斂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盡

○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衛士守也未及衣卒出走在外府藏委棄甚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監軍宦帝悟即撤其署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許六反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曰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illegible]書也。故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物賦予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無角則有上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著也。百爲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割反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公冶長篇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

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紂亦儉急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掊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於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況剝民力以自富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猶斂日興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出納以巧龍恩民苟延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朱子曰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是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慎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宇文融辨給多計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在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遑作威福貶平樂尉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嵓州道廣州憧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時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

二四

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貫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以領度支取宿藏老吏與謀○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詭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謚曰宣公見奏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秦醉反而根柢蹶居月反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其言見奏劄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格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為長策以掊克為良謀惟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忱而能也不知其失民心而害國家菑害並至雖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不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闢王安石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人主者其尚以大學之言與三君子之言參之則王懷主慮民其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遏人欲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其○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並去聲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聲見形甸反下同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

二三

寧反復爲去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作爲此書○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熾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其見形甸反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爲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眞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執中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得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爲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說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只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柂於形氣則爲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柂也船無柂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柂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眞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峯胡氏曰生以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義理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蔽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由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爲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精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一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閒所謂閒者獨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事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指精一）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爲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皆能無易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然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天理與人欲之辨爾）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

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傳周召音邵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始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發首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

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之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貫串言周備憂謂憂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憂慮遠慮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一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與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於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文指道統言之○格菴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意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擇善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能識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而以易此後未孔門敎人先後次第皆示之中庸博學審問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非誠意則非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近有相似處只是說得未切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其相似而非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孰

精者不足以戡破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緒即斯道之統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真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即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要領衣之要領皆是總會處）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謙言不敢與其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微成己成物備矣雖初學者往往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眞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有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

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内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黄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令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爲所亂却不若予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後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一通一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爲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見後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第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章句大全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汚賤高不溺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勅○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也一般性即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袞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卻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卻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

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之外乎○東窗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然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illegible]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為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所得物之理雖先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是氣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統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慈而用主於發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率循也北溪陳氏曰猶猶循也**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本此以釋道字**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illegible]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為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才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中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只大槩流行[illegible]其小大淺深所得之[illegible]許多脈絡之[illegible]是此雨水也[illegible]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鷄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者宜[illegible]物性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告子生之謂性以氣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illegible]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曰天之所命一而已矣[illegible]非道即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其天命之性也若[illegible]則氣稟之所為而亦循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斷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若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若荀子之論是也子思於此有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之道字是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脩品節之也○西山真氏曰品節之者如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峰饒氏曰[illegible]教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曰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

揚雄爲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撙節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於人義多於物教少○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則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齊者過於知剛者遵於孝之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若爲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屬○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經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移上一級說己性原於天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移上一級說道由於己之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爲證○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峯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

朱子此總論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未本於之踐審淺深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於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渾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本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闡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後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蘊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道之用下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言道之久直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爲明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

頃也

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開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卽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卽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都曾一般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卽路之謂也之事蓋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對棘草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時走得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蓋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照以妍媸上蔡惺惺法者豈不此是曰若如此說則是也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自無睹耳無聞一箇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旣往已應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旣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問著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旣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朱子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隱曰微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旣遂爲之旣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所爲那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旣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揜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

是以君子旣常戒懼指上節文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節所以遏人欲於將萌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絕之矣

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

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潛暗二字

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敎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敎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的言

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自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未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

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峯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雙峯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權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峯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卻分為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時須臾之頃兩道也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

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實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多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道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幾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

性(推本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延平李氏)

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真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着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而為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

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則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當此時無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悖戾故曰知○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見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初佳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黃氏曰章

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從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發横致如一箇物打迸了門關隘地絜淨相似直發則是今日如此絜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實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行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也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克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克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克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

仁爲有此理故也○問堯湯有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遭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之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之萬物安得而育者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眞氏曰致中和之何以用功亦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峯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爲天下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究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敷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二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去聲 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戒懼愼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二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纖大無不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愼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楊氏（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道聖述之閫奧其首章子思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即湯誥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眞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愼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說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愼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況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除中庸外他固罕見之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推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具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開之者聖師有此賢抵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峯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省察之要以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

理所以析開說不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綴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爲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以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此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寓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說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它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而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心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〇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和合說〇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〇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人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〇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〇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〇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〇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〇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乎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以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推至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皆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鋪錄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萬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皆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昧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蕢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

過乎至於闇昧不明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聞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御交互說者何故曰知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是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道最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之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道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未能知之而已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之

弊三山陳氏曰道何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遺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推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

右第五章

下章之意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後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知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峯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邇

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閭巷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

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

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人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措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掩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

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

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

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與，音預）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摺其中閒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無權者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得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百金或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者其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或偏多或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之說是非善惡之兩端兩端乃是事已是而非已善而非惡皆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大講哉○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權之稱物言則中在那極厚處極薄處也可推變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亦是用中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也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之失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道之行○雲峯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故此章以舜之知爲言聖人事也下章皆以爲言耳故章句於此曰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下章言回學者也）

右第六章（正好將兩端之說以通看二章云）

右第六章（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檻獸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匝作答反○新安陳氏曰期月是周一月也期年是周一年）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以孟子言知亦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擇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峯饒氏曰知得貞是正知了屬貞貞者正而固守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要是正了何須要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舉以引起下章仁知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以新安陳氏曰此章引起下章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指知之人而言擇而不能守之人也而上不上章言舜知擇人爲知起下章回能守之人此章兩人字衆人結上也下章之所以明知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切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程子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顔子也夫顔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已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覺峯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由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峯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以資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中庸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太難治也而資禀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卻也而資禀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禀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禀勉強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卽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蕢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大勇字稱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類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至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擇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弗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室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當以好勇過我微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雖釋不盡以強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

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敎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〇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强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强也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乃是流是也况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之說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〇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〇饒氏曰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金革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反剛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使

一味含忍何以此爲未是中道是含忍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然所謂以直報怨是也〇雲峯胡氏曰南北之强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以果敢勝人不免爲强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之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所大槩而言耳要之四者之强小學之功大南北之强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强用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中庸之道是如此乃所當强抑而强與一句矯舉小反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〇朱子曰强哉矯贊歎之辭倚偏著自略

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〇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纔無倚把捉不住又畢竟又棄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〇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與僕手守只是安行之賢者能擇能守無候手强勇至此樸資質人則

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〇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强中立無所依倚則易至東倒西擂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則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〇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件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强皆是氣之偏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强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〇雲峯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强南北以勝人爲强其强也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强其强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

右第十章此章言勇之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切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正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爲他知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處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峯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變既聖之地未當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峯胡氏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辭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使自弗能已於此節此弗能已廢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形甸反第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歎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峯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爲第二大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隱，體之微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道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又百工技藝之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施去聲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於天地，憾胡暗反 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覆敷救反 蓋也 覆允當釋焉 費盡之義者並同 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峯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後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峯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

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覺有咏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卻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亦何嘗隱來鳶飛魚雖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著也言其昭著遍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上下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二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物不離於用之顯也○毘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峯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詮也詮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不須以動物證之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又有使之然者須於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峯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卽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知性命之理著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費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峯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覲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峯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之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之說盡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則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

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兩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故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體備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者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備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illegible]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

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〇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最要緊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之為仁之為〇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何已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〇出指為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〇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一句此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〇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〇雲峯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〇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

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所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為道也故有以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一也故以人治人〇朱子曰緊要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循這道理卻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卻不曾行這孝卻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卻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只用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就柯以伐柯了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就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遇障擇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為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遠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況厭廢民之謂只特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雲峯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取遠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文非柯之比故數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之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僕才名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瑤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領發章句節節提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二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

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推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全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顧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亓以繹以施諸己而句絕言忠恕兩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欲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待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以遠求不遠推己以及人而已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承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

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拔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豈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雖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二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處人則緩若換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峯饒氏曰道是天理也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黄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忍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行去聲行顧言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顧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皆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四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是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其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庵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峯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之本者也忠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誠意也有力入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之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雙峯饒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門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言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當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於則必竭其體而力行之恕庸言之不謹而云未能顧其行推恕庸德之未行而行不能顧其言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曰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倣同此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爲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人遠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爲盡道謂其極致之聖人所不敢自以爲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一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入問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稍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素患難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閣上四者特擧其所隨其所在而樂存與○倪氏曰順居一上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險遠爲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推反白責於己而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謗則望則怨天有未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意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何怨尤之有此與見君子胷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似否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居易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以取所不當得者○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險者反中庸也依所不當得者行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鳥名鵠字下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畢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反求諸己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結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是放開去行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孥通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樂音洛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擧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樂了下面事又毋悅是上面事做上面頓須下面和始得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爲卑邇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爲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右第十五章

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說近裏就學者所當用功處○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邇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說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收斂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著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之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體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卽性情狀卽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爲物之始陰陽之散爲物之終

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常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掩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

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問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說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朱氏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爲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爲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齋同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明潔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冰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皆使人所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從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而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竦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情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成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爲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者是眞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在上在左右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說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以後章誠字但此章誠字貫衆誠字而是費之所以然處也理言也後章言誠字是以此貫衆字者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字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曰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字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中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自其書始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之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微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本非不立蔡非幹易須釋字以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幹

鬼處以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之來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自與人之齊明相接而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聲無臭形於天下之一物如之何其不可揜之如此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所謂鬼神於佛老而說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陰與不怨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爲憂之也際而慮之深意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而兼言之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微之顯也體物如在雖與形而雖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者可以見其微與誠字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謂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眞有是理故有是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

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昭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皆有出於形之外者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外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極乎至遠中閒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爲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接之則前章之費與此後章之大天下萬世則爲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然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爲之體非小歟以承祭祀夫子祭天也大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者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此以之屬二字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也姚虞姓而邑諸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言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宜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於事親之實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書孟子稱舜爲大孝以天子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爲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之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感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去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於天之看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祿位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表盛時堯舜禀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禀氣清明本根已衰故雖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帑不過日用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之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之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之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一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感所必至復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

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爲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若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同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略反戎衣以伐紂也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眞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促時人心天意已有爲王之基武王一振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先公組音祖紺古暗反以上至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卽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祠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鷩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與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在諸侯者則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爲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古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晩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

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下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賤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皆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發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差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盡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若等衰不可盡伸也○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者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說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如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雖殺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先祖宗達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學之以爲訓也○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上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斯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制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西山眞氏曰當持守而持守是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當因其事而遵述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

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者於禰廟併祭祖禰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季友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其祖廟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削也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大訓[illegible]在[illegible]上祭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

裳衣先祖之遺衣

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行猶用也。膳音善。腒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音迷。鹿子。鱻音仙。生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庵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法。羔羊牧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和之物各以其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皆道之教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格庵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新安陳氏曰主廟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爲陽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陳氏曰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爲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排其人之賢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擧觶音至飲器也於其長上聲下同而衆相酬祭將畢之時行衆相酬之禮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擧觶獻賓賓不飲卻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擧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反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者宜在所略旅酬下爲上賤者 [illegible]

賢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褻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寓其心執事者既有爵者在列者又從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於酬至此賢不賢皆在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之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專於疏遠者見於禮之意文理密察思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家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後祭時事 此結上文兩

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語問禘章。太祖。卽始祖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爲能饗親。意思甚周密。○潭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當其薦牛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則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衆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爲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紀。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事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爲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胡爲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又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禴同。

右第十九章。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旣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簡。方一而已。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劉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

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此句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二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道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總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陳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葛反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義如今須要自體認得○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親訓仁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仁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旨混成而意深密當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有盡事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

宜者分別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殺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點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推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等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總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方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自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眞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矣爲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節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繹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頭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擧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擧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爲仁以智爲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未句發兩知字前賢裁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是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者眞實的心○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眞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奮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賊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安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敎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敎是言脩道之敎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 扶問反

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知也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大知之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克復爲仁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說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差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爲主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爲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爲仁仁主於行以行處爲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爲勇此氣質昏懦之人昏不能知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暮同行道有難易易去聲然能自強強如字不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人稟氣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疵多而粹少於事物當然之理以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盡眞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直須黽勉強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呂氏曰所入

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偏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朱子曰上說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成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西山眞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矣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遠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自疚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以至矣通上文三知爲知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卧奴亂二反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朱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爲知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知此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挻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令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

任只是被私欲牽引耳○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蛟
峰方氏曰呂公以公爲仁有我爲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爲仁有欲便是不仁力仁
行是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知恥非勇然足以起
懦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旣恥爲
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雲峯胡氏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請人之進德也蓋雖昏猶
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敎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呼彼悠
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
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爲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爲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之功効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踈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畧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此

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其歸一件盡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以也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謂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新安陳氏

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新安陳氏曰。尊賢以師道講明。故不疑於理。不眩音縣。謂不迷於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故事集無所眩迷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朱子曰。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冶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貨財可用足器用。人之一身。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盡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

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叙。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齊其思慮。明明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上聲食也。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稟也。○朱子曰。餼稟稍食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蓋即庫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稱事。如周禮稾古老反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人事相稱者。功不可以無食。無功不可以食。往則為去聲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傳。謂之給過所是也。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蓄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儀註。少曰委。多曰積。朝謂諸侯見形甸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踈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而行之者一一皆以實心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底時自是做不徹便生於困行前定則不疚其所行不謬定臨時便易得來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是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明十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欲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孰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以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并以豫與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皆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
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是不眞實有此心如事親孝眞實有孝之心若外面雖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不明乎善謂不能
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謂性之源頭處來而眞知至善
之所在也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然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皆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所以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修之○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誠自誠身明善如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以一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觀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悅○雲峯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愛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而齊不此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之是所存意是所發於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卽天命之性天命無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卽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文見三德次以知爲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上聲）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出是善是惡方分別得○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

（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則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不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存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充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有路中者則然向一是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亂求不非純乎亦明道理未能卓然真實無妄致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剖析衆理而求其爲習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事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真是二者莫進乃能至終矣莫無妄此人之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雙峯中庸自無之勇也成疑從容非勇可今有千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二人竭力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己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造知固執造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下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于果之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學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發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爲知固執爲仁又依蓋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知去聲），學而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專學時未暇審則審問時未暇慎思謹日時未）

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臨用功多問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眞能知之明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明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私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憑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眞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扶音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莫古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曰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强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第二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此意也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

十二章之意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女九反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著一誠字鎖盡○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爲詳悉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

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

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統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因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無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

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識幾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可明分而爲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以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卽明也非因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字前章備言此章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卽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卽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自教而入學者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承天道人道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則分而修乞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人道天道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乃至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盡聖人之全德無一毫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語由一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

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學要行氣為本善之性然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則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他他所明處使之用所明處了只是這箇事事人便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束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有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言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罟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當故於人物讀之無不能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新安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之定樣範只合通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新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擧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甸反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反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性而不致則德無性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峯胡氏曰致曲於其發之細即推之以曲則於其發之偏大一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

意不知孰爲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行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泯化則陶容之功深能化亦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所大下能之○新安陳氏曰。惟天下至誠與上章首句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至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道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祆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神謂鬼神興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

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則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須[illegible]者興之幾[illegible]若亡之幾善[illegible]四體知幾其神至[illegible]能[illegible]周[illegible]故靜虛則明明則通[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即所謂誠精故明所謂神[illegible]書所謂誠精故明神妙用[illegible]之妙[illegible]神幾[illegible]此微所謂神之以所功爲賀之[illegible]鬼神之與鬼神[illegible]言誠自聖人第十[illegible]則言[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云以如鬼神[illegible]其[illegible]至誠之道[illegible]不[illegible]人知其[illegible]第[illegible]蓋亦誠之[illegible]四體然善不善[illegible]必先知之[illegible]成之也能知幾[illegible]神至明誠蓋[illegible]知理[illegible]知必先知[illegible]動[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動者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故爲中庸人[illegible]知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卻是箇無情底道理卻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箇向是人自去行是實理則得有○[illegible]誠者自成也是箇無情底道理須自去行道則自有底道理自成底物事[illegible]物有是理到得是道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是實理在裏○是蓋天本來自[illegible]此則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此道故曰道在裏自成是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都是如此故[illegible]人若不自去行便是也空了箇[illegible]之所以自成以下文又云誠以心言是心之所存處以心之所存者是心有此物之所以[illegible]誠是就一物說凡物必有[illegible]以有許多然後有是事○言誠者自一箇[illegible]箇草木禽獸必有所以有許多[illegible]然後有是事皆是自實有底道理自然如此人便自有底道理自然如此[illegible]須是你自去做始得也[illegible]雖是人自有底道理自然卻須是足你自去做所以自得之此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是物之所以誠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之全在乎人所當自行者人之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

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若是人雖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是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此理故一章向起即心之所當自行者蓋無[illegible]若[illegible]不[illegible]必[illegible]入[illegible]字起之[illegible]也一字似不必之分[illegible]本不[illegible]誠[illegible]不[illegible]物[illegible]之者病物之終始猶以誠爲己所以[illegible]自成[illegible]理大言一誠字[illegible]也[illegible]似誠不有必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所以實[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者[illegible]是[illegible]之有是理之況所誠爲以者自物成之言所以實心言也[illegible]不誠[illegible]物者君子以誠物之爲貴以專自指成人[illegible]誠[illegible]成之[illegible]當不[illegible]以人所之當心自能行者不爲實用乃可爲有專以指自在成人而者道如之下在文章[illegible]爲本而[illegible]不之行矣若用是又則何以[illegible]心之有誠

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盡斷而盡字是釋始之終字故

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

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

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有是理爲之而無是理則此物有此物也則無物故此君子必大[illegible]理是實理爲物之終始[illegible]有[illegible]是實理則[illegible]有物而始以有其物而其物之所以終者也有所始其所[illegible]壞也以至也必有[illegible]其[illegible]於無也蓋誠是則雖有亦無爲是物如此[illegible]有[illegible]皆是心不誠則物不誠[illegible]有亦無爲[illegible]不誠則雖[illegible]皆物如此[illegible]不誠則物便是有物而今對人說話若不[illegible]中流出物便是有物而今對脫人空說話[illegible]人相對說話如歸土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illegible]生以理有此實理方有此[illegible]安有此物如此觀物不明則不能見是物人聽者不言之[illegible]不能是則無是以在[illegible]不明則不能見以在人聽者言之則[illegible]不能是則

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事雖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爲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
[illegible]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illegible]

乃合內外而爲一成道理○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自成其下說不成
[illegible]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illegible]

真實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案胡氏曰首句上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一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推因上章言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以下言聖人之道則間斷矣東陽許氏曰無息乃至誠之全體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朱子曰久只是一日之久後來如何驗只如言無息○不息則久如此陳氏曰道理真實積累有分久則著見於外如何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節只是一言聖人功業著見多迹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益悠遠而無窮矣

如此朱子曰久是就他自常裏說悠遠是就他所見長遠說○問悠遠之意曰悠遠是其勢之長遠不已也○無窮之意又曰悠久是其勢究始以要終於久遠也○辛功效氣象之促也由其氣象之促者便不似二代之遠如二代之治氣象如夏商之治五霸之氣象如周家之治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朱子曰博厚則其勢不得不高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如此說是不得不如此他說得分曉其可○臺觀下大基大故其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自然精則氣○萬物精則氣象高明其光自此然方明可以大方外明如此故其發越於外也高明無體著於四方皆見功業悠遠至博厚高明故云德著於四方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內言

三山黃氏曰悠久於外是久於內也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外則為悠遠下卻變文為悠久則是兼內外而言上文悠遠是言外悠久是兼內外而言積本以內言

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問以存諸中者言之則悠遠在高明之後以驗於外者言之則悠久在高明之前此何也朱子曰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此以功效言之也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後此以德性言之也○悠久言其在內悠遠言其在外此其悠久是氣象高明悠久高明也物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在其能自然既悠久則能博厚高明此之謂悠久也章多博厚所以下兼悠久而言之故也字蓋變其之中以久自至而無息則悠遠也已之至極也又悠久無息在推其中○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新安陳氏曰博厚高明所以成物也聖人之德博厚高明悠久所以配天地也

揚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道義之配同以功言故曰同用以德言故曰同體○東陽許氏曰聖人與天地同用同體則仁智如此不待他求然後能如此○先儒以知崇禮卑明高明博厚言此言高明博厚以德而言自仁者知而先後以知仁者以明仁知而後言之先須有仁○新安陳氏曰前言悠久即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時蓋天地之無疆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
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不待有所示而功用

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俱有形迹至其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

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間

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爲而成與悠久無總似不相屬實事饒氏以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

動使先殊非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前成也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

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發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自然於外者

久也凡功用皆無積之傳學發之高明其博厚皆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

故驗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論內外悠久終始此篇元氣始悠久未乎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體人之元氣

有言盛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成者之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

言皆指博學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

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

不動而變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
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之所安陳氏

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測度也生物不測

下文今夫天以後許言之〻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生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蓋此及下文兩段起天地

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
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下文見天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

知下文亓云之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
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以刈列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音元鼉湯河反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

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如玉振之
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力水反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據仰大底也只是天之一間大斯

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斯昭大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以宗此全體而言則

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二山陳氏曰天產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illegible]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

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illegible]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雜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少而終，無一息之間。[illegible]○雲峯胡氏曰：上天之載[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illegible]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

○新安陳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

大哉聖人之道！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道，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illegible]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雖愚夫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illegible]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趙氏曰：[illegible]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illegible]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雙峯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爲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 火熟物曰燖似廉似林二切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 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恐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二爲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故則不止於是而爲物所汨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內累 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 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illegible]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illegible]非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首尾相應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二句尊德性道問學一句 凡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著且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illegible]渾淪則[illegible]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illegible]又空無所寄陳氏[illegible]存心以極道[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前洋洋一節[illegible]優優一節○雲峯胡氏曰讀此[illegible]盡故知新德知[illegible]行致知末予不[illegible]學德性所以力行而工曰存心何也大學精傳取程[illegible]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illegible]後五皆[illegible]所以涵養本原之地所存[illegible]之事也若謂存之致是力[illegible]非存心無以致知[illegible]之非力行無以致知[illegible]可乎大抵先要看本又大[illegible]與[illegible]道勝至大以粹本亦至大學[illegible]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illegible]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未深已學者甚之[illegible]

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所蔽塞之患蓋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理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之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其禮雖敦厚而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總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所以道問學也蓋道體至大而無外者亦極其大之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不可不致夫理之當然而無間者亦要存之學問之所能用力於中自敢不自累足矣亦深乎此義萬手此足矣又於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不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謂在知以與思於此以道中庸為學此所發知之事何也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何也戒愼恐懼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以引孔子言中庸學問已發之中即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道問學之事何以曰尊德性以下皆有以字見存心下致知字是而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何也得為謂心如

說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也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是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諸所以他於是就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兼該精粗不遺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道亦有所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踰於此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為生今之世而欲復古者災必及身當時不可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句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總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烖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

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占字作也

文書名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寫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其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非天子不識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書一參民換一番齊兵切近其炎萬引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窮截我成與先須自取也數大豈巴方有益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朱子曰次序如尊卑上下之定民序如君臣父子之類體如上下貴賤之體共皆天子制之也○新安陳氏曰車之同軌其次序與制度相接之體皆是天子所制也端與議禮同度與制度同文與考文同倫與議禮同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 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

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皆善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事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議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當採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亦周公所制之禮節下入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說而存其禮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蓋未敢語數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且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當其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然杞文獻不足宋或有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獻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獻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文獻不足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驗而不信下而不違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雙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質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然遠而其本領只在人生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曰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究亦逮身此言有德位者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終也究不遠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應體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功以脩德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只是結上四句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聖人人道之至也故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推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法故可效法言有準則如此本有事道可據故人皆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羨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此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近之則不厭庶幾夙夜是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蓋有譽久無斁其終而言譽有出於其始也言皆有譽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易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者若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妄謂此二章皆申應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說亦不為無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周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不尊不貴則上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賤者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為者雖善無徵是因以為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上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

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盡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粗如此者相處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悔坐神小則飲食衣服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皆爲本爲內粗底道理爲末爲外○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窮壤○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使見夫子之時中處此宗其道去不在乎道之外道曰守其法道皆窮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見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

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謂承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學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照文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

悖音佩

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暑一寒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悖也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

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

見形甸反

上文取辟之意也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道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本出那忠來○氏曰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

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統許多大底亦以不行小底出來○雲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況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爲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

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述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這摸究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淺睿是深遠處之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細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〇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愛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守固故曰有執禮之恭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〇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智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其五者而為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思之為也知屬靜知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〇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〇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出發見形甸反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淵泉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天淵泉則如不測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之[illegible]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以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

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節是盡此中庸之道。○北溪陳氏曰經是分[illegible]理綸是章達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illegible]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章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

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然一體，所謂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扶音豈有所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子欠缺，經綸自然經綸，立本自然立本，知化育自然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經綸立本知化育[illegible]。之意只日用間，此心底中都流是行於君臣父子夫婦[illegible]。著人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illegible]。在這地物上[illegible]。靠地物[illegible]。去思勉[illegible]。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經綸立本，知化育，一曰不費心力[illegible]。育一日知化育[illegible]，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經

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睹道之教，則是知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雙峯饒氏曰大經是大道，大本是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之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illegible]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朱子曰肫肫其仁，仁者人倫之[illegible]，所謂[illegible]。[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illegible]

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illegible]北溪陳氏曰[illegible]。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illegible]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王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來。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淵，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人事之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衆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業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章極言孔子體夫之德與至聖全戍之功用中，之道至矣盡矣，又思學者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夫，成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於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事也。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洗括謂絅與紵同，是用紵麻織疏布爲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蒲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絅衣以藏之，求錦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人知。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而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爲己，不求人知，雖然若闇然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爲人，惟求人知，雖的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夫若此實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爲有，虛爲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學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餘理。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遠之近，見形甸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

者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illegible]

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illegible]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illegible]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去聲。

[illegible]

[illegible]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切）

詩商頌烈祖之篇。（詩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音剉）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詩五引）不顯說見（形甸反）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以爲幽隱不顯）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與前章不同）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之。○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爲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致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發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詩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詩七引。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也（倫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詩八引）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其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今爲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判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以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平直說到無聲無臭）

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嘗做得已報得箇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而養其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特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簡德實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而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知未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見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畢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節節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騖於高遠引尚絅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終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意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意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致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二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騖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蓋所引之詩故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　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處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惟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性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此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篤恭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敬終之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諸下學處雖步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時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他雖多亦豈若嚴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庶幾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窮章章強會由下學而上達爲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度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之實習之今體有白音於加之嘆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有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標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爲第六大節

中庸章句大全終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言之用）見（元甸反）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有當同）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非截然而二）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格庵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處則無大過不及矣）○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委反）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豈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說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求之較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甸反）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

合當如此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此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自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爲並去聲下爲人同○藍田呂氏曰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發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盡亦用心於且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備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

已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也崇乃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甸反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東趙氏曰天於賦予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渾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

爲秋物之斂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一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

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彼列反下有別同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

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牀皆反獺他達反之報本禮雎七余反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孟春之月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聲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事事便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

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塞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拂便是率性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脩道之謂敎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敎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淸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

殽錯雜（殽音肴錯雜以人欲貫天理故）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
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兗反）逆而無以適乎
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
然（上聲）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
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音扶下同）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
以辨其親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
立矣有以別（彼列反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
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
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上聲）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
差則知（去聲下同）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
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
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
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
者而強（上聲）爲之也（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蔽而不全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爲之品節而使之中不及以爲天下後世法使萬世諸得以通行是謂之以辨其親疏之殺如爲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等別其貴賤之等如爲之立君臣上下尊卑之序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儀上下各有等殺之不同爲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孝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如教民以耕之類）

（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
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
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
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
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
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
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
有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音佩）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而凡世儒
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
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有爲天地萬物之始以超乎天地之外虛無自然爲道不知道在人事只是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不離世儒之訓詁只是解釋文義詞章只是章句之學都不明理管商之權謀功利只是爲事功所謂百家衆技皆非道中之所得者佛老以空寂爲真是非爲性亦不知性無善惡之理以爲教者皆非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
明矣而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
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
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今人做學問來做外事皆是因有而復其性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寂虛寂一箇物○新安陳氏）

（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之事也）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

曰率性脩道之説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見形甸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中去聲下並同）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復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意推之）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藍田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殺必有節

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斯至緦衰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論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子所以不取）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皆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

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如字）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未能者敗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獨其一條所謂脩此脩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脩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爲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

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亦可以不備此先王所以制禮改本

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世不可不循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裎音呈亦近於誣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爲非性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上止忍反於游稱其頴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頴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觀下同及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去聲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

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三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爲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飢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甸反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不見是圖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夫音扶旣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旣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

知矣又况旣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下以見同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急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是以君子旣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去聲已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着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複音愎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再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未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

語勢自相唱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朱子曰。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見己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己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為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

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

琴殺心忌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乎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

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行道意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之別(彼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謂則道有在矣之四方有定位[illegible]東[illegible]雖乎而適南則謂乎此斯則可謂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凡而衣服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問[illegible]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所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若謂不失其是云乎之不可從循是之不可特此是天性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害如何朱子曰不[illegible]手持足履日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爲一[illegible]是[illegible]欲爲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illegible]私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只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般柴須是運得水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illegible]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illegible]衣食作息視聽舉履[illegible]是道[illegible]討[illegible]理方是道龜山云[illegible]之所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illegible]有此病[illegible]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

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柰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大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音祈）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肥也）今瘠（音夕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反）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施智反）碔砆（音武夫石之次玉者）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中和）終之所至極（位育）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下其當同）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倒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音祈）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則已發

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爲致和血脈相承如此○拙菴趙氏曰愈約愈密是自其未發
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
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
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
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
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與歡通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
矣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
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類則應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
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
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之推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極

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有非始學所
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亦學
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
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而其指深矣○曰然則中
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
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
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朱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
有是用方充是體○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
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

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
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
而卵生者不殈殰音獨也殈呼臭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
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
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
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
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
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有
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
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

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
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春秋戰國時之亂蓋
是也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
乖錯唐虞之世有丹朱商均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
可不知耳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
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充其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撥使之一鄉萬物育在家亦只撥使是一家萬物育
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
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
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
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

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〇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中節音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〇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

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藍田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未乎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說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謂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存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謂地乃則可謂方圓是以盡天地則不可謂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曰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當物中是著實此箇具不門或在此著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臨翁指此為

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藍田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

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彼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蘇氏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也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無所知覺也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程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蘇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問：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黈，他口反。黈纊，黃色綿也。以綿為圓，而其色黃，故名曰黈纊也。○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說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音劬。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絇，謂之拘，以絲為之，著屨之頭，以為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纊所塞，先則反，後並同。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故前說雖祭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不能知。纔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一無見聞也。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

猶幸其問紕篇夷反。繆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偽。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者，音並同。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致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後凡言發見者，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illegible]反。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illegible]而不勝平聲。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為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私乎貢哉。閒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當有素。所應有限。雖口當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絲毫髮之差繆。人應物不乎亦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推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而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就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獲也。當喜使喜。當怒使怒。如何就得來。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之。發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諡。句出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彼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

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漢書胡廣字伯始仕至太傅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遷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好利奏言宰相李吉甫陰事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藍田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以禹稷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誅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雖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發肆其姦心徇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其未嘗知義之所在有陷焉而[illegible]人或非之則曰是恐知讀意然實未嘗知乎陰惡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撥亂流俗此小人之竊德先王之所以必汝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

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朱子曰民鮮能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

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接續發明）（去○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朞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藍田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illegible]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之）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正分明交互說）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音烏）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上聲）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閒日用不可離處在人鮮能知其味）（學知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以不可以得[illegible]雖足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知者音至同）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三山陳氏曰上章既歎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過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

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
呂楊為優(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
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
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
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
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
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
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
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
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
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
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未見其止也)
夫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

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
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先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
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
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
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
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
甚矣哉(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

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
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
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
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
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
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
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
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
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

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扶音)何能之
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
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
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
也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爲舜則絶學無爲矣下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呵斥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
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
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
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
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窮約

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
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
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山東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理義之所強得強之中矣)子路好(去)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
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
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
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
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
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問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

(若要直立須用強勢方立得大故要強立○新安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得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能假倚自然中立)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
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
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藍田呂氏曰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使成材而爲曲者遇直者皆在於矯人之才有能有不及使合乎中道過與不及皆在於矯之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似顏子之強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強哉矯自勝爲強)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音素嚮)(呂氏曰素猶鄉也傃之素也)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
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
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
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音欣)論神仙家流
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
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似其說
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
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
語也(廣平游氏曰道不遠人而不可離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以世不見知而悔音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與此若不遠復自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婦之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
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
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
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
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
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
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
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
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

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又非視聽之所及者
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
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
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
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
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
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
皆此意也[illegible]
[illegible]

隱之處偶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
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
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
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混諸
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
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
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
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
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
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

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
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
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illegible]
[illegible]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illegible]
為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illegible]也若何也
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
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
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

問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五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程子)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illegible]不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與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之[illegible]朱子曰必有事爲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神盡以道之體用[illegible]行發見難無照息然在人而身諸日用[illegible]

[illegible]

恐人無下手處故說從沒說之實 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辯(去)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懷自在又却散漫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問[illegible])(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求言發見處一切混亂[illegible]須見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

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盖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謝氏說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音去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音去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滑音骨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七聖者。方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謵朋四。昆閽五。滑稽六。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託謂迷失其次之道。○廣平游氏曰。惟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爲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盖聖人者德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盖言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矣。又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而有光輝之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使誠仁熟而自至焉耳。故不可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安其情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亦若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縣瞀音茂二音務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致字上無歸也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新安陳氏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

問未有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爲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
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貫
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
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
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
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皆人之所切於身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
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
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

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
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
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
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
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
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
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
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
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
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

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
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
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踳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
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朱子曰此
處主恕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
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隷之於主使有臣義(　)曰諸說如何曰
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
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兵器建於兵車長一丈
一盾食尹反兵器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
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

之爲忠恕其跡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
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
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
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
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
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
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
大槩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程子
說詳見論語吾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卻是移
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

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程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蓋於己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下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下同齊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則非背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

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程子曰忠恕兩箇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

强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下同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恕不可相離一少○陳氏曰大抵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疵諸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烏定反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是安得如此又曰忠恕是仁之原忠恕與人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呂氏改本太畧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

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藍田呂氏曰[illegible]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閒不離乎[illegible]之未嘗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illegible]倫外乎世之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illegible]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illegible]道也[illegible]然已[illegible]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illegible]心也其治衆人也[illegible]之所能行[illegible]恕而已[illegible]及人者[illegible]言違道不遠[illegible]事君[illegible]躋聖人亦自謂未能[illegible]疏發者也庸者常道[illegible]信庸德也必行而已[illegible]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illegible]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illegible]

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行而自慊哉行顧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

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厎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纔嫌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耻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廣乎游氏曰自所不足不敢不勉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所以謹之不肆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說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illegible]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

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閉也闢毗亦反開也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茂也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旣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致其所爲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上蔡謝氏

曰程子云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地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爲一故有惡必固敎則與天地不相似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於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己遠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貫乎游氏曰夫子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旣曰忠恕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爲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至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

如彼旣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敎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旣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從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淺反之差而已也

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遠人哉人而爲道與之二矣道之所以違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爲道之遠也旣二而視之猶以爲遠爲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譬可謂近矣旣而視之猶且以爲遠況不能以近取譬手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爲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也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未仁言之

則雖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顔子樂洛音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何[illegible]侯氏[illegible]爲[illegible]

道同又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illegible]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illegible]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盡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亙音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illegible]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

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愨克角反實而有餘味也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

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故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illegible]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illegible]人[illegible]也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幸一日之幸得之則貪爲已力不得則不能反射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己射之不中由吉巧之不至也

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通好醜之說尤善廣平游氏曰素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行乎其中君子素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適行乎[illegible]然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illegible]而道行乎富貴不能[illegible]力飯糗[illegible]也[illegible]不而此道之行一也至然[illegible]難亦[illegible]此[illegible]存亡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illegible]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illegible][illegible]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獲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學者要當篤信而[illegible]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illegible]命以

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君子居易俟

若罔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比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位而行無入而下力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說遇而得僥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二有失焉蓋思所說過也則異於是矣

以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傅音附義同與著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也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僧總老云士人曰命語一默而識之識是識簡其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簡甚或者無以對問東侯氏曰是不識吾不自得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也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先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聖人言之人不須待說之而默

是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蓋因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手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行遠登高之說妻子兄弟者也故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賢遍反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新安陳氏曰又一節釋昭明焄蒿悽愴已見本章句下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問陰陽之盛也而鄭氏曰氣為噓吸出入者也耳目為魄

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先生曰魄者陰之神魂者氣之神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良能是其靈處故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聰明亦何故以血言精明則耳聰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精血也耳之精血耳目之精明則亦何故以為魄以耳屬魄問聲眼精血也盛則聰者之便是魄如老人耳聾目昏便是魄不要能聽說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傳去聲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往也及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朱子曰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

以其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人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畢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鬼若便是細到得將死然氣上去所謂魂升于天體魄降于地斯今所說魄降□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之義甚擿程子說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著可見者言之恐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細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竊乎陽魂遊魄降□為□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抵不過此以但是魂之升落是魄之降下○張氏有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卽繫辭也或問所引已則此皆不重出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一言即朱子神之神鬼之鬼以一備

已下載章句學者熟玩而精察之業以口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寒暑若榮悴壯老之變晝夜作息一身之體而精察之餘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一身之間而精察之餘矣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上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

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諸說如何蓋二氣之往來以陰陽鬼神感者雖微無不通故二氣之感入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其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乃以知之則感之者若也乘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

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蓋張子以為物潰則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蓋呂氏以往而不返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而程子數

言物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若其類可考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生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只說既返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入氣之生生其元天地之氣方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衰衰之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理○格庵趙氏曰其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若其氣方生則是天之理自然有不窮若謂已去之氣復來其氣始曰之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

原之累耳黃氏曰動而不息其神也不推已往其歸也[illegible]故不其神鬼則神不致死之神死矣知其死而鬼致不生神之氣不死神氣盡入也所以神之神也[illegible]明道曰[illegible]說便不是天地之間[illegible]能自言家之看元一般日得方張與元道都士君圖化[illegible]識其字子底合把將著去寫門不之得張推不此知可數以使見道實不曰得先又王如[illegible]神不下則盡甚是曰要是集他自意家思精別神之所以齊[illegible]雖然若如有若是無之為間有須方斷不置可得以去為[illegible]實也曰不是鬼神空中不辟是塞滿實觸目皆是有[illegible]是天地之間[illegible]祖考神

精神使鬼自家精神○朱子曰魄根本老氏說氣竟無只是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

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

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在枝上

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

者不應成乎游氏曰欲知鬼神之德者盍求諸[illegible]其用之在心也其精[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來合則也是正神之德[illegible]不若正之[illegible]可變鬼神[illegible]故夫微之不顯[illegible]不可揜[illegible]

可思也不可度也故夫微之不顯如此[illegible]不可揜也

上可知在其左右也[illegible]

可誠則以物其物皆彰也矣○故不可揜讓之○龜山楊氏曰鬼神者體物[illegible]誠而已

誠體物而明不可遺故其不可揜之如此者何也尚不可顯知此不知鬼神[illegible]矣所謂

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亦不知其

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

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

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

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

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

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以好隔

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

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illegible]

道之形而下者鬼神之誠也[illegible]

得之理之可也言入之德[illegible]

氏解鬼神之為德者謂鬼神形而下[illegible]中庸之為德[illegible]

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illegible]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

之德為形而上者○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

中庸之為德亦是○侯氏曰鬼神之為德與

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

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

順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物又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乎鬼神

也體物猶言幹事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

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知天命是達

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之變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

之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有可易也[illegible]

德者能之如舜之大德[illegible]聖賢皆之此道也○張子曰世[illegible]

其氣性命生死皆得天命[illegible]

受者稟命也[illegible]

也蓋謂在天為命[illegible]

吉凶之皆報則非人事至所為[illegible]

于則其本末[illegible]人事[illegible]

焉裁者宜培之[illegible]德天命[illegible]

德又有宜民宜人者受之天[illegible]

中之以受天命[illegible]

義與之[illegible]

所以受命[illegible]

受命[illegible]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

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

其常者尤明白也。龜山楊氏曰孔子之生非其地也雖其當周家之衰時而猶木之牛

羊斉所相尋於其上。則是潛然也。豈足性哉。○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跖之校之蹠字通。壽夭之不齊
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
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
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
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
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
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夫知性知天者。其孰

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天於孔
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
孔子之所以爲我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
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
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
以汩音骨之哉。○河東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獨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位祿壽固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假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
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昔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

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也。諸侯爲大夫。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大夫絕。旁親尊同不降。所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一爲父也。爲母爲妻爲長子。喪達而已矣。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父爲長子三年。以其爲正體也。故與祖父母期服同。其然本異。爲三年之服。而但加杖一也。大夫爲妻。昔有三年之喪。而有年月。三年之服。其餘三也。以三年二十五月而畢。待三年之喪。自天子而下達。於是五月。而作(?)曰三也。一夫必三年三也。…太祥于十…卒哭而向(?)…之義焉。三年爲也。昭穆之序。父昭子穆。孫亦爲昭。以宗廟之祭有尸。祖爲尊。孫可以爲祖之尸。王父尸。祖爲王父尸。不祥於昭穆。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不得以爲父尸者。此婦人祔於皇姑。皇姑者。孫婦之所祔也。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之子祔諸侯。大夫士祔於大夫。附者小祔。凡男子祔於皇祖。大夫祔於士。士不得祔於大夫。…。

親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群昭群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謂公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謂賢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能執事者。可以爲祝。可以爲祭。序事者。昭穆之序也。賤者可以爲祝。而不能執事者。可以執爵。以之大小而序之。以逮下至於其賤者。使其賤者亦得中其敬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祭而燕。則尚齒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也。宗廟之義。以貴貴尊賢爲先。則親親長長之義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是則尊賢之義也。人君之尊。尚其義也。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序昭穆也。以昭穆之序。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此所以辨貴賤也。

也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王帶尊於也也故太宰贊之也則大宗伯佐之祼則又卑於也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醻尸之獻下侍群有司更為獻酌此然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為也序昭穆親親所乎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稱酌逮賤燕毛序齒尚思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事乎愛親君不敵惡忿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閔之其是也事亡如事存若壽必見其所際者浸也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貫乎游氏曰武王於泰〻〻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皆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書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其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也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為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即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表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假矣革恒行欲帝秦魯仲連以序言折之行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逆迎於獻帝之未而不得遑彼蓋知利害之實也習謂至使如文王一言一動須帝之則而反益號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須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悔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正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皆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

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滅天下共可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之借報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況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安誠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卒數之見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元武

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弃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違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若安說也○格庵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蔽氏也當考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嗚微之謂恐嘗或慢而不敢歟則所以盡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〻廢乎清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證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乎道而與鄉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音育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

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還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朱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或之府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以孫一曰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乃祖也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下同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音于晉應平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

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格庵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邘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必陳而無所

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平聲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公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

與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大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朱子曰韋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於大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二廟不毁與親廟四而已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反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

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

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格庵趙氏曰[illegible]而有常數者禮也[illegible]功宗[illegible]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宗[illegible]春秋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周已遠矣實王[illegible]但且祀之則是廟不毁可知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illegible]七廟數也[illegible]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

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為過矣朱子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且如何恰限取太甲大戊高宗為之邪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邪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毁得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大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

(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曰然
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
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
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
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
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
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
反)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桷(音角榱方
曰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格庵趙氏曰山節謂欂櫨刻爲山形即今
之斗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

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斲削也礱磨也○倉楹者倉其柱也斲桷者磨
其桷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
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
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
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
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爲禮略矣然
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
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
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
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

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
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尤不能備獨天
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
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
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
旣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
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
矣(宋子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救正其弊至使太
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
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孰

之心宜亦有所不安哉)宗廟之禮旣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
終不能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
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
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鄕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
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
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
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
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
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
高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思

（帝禹東朝夫樂宮□闢往數躁遷民作禮道方戎申南面季事內請問□□何自築復通為服衣宜月出……）

（……作者以□議宗廟……）

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感異端徇流俗之爲。隨而不知本於今

其常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

致於此也。（朱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因不得為無失於使……）

（之禮。楊氏所謂二帝三王之禮。所從一轉變之故……而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之……論哉此。）抑嘗觀於陸佃之

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

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

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

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女乙反）其事而嗇（音色）其傳

耶。嗚呼惜哉。（朱子曰。神祖……未及營表世……事以語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然陸

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佃謂昭以明下者……）

（……）

之（……）

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不從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

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

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

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

淮爲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

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

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

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

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

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

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

而深辨之邪。（）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

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

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於義理）

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拂音)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同橫)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

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 下文非明知則知為[illegible])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

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illegible]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

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illegible]故先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illegible]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illegible]

（大臣得以總其凡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者不少矣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名……）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之道也（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斂則民有餘力有餘財而樂於勸功矣不竭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許氣反）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上去聲下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者也）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西山真氏曰如周封夏殷之後……）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直遙反）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上貢下曰貢……）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婢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乃甘反）季乃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傳定公四年……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七余反）所謂妬（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史記鄒陽傳……）

[illegible]國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息亮反)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

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遺(唯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illegible]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去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究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illegible]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illegible]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

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下如好同）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下如惡同）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

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聲）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龜山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

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純之）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眞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惰者常惰扭者常扭無一毫差錯使侍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然而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之豉反）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純屬氣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未

眾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去聲）眾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illegible]）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聲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彌反）盡，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則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使形見於外然誠者眞實無妄安得有惡不幾於[illegible]同此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之實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哉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

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亦可以言誠也

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累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illegible] 而言故天之道實理自然 [illegible] 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 [illegible] 曰主一之謂敬 [illegible] 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 [illegible] 讀者深玩而

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芳服反反復音同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形甸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群書凡天下事事物物之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學不可粗略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之交錯綜 [illegible] 有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方能盡師友之情而親可辨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於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凡事所得則可以辨別

發理見分明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 [illegible] 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 [illegible] 窮理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 [illegible] 須從博學起的確然不可易然後 [illegible] 守之方可守固

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積音累力水反後同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求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約也爲學之道造約 [illegible] 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 [illegible]

[illegible] 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有成心則不可與進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 [illegible] 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

故必思息嗣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藍田呂氏曰不發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命以之於我制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眞實道理如此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誠章人道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之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自了之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致知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雖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故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途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

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道也。程子曰致了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蓋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日昭早閒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矣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廣平游氏曰自誠明自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本不得而錄也(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於命也)蓋

贊窮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天只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至如是皆只是一說更不須節次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天致則亡準以是一理心天人所分合人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彼列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亦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

盡得己之性，須是盡得人之性，物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命。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盡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見前篇

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illegible]

固有者不然乎？是吾生所有也。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理之德，所有皆同。

明暗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以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昏明；稟有厚薄，故為強弱。至於理之所同然，顯而[illegible]

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

寒有倚有偏，知不故人之性，則物之性，[illegible]

若人之美然，人之有近物之性者，不盡物之性，則於人物之性未有不盡者，亦[illegible]

乎此，於人之性，閉塞偏正無所不盡，則人物之性未有不盡。

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贊天地之化育矣。故行其所無事，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矣。

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鳥獸孳尾希革毛毨，無不與知，則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可知矣。

之化育有所不及，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贊之而謂之參，天地非人不能。

下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至誠為能盡其性，一己之性即人之性，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盡其性者，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皆得其常也，故能盡人物之性。

人之性，天地之性，盡天地之化育，[illegible]

其中矣。楊氏曰：能盡其性者，則萬物之性可知也。若其誠心能盡之，[illegible]

兼次也，贊化育參天地，則數雖多，皆備於我矣。

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物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能盡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以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曰：問曲[illegible]是曲，若是人只[illegible]全體

一只有一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不容須以何下人有先後漸之意其[illegible]

程子之言大意如此。只程子[illegible]

或為氣偏之所使，直以曲為偏，使是發見之偏，[illegible]

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稟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

與養由基射者[illegible]

亦王曰[illegible]

中日王[illegible]

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功，見如[illegible]

此務之[illegible]

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

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

程子曰：[illegible]

則見其高於偶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成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自心而從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者心也隱微之間鄙詐不苟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動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為[illegible]以為良熟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則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象形倚傍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

物故著著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物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惟能有誠者在一曲也則誠矣與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以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之又焉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必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久其特入城置此茶果特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懷同乎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

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斷上聲下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illegible]

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極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爲體而仁之所以爲用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爲物終始天行也誠則所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僞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斁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爲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耶（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也君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上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者用功事也）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上二字雖密而意則踈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廣平游氏曰其爲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二則不已故載萬物惟則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呂氏所謂不已其命未已其德忘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

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下同）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夫其言矣（藍田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夫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石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蟻上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勺而責其生數能殖貸財之功遲亦不思之甚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密（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

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
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
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
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
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
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
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
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
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凝焉皆是一

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良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所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
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
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物而不道循人禮事而無不在也而誠
無一物之非仁也天天曰明及爾出主持行無一物之不遠也不學使性則
不致虞大實者無所立其誠不於失持拱之宜矣學德性猶據於德
也問問行者學行者知行學問也致往行所閣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求
得函発極高明實遠中齊之直故紋實大極高明見引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證知約彡識前言往行
以畜德擇菑業而知新室思息未完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學來行其義也張子所論逐句
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求于曰學者注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因之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貫乎

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陷
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然須更以游楊二說
足之則其義始備耳。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欲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然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學其所聞行其亦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
不該備見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乘而研幾故緒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雜乎方今則無
方矣矣也未諸乎庸今則無道矣離形去智廣然大當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成屬可講之處不覺於薄
而無孰乎故雜之以道中庸高明者由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禮也寬山楊氏曰尊
德性而後說致廣大致廣大而後從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從盡精微而後學擇中庸而固就之入德之
序也絡應知氏曰氏子言透句爲素呂氏因之謂氏以逐句相承接爲是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
一節承下一節爲覺素貫其義始庸游氏分別彼列反至道至德爲得之唯

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
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
至誠而已矣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
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
矣廣平游氏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
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
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
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旣誤矣而又
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

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illegible]所以微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體其是乎天體天所接也後世或以[illegible]之言尊成以為汚皆不知天者也依以[illegible]其人然[illegible]行其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一者常相[illegible]也為非其人而稽於儀卑群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高何至道之疑哉）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約而[illegible]中也○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也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無二王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illegible]於書傳[illegible]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illegible]）而跬（[illegible]）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illegible]六藝[illegible]外史掌達書名于[illegible]大行人[illegible]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illegible]聽聲音）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

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隷書爲法而周制始改。脩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illegible]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下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强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爲紀而與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變更制小篆隷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鄭註之說）唯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食允反）也（藍田呂氏曰上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指考自驗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以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去聲）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

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質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俟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通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疑）動兼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下義反）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烏）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言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下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禮運篇[illegible]）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述職方以其序書序職方氏之篇見周禮夏官）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illegible]）若曰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音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illegible]

於是哉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筴註筴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以辨於義故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直上於至誠者無所繫卞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至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宗不周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能內有以通天下之志足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全乎之德也天下之大經充品之民尊也凡為天下之帝自治可名然經綸民彝為大經緯綸者因性衍理而合之[illegible]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所以其[illegible]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猶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

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此詩真謂其為消不顯如詩敬止為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也止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溫聖偏傲有商推欽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一道、求也知不二本使是為恭而下天下之然文曰君子之過事雜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許私智

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論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而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當去聲下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幷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蓋田呂氏曰不[illegible]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illegible]信未實德而百辟不怒而威者豈有他哉[illegible]毛謂一之德無意無我非思勉之所[illegible]天之爲物不可見不可[illegible]臭之於形○不勝有物而[illegible]可知矣於人不動而敬不言[illegible]乎德不爭大於聲色然後可以入[illegible]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之盖田呂氏[illegible]其知風之自[illegible]臭然其理明達暴著[illegible]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盖田呂氏[illegible]不待言動而人敬信[illegible]本以

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寄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illegible]其於三知未免牽合之[illegible]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illegible]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illegible]無聲無臭矣[illegible]不由也[illegible]蓋田呂氏曰[illegible]

貨色親長上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蓋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惜也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言於學所結府無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然因性而已故曰不假人爲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也

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流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而其取諸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迹也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河東侯氏曰自不動而敬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或問終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爲別次以伯子叔子爲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一爲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貫通始終洞然而無纖芥吟味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於鄉昏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備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發也今自此以後方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於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所以字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以豉反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盡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費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簡難理會處便變刻畫百端計出只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卻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著是虛其心如衡之平未可先立一箇定說論先把一說爲主於中使如秤盤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持如何得鉢而之正易其氣著以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然矣○雲峯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簀有曰讀

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

雖孔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謂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逐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問方是切實○二書若使恁地誦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讀容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讀論孟須是切之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蔽學者之用功克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否大病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究無杯貫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反讀著陟略反語助辭下同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啓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人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illegible]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即協反洽耳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illegible]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illegible]

讀論語孟子法 畢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采孔子事其要於此)孔子名丘字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其先宋人(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紇遂遷于魯)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作)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爲樴(音特又之式二反)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問禮於老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多事故欲絕滅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何可使往晏嬰子西問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illegible][illegible]所行)(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強上聲僭子念反)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汶陽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許規反下同)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止也)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祭肉也)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了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illegible]不能安季孫既有所[illegible]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

没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
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肹以
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
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肹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
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按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
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

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
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失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
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
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所安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
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鄭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州人大所富得民地謂之采地如言猶有是君之所將書故之書社地
言以此養其徒也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又反乎衛時靈公已
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
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
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峯胡氏曰前說若要看太史公書法又
安有文公刪後書夫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十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
所考故不書邪以未嘗遠來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
也孔子年六十三而當哀公八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
孔子年六十八矣三外特數之齊於書法可見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
何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
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
其不可爲矣夫聖人自知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
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
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

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又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紋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成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說其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千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其遠而當時弟子蓋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者若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說爲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何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於因柳氏之言斷而哉之以爲此說此所以不取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爲其尊之亞於夫子也爲明吟至於閱其旨求亦或切子則門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衷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詞話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聽矣人則指故也生是故難讀蓋不學樂得不能安強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得卻服不能安禮從適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摩不可涯處也如比營以求心淺得定之豈不大有從難手方其實有記笑以言語人者說書處巧言今色令亦仁未能集貴暇而恥思衣惡食者讀之豈知數美敏水曲脈而就之來妙意義注心於利求爲已不已而有頗實之患者讀之就知不義之當貴直如淨雲論最詩詩聽我說說者讀之說知回不於師書紛爲全識服膺遵此而註益爲當學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篤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高不樹頻看時之況所謂元百後亡著文當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邵子慶源輔氏曰寄之而致繁克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若是以見於手舞足蹈者也○雲峯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於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無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舜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此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實能使○問論語如何讀曰定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誦急不得著功功不可急所謂不可量者豈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未盡不至處實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意味深長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己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況不可得而觀之所可見者猶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紀孔子言行也無讀而味之玩而釋之推何行之於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上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有長意味也引無說只是涵詠久自見得○論語中讀若越見道理無窮今日諭得些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 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矣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此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他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據推斷於留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適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ㄱ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ㄱ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子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者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處說緻閑字挪箇正是學要字ㄴ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ㄷ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ㄷ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諸是ㄷ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明氏日其其也正訓也本執某也無王訓借於以明此也義之爲言本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着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ㄱ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說其姓名如學而首章首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ㄱ集註內粘前節之說於下句首是解比句文義最前節之說於章後若是說一章之大旨交反覆比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雖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ㄱ分州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章而通言之蓋學者

先明逐字文義外氏明逐節旨意外復通章之旨義也每章只發本章ㄴ旨者附註後又以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示其發亦殊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集註序說 畢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爲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揭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三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即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焞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行實踐而吾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從其作爲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也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爲是詳複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爲足則其爲疏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其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爲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爲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爲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峯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爲或以所爲爲所行殊不知汝爲周南召南集註曰爲猶學也論語曰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代爲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此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此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以不是知行二者於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復性分上用工

習鳥數飛也

音朔下同

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

曰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〇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〇問學是知習是行否〇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定是習待將筆去於成說滿字這是行底學全仁得一氏說日寫一紙又則日方一紙亦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皆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此備是知得不分喫終不能有者之〇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類事堂齊之不問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若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〇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〇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〇厚齋馮氏曰習鳥鷇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外見真不能自已〇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進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閒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背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捍生立而無可嘗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誠悅學矣又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為精學與事相安而所能者在同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先其所學而知且能者立有自得於心而不兰以忠久吉是其中心油然悅惟之味雜多泰之捻於口不足以前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況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雙峯饒氏曰習字謂重故重險謂之習坎時復扶又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

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〇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雲峯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〇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合程子二說以見學習兼知行言也

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側皆反立時習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然耳聽崇祭祀時〇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數講究之義似皆偏了〇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推以時習於行言亦始以坐立主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始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〇人獨說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易能達於外非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辭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推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君與至達者理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於之則所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之必須充成不獨成矣〇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焉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〇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夫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於以自多君子存心樂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何問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〇信從者

衆是以驗己之自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一致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慊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小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其可樂之實耳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實其能與爾此明非以善及人而見其善得孰能與於此一實字無一有軒寺之樂氏曰有己之善明而驗己之說以及人發明之善也人之有善足以相資而得乃朋來則善亦可及其斯人性皆善矣發明善之意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朱子曰以程子說爲未盡發於中而樂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於外也越乎外而發耳悅則自得於中而樂則充於外而未發於中越乎外而自然樂是變化氣質自能中而自說與樂皆是人在中底皆能於此樂底樂乎說字文言發在內樂言在外言則之是說與樂對上曰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不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不知在己至公而不加私也不知不知乃何是自家己新安陳氏曰學是爲己知不知是人家事何加損於己哉不當有所慍之者故不慍之也與己愈何要自己飽他人必問外知不知在我事所謂學在己者譬人飢而食只要自家飽人不知亦不必慍乃是不知有所慍之在我皆要只是不知而不慍人問是外人已當不然知人事

雙峯饒氏曰有朋不愠只是自家事專主也尹氏解此一節人正言故居先大夫亦是饒氏曰切問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子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朱子曰公而曰說是深然後能樂樂之之深私己之慍猶可說能樂之後慍不慍則深然後能樂樂而無慍不知不慍之深處君子胡氏曰說是意後善性情之含而怒意無不慍學習之功也是皆一性之功亦發也是無悶是一有功也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此不慍者不知不慍之不知者也故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見而無悶出易乾文言此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難去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不知而不慍曰人不知何以不慍曰人則是全不自知朱子曰只是心不知而不慍平生大事做工夫不是人不見知於人而不足道也但慍人之不足道也故慍是比看得便是不知不覺不能知之意也全無這般心中不足數者慍是積累到盛大处到便是己知不知朱子曰有一之便是非十分成德之人君子之樂則不知不知以慍其所以慍也不使人不知不動起不見君子之學之至不知而不怨不慍者其所以慍也使人不知而不使知不慍是其所以不慍也則不慍者不知不知以其人則問人之所以能得人不知而不慍之不能慍人不知而不慍則其心之所以不慍的知不至是心之知不慍之所以道不慍者不慍之慍不能慍則乃其所無慍何以朱子說不謂不以不慍者知不怨不是慍不得程子曰有學者雖以是而心不知不慍然之學不慍人不知不慍不知然不慍不慍者學始以程子論此曰程君子之所以慍不慍不慍人不知而不慍之慍也則不知而不慍則所以不慍則不慍者不知而不慍人之所以不慍也然則不慍之意不慍

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問集註言君子學而至於成德矣故又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之有自來也黃氏曰此過是不言學而非一己之事勉齋黃氏曰君子之學豈學而已哉學之正道而其熟也深而不已然後始終有序而成德是其所以成德也者雖以此章言而兼有所成也者始不已而非學以始以終不已乎不能慍之者不足以語其成也不亦然後可以語君子而又正其始學之正而後能有以成之也學之正所以成其初也不失其正學之不正其於學所以成德也故而後其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則成德之功也饒氏曰此章有三節成德亦在學以學此說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其所以成德之功也

又以不已爲學之本亦務本之意

胡氏曰此章只在第一句上其工夫只在一習字上而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皆習字中來學者必貴於此

新安陳氏曰此章六句皆是重習字學者必以習爲主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此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以不足以言成德於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之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深有意蓋有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學者須要子細以爲深有意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並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新安陳氏曰孝弟意在善字上善事二字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犯上不必至於犯刃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是小底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音佩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爲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合而言之則四者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愛之理愛是情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是自仁之用說出愛是仁之用仁是體仁者愛之理是指情爲性了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周子說德愛曰仁猶昌黎博愛之謂仁之說是把博愛做仁了就愛處指出是仁若更無本之謂仁若說孝弟便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仁字屬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仁之流該貫出來底事是孝弟之一事也仁就始上說仁字之水流底三坎只是一坎流行上推盡愛物是第二坎推是第一坎孝弟如水之三坎以及民爲其說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之則是一坎以及民是第二坎仁民愛物是第三坎○愛人之心勉齋黃氏曰人心虛靈知覺爲物之所備者何也此中有一焉是德之理心之所謂乃心之德也義禮智信皆心之德而仁爲之全體故曰仁者心之德也又曰愛之理有以及於人心之理仁則包四者也故義禮智則無不包者之名仁之所以得名也○諸儒論說以爲仁之所以爲仁者當推之以至人心之全德則仁之用也○雙峯饒氏曰包四者則知仁之理可見以不見仁以愛之本體仁不知仁者無以明之故以愛言仁則不見仁之本體以其發見於用者明之○愛之理仁之體而愛之用也發於仁也仁發而爲愛則愛之理何其所以能愛者心之理也以心之理言其體則仁之中無不具仁之理何以見仁之所以爲仁者以其能愛也孟子首章是言仁義又以仁爲心之德故以愛之理言之偏言其指則在發見故以心之愛之理言以德之愛之理何也集註以愛之理言仁者語以心之德愛之理何也

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事言者之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故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朱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君子務本言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君子之言此節則專言孝弟○雲峯胡氏曰上文是泛言君子之言之本又是泛言凡事又言君子之爲仁之本孝弟爲之本○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德饒氏曰孝弟是小底順德也犯上是小底不順作亂是大底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

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爲道也○朱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字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

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是以其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講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躰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得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內不止孝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土河溪言本而不曰根柢拔林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爲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得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曾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

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於己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爲仁以孝弟爲本亦可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曰是道理都在仁裏發出爲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漸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次序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與如一粒粟生出苗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爲愛之理而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仁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端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體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湖既以本待根也然則孝弟爲仁之本仁爲孝弟之本問孝弟子愛此抽民曰本之爲根則本爲其所以爲本則其行之以孝弟爲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爲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發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有所謂之是少君說鮮矣則未以爲總無孝弟之人鮮未有犯上之事那皆室陳氏曰孝弟之人天資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大過可保其決無古孝弟之人吾得好處多不如愛少○害常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乃有子就枝葉發論究竟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安陳氏曰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illegible]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下會云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朱子巧言亦不是爲恐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心不可心在那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本心之不在只得別之仁○巧言令色求以說人有其心之德是不待害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人則失其本以心不在德也此心不在務外只是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是大段容惡底人然心已在外不是求仁人巧言便令色到惡處難亦未是有德說之氣聽則心學者於外養而用力之地若然是有就其於巧令以容辭人之氣之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仁矣若然是有此於巧令發禁躁妄切求溫仁之要體當自家病痛自乎又直口內小方外人許之以實事乃直是爲己之心實內巧往言則令雖色與之巧言令色者故聖人不惡之然○考問其偏者省信言飾辭僞

論語集註大全卷一

子所謂以巧言令色也譏所所以增飾言辭而務爲所以令色也所以病也○發其甚者可以察其所發見有餘之所人而心之意如悅人與增飾推言辭而務以悅人爲之類推未有所而爲言以飾之矣

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直是夫子言非仁何鮮也仁朱子程子

○程子曰夫子之言巧言令色者不迫切而意己獨至以此求之仁者以爲聖門學者之所以少其所以求仁之急也○聖門之所以教人必以求仁爲首故所以言者以此爲學者識其所以戒之意也○爲己之學以仁爲務其所以求仁之急者常識其二者之所以賊仁者而戒之可也如此則○欲學者知仁之急所以爲其所以賊其仁也○色爲甚者知其所以賊其仁而勉之也而勉求之乎齋黃氏曰荀心存於內而知心無私於外則務當理而悅人者也○以是爲聖賢之學也東陽許氏曰此章作大亂意是以剛惡人此觀人者之聖賢未嘗不深戒於此也曰上章犯上作亂者以剛惡人柔惡之聖賢不深省學者之非仁其辭甚嚴蓋學者知言者意多正色○知巧言令色之爲仁只辭就此句翻轉看則直言正色○知爲巧言令色之爲非仁然則○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廷平其先生所謂不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謂不當理於而

心理也者推者此非仁也夫言之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此心之德亡也包含而言之則本心之德甚廣註又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於言色上致察故說巧言令色○至於因外之使人以公也爲人違理皆以私意而爲之所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之言程叔子之言也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程子云○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齋程氏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心之所發出乎上言之也以所存乎內言之也就事上說是有此事○未發而不欺○以實是就事上說是有此實而不欺○不忠而無信也有表裏之謂也者未有忠而不信者也不忠而無信有此實事而無所違者也盡己之心無隱所謂忠以事之實而無違者謂信也信是忠之驗表裏之謂○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是忠之發本於心是而信之則爲忠於理無違發見於外爲信爲內

論語集註大全卷一

外本未有於此已爲見於其物而理會曰於此是一倫之信意曰○外只是一理內事發見出於外無忠實只在內面是忠信之實以外皆是信陳氏曰從內而發出於外一而實不在一毫不盡是忠發義曾子曰門人是內面工夫却於外使到錯了內○外只是從理內而發出於外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三倫之省曾子三省一日之間自省其身朋友之交事之實無有一毫不盡其心爲人謀不忠信不習皆非是自省之事也曾子以此三者自省無所得有在心自是其不忠不信者事乎上有實不得不省○朱子曰曾子却是見得大體了○只是一事省得他却不可別不底以爲急務者事不是當此得便一齊省○過即改之只是小事不是省便與他改○事也朱子曰有省時不好處便日夜做工夫去改過了○程氏曰君子之學便自有所省三省之事也不得以三事蓋是剛大休象也是心易得自然省察如此平日省乎身也○新安陳氏曰當以省乎身不盡之未有德而程子曰學便有所以爲本○陳氏則曰段段君子之德欲其無過則有所省而改之以心本乎身不盡及此使有自則省段石之無易失只如此○則加勉非集註知曾子之所以盡其心本不盡及在此有○則則加勉非集註二句知曾子之心本乎則三失將四又生可矣補此日省勉之所不已盡之

此心而已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勉所未盡之其自治誠心乎已則三失將又生矣曰省勉不已之

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
信爲傳習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
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
已○爲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
是不忠○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
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爲人謀而不忠是主
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子細致誤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
事一似爲己爲盡心○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
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
勿令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

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以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則指明誠
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闡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
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
諸身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
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爲莊周之類獨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
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
泯彌盡反盡也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指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
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歉然有所未慊
而念有所未得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
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
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已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
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
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雨化之章朱子謂擇非不明白曾
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
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者如農人種植
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沛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
隨事力行之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惟止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爲早年事加三省爲
晚年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
並去聲道治也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謂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
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一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
必大段費力考究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
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敬事而信者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過

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方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本問敬以事言而信則與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從其民之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以發於己敬則施於民者信時謂農隙去逆反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達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能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令與是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應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雙峯饒氏曰左傳農隙講事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程子曰此言至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

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第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爲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以敬事以下論爲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根本都在敬上其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愚謂五者反復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方能信能敬能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能信而不能節用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能節用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以時使不以時却是雖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新安陳氏曰推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事一自能信能信則必敬所行事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

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又自上而下相因如此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又自下而上相因如此以此敬去做事方有分曉若不敢簡便所爲或更胡亂做事便去須要變權勢所移這這或爲不利害所動信有前日出此好一令又得或好或不便於信了如去補這不敢便是害便能如此是出於一時之好既以著如此別下令又或不信夫於四時更不然只知信固是好然政一出堅如金石所令行一下一工日心或所有而生不可移易此信或去節用有於家而後能修之則倉廩不好却害於信故節用又須著去此節用方則是自如所今只其所好有而顧飢荒不得吝嗇又且去節用有節用以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厭有荒飢是不能去節要所心有下已至於所理由則凡民有惠而不能發底則亦振廩恤貧了又捐之財以爲禁城之鑿池是知捐惠用而顧不可以已吝嗇事倉廩又節用了成又須愛人民則又節用須使民以時愛民之心方用當耕夏來春來冬至自獲不去做隨時便使便又以恣空了如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扶愛人所以不可不愛民須當隨時使民之時方用民不得其然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用民不得其所則是因矣此自上而下相因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下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相節之謂)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衆人 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又問[illegible])親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illegible]問汎愛而親仁[illegible]此親仁亦是學文[illegible])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殺各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勉齋黃氏曰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illegible]亦自大段好是本學得[illegible]人須是[illegible]便有此等不學文[illegible]先學文耳[illegible]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illegible]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illegible]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然後學文也[illegible])

(實為之者矣文謂文藝之事[illegible]言為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illegible]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illegible]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illegible]行有本末先後之分[illegible]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illegible][illegible])

先本而後末也[illegible]先文而後行[illegible]知行之先後[illegible]不可不察[illegible]雖可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illegible]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illegible]朱子曰[illegible])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朱子曰[illegible])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雙峯饒氏曰[illegible]朋友之倫[illegible])

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
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上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曰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
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
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
抵皆在於務本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

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踈工有漸可[illegible]可學之類方為聖人之以心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大件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於行緩全先後而不可以論其仙不可使未勝本纔先名非觀生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漸則不如此若子是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扶陰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偏於子夏之意歌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仁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資之美者人固有作氣質之者粹而所寫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皆是心存乎誠果近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內曾子務實行而摭伸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說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嚴言事舉揚淳錄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自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聲為善則難故學者
必以是為主焉[illegible]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數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是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段遮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實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事不誠什也曰聖賢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來分明有主客必時提撕堅起來○陳氏曰主與客對客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
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誠而言之

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所謂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語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問必擇勝己者爲友則勝己者亦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求不如己者又不拒其來者而却之我未勝己者也○則交不如己者未童蒙求我也則友不濟不己者狎侮豈有益而不如我者亦能有益交明友有益者求其勝己者大凡師未其賢於己者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有勝己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勝己者人取友見其勝己則多遠之而不及此所以不好學者之病則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之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之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若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則善日長過愈深今人多是憚難而苟安雲峯胡氏曰此心爲之有愧則爲過自治以勇則過可改日長而爲惡無心失理爲惡了心失理爲過善必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慶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

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輔氏曰威由重生而先言威便文耳

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illegible]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illegible]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illegible]

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興識易之蓋喪罕有
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
俗往往然也推民生厚民德本厚也隨時不勝復其本然
晉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
悲痛之情切而哀與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易
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
治之情又似喪死之禮如禮記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而明於捨者必誠之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必盡孝
故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則
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如其將
爲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所如此亦民化之其德
亦歸于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勤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剛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西山眞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燥暴也厚去聲

良易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下同平易坦易且如白直無險詖之心良諒也

恭莊敬也。西山眞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

儉節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眞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

讓謙遜也。西山眞氏曰謙謂不矜己遜謂推善以歸人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此乃盛德之光輝著見於接人之際者○止此

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如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

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謙退不自聖賢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卻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妙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峯胡氏曰溫而能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曰溫溫不言厲不言猛而不言威皆未見其盛德之形容以至於此言不言處可見○勉齋黃氏曰以輝光接物者言過化存神之妙乃是其德容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此謂和氣象之中和所有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則謂聖人之中和氣象不可推人三十字皆是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則當時之所以溫良恭儉讓而得之謂與不謂學者推測之其不可不辨也

張敬夫南軒名栻字敬夫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饒氏雙峯

民好德之心固有而易蔽於私欲之害 [illegible] 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爲人子者言 [illegible] 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慶源輔氏曰 [illegible]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雲峯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 [illegible]

觀其行 [illegible] 未改其 [illegible] 三年無改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illegible]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illegible]二樣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此勉齋黃氏曰[illegible]如天子[illegible]上公九章有等數[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天理[illegible]人事[illegible]在中[illegible]在外[illegible]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自然[illegible]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新安陳氏曰[illegible]和字指禮之和而言[illegible]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下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之即節文之節[illegible]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朱子曰[illegible]禮中[illegible]和[illegible]○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八教致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簡敬二便不敬矣和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知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發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生便自有箇敬意謂氣蒙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和及相成以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便是禮合於禮更是和如君臣之剛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自然和矣○西山真氏曰大嚴而不通乎人情故節文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許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朱子曰[illegible]

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illegible]去和固不可便指為學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illegible]字未子[illegible]之論只[illegible]禮而不及[illegible]節六字盡一章之大旨[illegible]體用後[illegible]全體[illegible]說章前[illegible]不如其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自然之節有和體用總說禮之全體而全體則[illegible]有中和節之禮[illegible]便是全體不[illegible]如此也有中氣[illegible]之全體如此其節[illegible]和有全體而失其中者未免不奏未[illegible]則倚於和[illegible]之和失者也[illegible]之和也一本偏[illegible]此不可行之矣倚一也偏乃字[illegible]之全體[illegible]

是則失之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曰以信約人貴其言之可踐而已見於事[illegible]約信[illegible]）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胡氏曰信恭皆以本體為言約信致敬○雲峯胡氏曰義者人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illegible]）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朱子曰此言信[illegible]若不度之於義[illegible]）

[illegible]

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illegible]）

[illegible]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illegible]）

顧輔由是也依失其與者未得其旨言之失止初之其宗
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從之有待而言之足以為君子知之有
所因也求不失其親者又異因可宗宗主之矣又賴其文
如因徐辟之因不因猶使也親又較厚可宗宗主之文教
其重初當謹其始可觀者從而主之可也於此言人之言行〈行去聲〉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三句上〉而慮其所終〈二句下〉不然則因
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勝平聲〉
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言交際也言可復
使是行以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信近義恭近禮可因
不失其親是交際之初後來方便思量到是可與
遠恥辱亦可宗是以後之事使當思量到與
弊處仍苟且問是注因仍苟且做一一胡氏曰此章固仍
因循苟且是注因仍苟且做一一胡氏曰此章固仍
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言必合於事之宜恭必合於禮之節
不及人也則因皆不失其親也
要知人則因皆無失親上擇而交之道也

三人之事各有所當然者皆非相因之辭
人事各有所當然者皆明理者能之

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見得〉
家心不常有一箇合當緊底事在而不暇及此求安飽〈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而不暇求安飽〉
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
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
及言常苦於有餘以其難於行之常苦於不足者以敏於事
行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曰中庸言凡學問思辨不敢不理會之事皆當
此訓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
謂好學矣〈朱子曰不求安飽只是說不就安飽上做工夫不謹言就是〉

〇有道以正其是非則不得其所從有許多工夫雖
亦徒然也此章非但不當求安飽不謹言不敢正有道
而不謹言敏行若有甚差只是謹言敏行亦無可取正
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只謹言敏行有道可取正有
無者字人類之言如此周〈朱子曰道即事物當然之理人之〉
所共由者也〈朱子曰以其各有道即理而也以人言則謂之道所由之理則謂之道〉
道氏曰學者所由之道先王之道先道者所由也
此可擇不可謂人人之所共由之路是先王之道
道有一宗能指由有人道之所共由此人之道身與路也
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
〇尹氏曰君子之學
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
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其學仁義而差者也不知其所以〉

〇胡氏曰此章之意人各知有己而使人皆自私自利者
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皆自為其身家為天下國家之計
會此天下之人皆自私自利而不顧義理
義者制事之宜人處事自為其身此乃天下之公
於此使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此是不知仁之大而自
蓋天下之人皆是無君之義墨氏不見其理一而分殊
差其分殊等之不同也
也是其分殊之理
無父所謂此篤學者之志為不以求安飽為心
氏曰所謂篤志力行者以敏事慎言為所行之地
言而以此章之旨蓋謂好學之實在此章之言
後見其所以為好之意必敏好學者之志然後見其無
自是以無所以見其所為學自是不求安飽
然後見其所以為好之志必有正之以有
路必取正以見好學者之志然後見其好學之實
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餒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

張則氣適以盈而矜肆故有恃而驕為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illegible]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illegible]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illegible]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徳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疏密○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雲峯胡氏曰常人一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有明之病宝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此說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責磋琢必責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擇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旨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灼之行以衒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己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病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者必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也○雲峯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焉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記之終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被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字只欲人知己之善下知字却欲知人之善……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〇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前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物者未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幾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盡倣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喜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指字處不必更云不失不此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旱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說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有也其證尤明白若違云不失則似失之急文近於費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條觀之而祝氏定本爲尤信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〇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說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義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〇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爲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二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爲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閒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〇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〇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〇新安陳氏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〇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朱子曰不是環然全無作爲只是不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爲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爲之迹耳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不又況以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似〇爲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〇慶源輔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爲政而遂欲興爲則是怠惰廢弛而已

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慶源輔氏曰范

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切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蔽如以一物蓋盡衆物）思無邪魯頌駉（古熒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爲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分其中偶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推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內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了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其思欲其思出於正故須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誠饒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也人有偽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皆人知其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學詩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如冠禮儀禮也如士冠禮[illegible]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illegible]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illegible]）○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

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免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爲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文字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貴要信向之不齊雖是成之以德曰有大過不及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稟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威者不能齊一之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氣民讀法之各紐扌偏其者正作以齊民也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何必各之爲爲寸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向然者敬之以德從則於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復仁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內不知不事之可惡又變能進於善邪〈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急率民民觀感必也然下化民人十身也六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則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之深厚者無大過其本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爲民恥於不善此勸威及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政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去聲下輔治出治音同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

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廢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朱子本此句折之而分輕重爲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貪下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政刑本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微不好宜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以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古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某達後而於意是況聖人謂不可學書政刑之有德禮而禁政刑又數不得聖人說諸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不有諸說謂而之意政民不從又即薄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感但圖日莫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但則有固有之心者後觀感而比然棄有此薄感有惡者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知準絕之可乎其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爲政以德政與德爲一此章分政與德爲二前章專言古之爲政者皆自躬行中庶出此章則言後之爲政者徒知直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政如此而集註以相爲始於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流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雖不爲學只是不可習入志于學罷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守易專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些欲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

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所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泉先知得泉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焉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到性以性味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不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乎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到行此時是於過理獨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擬聞言使脫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備方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微來微象啟聲經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今之便道是非判然其間有行遠之知也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行則是內外有如拆接違不得之道矣如大十聞凌泉之衆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去聲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耳不惑知天命是意誠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未熟耳若更加數年所欲不踰矩是這簡路但不是到七十歲方始做得也爾十歲便了盡往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烏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新安陳氏曰道言全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朱子曰胡氏不可

失其本心一段極好。盖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illegible]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慶源輔氏曰：亟者躐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不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當貫穿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力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

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

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

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主；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與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illegible]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illegible]從心所欲[illegible]聖人也[illegible]志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

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了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是也。[illegible]○[illegible]

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也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含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孫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以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上聲)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情為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足多少事皆不可不講〇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〇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僭侈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〇饒氏曰說與何忌所以當從昭之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殁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意發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其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則凡其所用皆其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〇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〇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禮之中正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則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〇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閒不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矣〇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身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卻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〇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不謹護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懸不獨謹疾而已〇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〇雲峰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可)

爲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敬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哉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待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非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謂能愛而不知敬乎更革也。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簡能字，使不見是說養親之人與淺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不養而不恍縱則養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於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從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爲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大皆○此事觀之常事。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承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人但他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則無違意思，問若其他所告則說其人。所謂就然聖人語是告衆人，若就孟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尊然一人身上說，若於與人身上看，未嘗無益。○子游見勉高明而工夫則踐篤，子夏之救謹守法度。本子敬觀而掃應對之病，則學篤士之說可見，惟高明而持故必用敬，惟依本做……子夏之病乃子……

[illegible]

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足敬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同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

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責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

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其盡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

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或愛則病於柔順令其

告二子者如此得無畢一而發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爲父母至隔也而

敬心生忠皆天地之自然而非人之所緇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

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督其親其一則不厚其身三

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人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

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近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說四則

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

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聽受而無問難也難去聲私謂燕居獨處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見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粹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

證之究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令存

者幾惜哉○未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毅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藉所

事只一聲孔子只默他這些更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角問也融字如消睇相擬如号在處中若不

融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腔裏如何涵養噬青是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

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學之如心之所分此居猶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皆見與中府詳稍之狗同不違如

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足聽得夫手說治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問此夫子退而省察疏手之私如此且如

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眞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如然由之而無疑見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

微○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今似無所啓發今有其私乃有答發與啓于之啓不同○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了耳味相道否曰那

地位大段高不主是于公孔子說諸都曉詳耳願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中在年人猶意之地謂如人

相對生心意然所間向亦是私問見以發是貞了於然私之於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

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諸私之所也見須乎踐發之實處又曰發之言顏于都無可可做行恩底及

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未不善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說用方與

他說箇只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懷及明曰敞行來都與非日所討底更無分意不似南軒張氏

曰亦足以發其詩事斯治之驗般趺識心諸此於聖人耳順他位雖未幾及而己同是一觸趣味矣覺軒察

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合發後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了實亦得氏曰默

識是不待言說而有倚其者心融是不得思得而自與之爲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之未處中蹊

經曲折。器用安頓之條理次序。瞭然在吾心口之間也。○雲峯胡氏曰。顏子之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然名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旗了蓋與能發夫子之約禮之微。而爲愼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朱子曰。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朱子曰。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方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是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潰遂伐。是則所爲雖善。而所由未是也。饒氏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illegible]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樂音洛。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朱子曰。所以觀人之具。大槩須察其所安。心之所樂[illegible]。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若自作[illegible]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向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

又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illegible] 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强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自家爲善。果是爲己。果是樂否。[illegible] 由是如此做。所安又是如此。所多般。譬如讀書。而讀者爲名[illegible] 事。張其去如此做。[illegible] 而好名。[illegible] 讀者。固善。有爲利然。或而有特出者。須勉強其所由。又從觀。如何觀其所樂。○己問而讀聖人之言。不如用心。不當以此待人。如觀此人者。力曰。這也是詳爲察人。於聖之。人善。[illegible] 不如用心。如此從[illegible] 常人。如今這人箇說一不是長厚。說話是這分。聖人如不何。[illegible] 地只略說。細如了。今這人有一箇好人也。有自是可善也。須入見。如此亦有事好惡。而心所存。本觀人之道。[illegible] 自定。不是善不好。[illegible] 好人觀其所由。[illegible] 又人得好。[illegible] 不當初開。便看不善。是到底。便要察。其人所以安。有不是善。不[illegible] 又心術。[illegible] 意須不好。[illegible] 如是此終。平日勉強。主習熟。樂此。不在心。只如此。第依舊。又從熟處。雖所由偶然。不安。

去如平日愛踐履。[illegible] 次第。朱舊自[illegible] 集君子小人。[illegible] 所以不復察其所由。[illegible] 亦不復爲小人矣。[illegible] 所察安其心[illegible]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illegible] 能如聖人觀人之法則。以心察人。如明鏡[illegible] 非窮事物之理。[illegible] 安以補氏本文之言。[illegible] 者知言[illegible] 者能知人。[illegible]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

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而所知

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

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温故而不知新只記得便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眞温故而知新乃是温故重此卻是知新重○温故方能知新不温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問新了若果無所得雖温得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温得又要知新推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道語意在知新上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新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純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問不離温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學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卽是一箇道理論益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大繹所義也是這箇道理也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涵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以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尋繹者亦未免有發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温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以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於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河以於業解然而行學者無已之求哉○事緒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警之覺人昨日新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無矣手可云古明來至此者不足以爲飾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范氏曰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於一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充有這許多道理充是若價槩時自然者要如何無不周徧如爽消忠知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底子是何等人曰此通王、而言是成也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行否曰子貢也是子偏偏可貢而不可哉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是應此箇貢偏處○南所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物於才之有能者也君君子則進於德達於德則免質安於而才有弗器君矣○勉奇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原舟之不可爲中之璞也以人言優爲務纔見不可以爲勝許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有君子之所以不器也○害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黨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攝致識正情兼治平有以完此心之體而撰

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拘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上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

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商能行矣何事於言朱

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卻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勿、言言頗行行親言何客敎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而人識得簡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卻不要只做言而說通淑是合下便行特去而後說之者及行將去見得旨家所得衣道理步步著讀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柱撰賊衣須逆自不自本至未皆說得有若宗處了此說好丨南軒朱氏以君事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靜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大主於行而後言者若君了叫大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僞矣、履澀楠氏曰行之於未言之辭則其行尊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耐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寡諸民曰君子行在

言前言隨行後內然言行不相違矣○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爲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下則愛天下隨其親踈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卻自有愛惜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緊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閒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周天下享其治生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其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偏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人無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齊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也所謂比也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則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使者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擧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分即所謂兩閒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二者皆當如此看

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須理如何只憑低頭與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傷事上昧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據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獲故其所爲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字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然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以今人說周而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集凡不實如人學射雖習得亏箭裏許多模樣若不嘗思事遠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鄭不會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生饒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殆之也思罔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後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後之

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蔽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事於踐獲如學以聚之□爲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難□事謂習見事然此事則理事爲二理雜若有所得事□行格而無可即之實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難勉强而中細意味故昏而□得後思而不習其句於粗淺思而學則理蓋實而不荒於高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所爲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得則思又更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書之實言學則學亦知與行思釋亦是學分學與思具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內學與行是學之終始關與辨是也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矣便是異端之害孟子所以答公都子言好辯之意也只是一言之相勝彼之敎盛則此之敎衰集註於是邪說生於天下必害於天下所以說是辭辯而不得已也○正則專治可問集註云攻專治也不專治便不可若是專治便學者爲學之道正如此○不得一毛而自家學有定止看他事須是治至使天下皆見而到不爲異端之說○一事一件人他知道理自不去學他之○愛至不知楊氏爲我一件人事世間事皆爲一線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自別爲一件事

道理也楊氏以爲我爲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疑老特楊未墨程皆與孔子闢時特以未洇之致方明其說未行雖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德行謂之訓巳是謂謂絜身亂倫之訓巳是闢揚矣○胡氏曰楊時即註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豈謂又在楊未之前宗師禹而晏晏學之者也八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大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說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充所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後人記爲之祖而爲異端之不可辭矣楊子害曰非老舜文王者爲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學者亦有人知口禪者朱之所註儒

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

一節爲不知以則爲無自欺之蔽知其知也○程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知者不是使於人自安於其知所不知者亦以是爲知於知不知者以爲知其知能不自欺故能知之爲知此是知了只知爲學者之路於性義理於不知者以爲知他說如此知以了只爲學者之路知是欺人亦可矣本心則之於靈爲可欺之以爲有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辨之於義理事物之間者不知則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蔽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眞事實可驗者

有取於程說之病切今學者纔以於凡程朱之功爲多口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之說道長於老只是楊墨不來者○愛他他便是楊氏爲我兼墨學做人所得有精微之處若佛氏最害人能動人所以爲人甚初見他做出來底也有道理不能如此他說道是天命之性都是天理便是做佛底都是空虛說了初時出來說其中便見心無所知了但說得好聽後人以說妙如空說得來時無所不在心安性中明其初說只是氏之一○說只後來佛氏之言也所以安其理也故有不可力爲之佛氏而亦爲傳者所以爲近理而亂眞矣○朱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程子之時其害甚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上聲其所不知以爲知者

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閒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蓋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譏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已改此實矣然終有見義大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扶用反也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是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寡必於多中精以擇之則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之爲屍雖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愼以言行其餘之已合已安者而所守者行其約約守內持守對約守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約簡之約兩字之博擇之精守之約尤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是則言之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亦在其中訓皆同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南是閒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閒方獨於實言處見亦獨自家行處閒見方互相發亦有閒而行者有見而言者求可既有閒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使有行祿之道大祭是今他自理會身己上事不要先胡利行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使不爲利祿動○祿問人之所設但要去干不理然使行既辭名爲既語則人然來得不徒干而自得之多聞多見人多較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

所以爲言行之實也自察聞見而擇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友身亦切至矣猶曰僅是以寡尤悔而已未由必他無也君子求脩其在己而已使之得不得其所計焉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行段之辭豈眞敎之以其下得哉乃問與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者人少聞寡也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殆要多者聞見已多而是餘闕疑殆則胡亂犯不是殆也將求殆見了閑闕其見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聞尤悔如何是大凡言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安安得行不謹則謹外有悔已況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只見其擇較已焉對究又既祿在其中只此決可以此祿豈問其不重祿若能無於尤見何有詳以持也餒在其求矣拼本求決之是求誠有求之眞則中時而餒學未少眞豈是求學說求乞則曰可有得限如言意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名道理皆如以蔡氏曰擇精守約自重學博亦不輕聖人所以此斂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衆皆以者其多也不然簡好古寡將何擇以爲擇精守約於耶安求氏曰見孤子張有務以求聞之失故夫子敎以反求諸內也○程

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簞瓢。閔子堅辭費宰。豈有此問 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學干祿。即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可求之道。學者但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爲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 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故反 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雙峯饒氏曰。大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也。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而又窮理爲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室微弱。哀公欲去之。而問於夫子。夫子以舉錯之柄告之。執爲枉。宜而行張。錯至己。於夫子而夫子以有哉。所使公覆問。心既爲枉。公室自舉錯之至。己時不能於己。夫子之問時。哀公須有哉。○是不在己。問了八一休〇了。則他若子問時夫子尚須有識。是便是直。非使是枉。會問何爲則民服。往往是治國之大本。而人服仙。聖人答之。公之以進賢退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推本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爲善。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民亦不忠。善者只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會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之。欲得曰己去。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慶源輔氏曰。康子稱君之柄而專其國。廢公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矣。欲教無道以有遵。可謂不忠外矣。在己事上援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非爲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慶源輔氏曰。凡此皆在己之事。有當爲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發蓋不使之效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賢而以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

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季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朱子曰推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教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人曰政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閨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爲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急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乘去聲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向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但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而無信則是言語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此與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言同曰然○雙峯饒氏曰行之者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德明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曰質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雖無質可言[illegible]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illegible]人設尚忠尚質尚文[illegible]後人不得不文[illegible]見得此故命此名[illegible]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告正之義夫建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譖反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損將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要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了要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更周恁地幾先周幾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經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者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可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關係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只是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用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孛敘厭勝風角等皆是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祭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其廟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當鬼道土之爲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是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曰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言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間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向今人以中霤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鬼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則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二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當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亦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之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為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為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眾仲眾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illegible]云每佾八人以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為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室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哉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所說為後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其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踰一毫僭萌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以之則是已滅人理雖弒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說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說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漸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說季氏人數未有明文故只祇其取責之雍徹則分明說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亦取此詩○雙峯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忍此章是責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敢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此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忌無義)○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己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位己因君上而有此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分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武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使用之於他人又曰使當時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無由以此等僭祭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君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之遂全於作天子公所以追先揚茂皆非也周公之為特行之僭世而身沒杞之將行之天下而手稱遠之所非周公之衰矣○王氏曰未肯有大子之未有有辟公之術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一家之臣若季氏當時然不知其不僭用一念之無已由之而不自乾則乾侯之逆豈待昭公而後處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者其可不明禮分於乎時辨其權所而孰得而從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於門以習用肯為之僭禮而用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則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用 [illegible]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程子說得好但少疎不見得仁 [illegible]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illegible]

子曰大哉問。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illegible]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曰有本有文文是但指此則有本有文有質 [illegible]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割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治

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邪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之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

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邪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害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同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范氏曰。夫扶音祭與其敬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

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

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

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

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簠簋音甫音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音塊蕢桴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

情而直行。為之衰催音麻哭踊勇音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

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

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揚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其為[illegible]之始亦有文章鐵斧而質誠矣故云與其奢也寧儉又曰揚說[illegible]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illegible]不此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illegible]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奢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

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不足[illegible]而有文飾也[illegible]夫之[illegible]本[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本[illegible]不同本根有[illegible]其本[illegible]枝葉出於本[illegible]何以別哉[illegible]曰本[illegible]之有[illegible]行始於儉而為末也本必[illegible]可與[illegible]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扶音○厚齋馮氏曰諸夏中國[illegible]

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

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禮[illegible]臣之僭竊名分之紊亂[illegible]

言與春秋之袹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佾作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狄之也矣取於三家之堂作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矣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皆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也人家數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爲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川曰旅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

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祀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illegible]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只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神不安神其享之乎○當冉有爲其家臣時適有放祭乎故夫子多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哉只是眞實無妄以理言亦以心言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有此神若無此實理學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神不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相中不相干神決不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處然後七日

戒三日齊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峯胡氏曰林放一曾男子而猶知問其禮之本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大夫乃爲言注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特借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門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辭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之儀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豐上降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衆也君子之爭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於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

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見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讓其揖於小人之爭也以是全守則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且是全無爭著室陳氏曰惟其不然所已若其爭也乃君升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如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之爭也血氣之爭○雲峯胡氏曰射有以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己較勝負然不勝者未[illegible]勝己之勝者亦[illegible]默高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揖讓而已者[illegible]以觀君子之氣象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及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頰也兩頰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illegible]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雙峯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illegible]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節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商也孔子言繪事後素[illegible]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曰禮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illegible]而忠信可學禮[illegible]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啓發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夫扶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長上聲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illegible]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illegible]）（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國名；子，爵。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illegible]）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illegible]）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illegible]）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illegible]）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古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illegible]）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illegible]）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illegible]）

禘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注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義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

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是乎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祭與明之敢知鬼神之情狀則幽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而後又推從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身未相遼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閒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爾故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推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意者難格若祖或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追到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祭達若是精邃事夫變那事只是知得此之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處以之一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之死盡復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也曰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誠加載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物亦初無難者○則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之日時王之命如何載良日恐不可自改則當著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莫只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美人心之至要謂之孝真實無妄者之誠主一無適之其仁孝誠報謙祭皆然交於神明者念遠則其心念萬報本追遠之深尸升仁孝誠敬之至矣能知之行之也其本說精說深矣宜或人所能知至又曾所當擇乎以發為息息之深前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萬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父初得姓受氣之祖然年之恣臺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已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焉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遠者則意其精神未致或嘗遠事而祀其聲客盡疵衰誠之心而不致忽若世之遠者祖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誠其得祭則有易忽之意故禘推非極其仁孝祖其誠改者不能之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孝則其地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哉不之推而矣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實為究其禘嘗於此語至此役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峯胡氏曰於禘亦湯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推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微之至誠仁孝殺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於曾無不至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其孝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illegible] 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illegible] 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illegible]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illegible]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illegible]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小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聞祭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曰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設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主於竈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所以盡求神之道也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奧則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爨火祭主之當夏之時用事

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illegible]物各有則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比○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示於天而凡於人心逆理則自歉此心之天是即此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峯胡氏曰謝說媚字使人[illegible]非理非理則義當爲之入矣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朱子曰王孫賈[illegible]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求仕之意欲孔子附[illegible]故有媚奧媚竈之言彼亦難[illegible]閣有孔子之聖曰其[illegible]得斗寧門得有得可以引在得孔子也子曰不然皆[illegible]媚與其媚之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而理[illegible]行便是天若指遺於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illegible]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非於至[illegible]大者可畏之甚皆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illegible]之謂以抑王孫賈亦使之得附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illegible]得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眞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報言筆禪乎如元氣之運不口媚與竈之非伯吉譯弁於天魚所禱也亦如對陽貸但言吾將仕矣其言平芥至前不竊既非阿徇又不意悖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方推貴非迎達苟悅則必及解使起那正亡叔兩着不夫其正然比之聖人氣家猶未免問笑一倫笞此非勉强可及當故部慕其萬一惟發以存德使心乎氣和則應事此可道衡程子謂貸論語者要議聖貴氣象如此章之故從尊疑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可王終自前乎日所爲而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亦其媚指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夠之以招禍[illegible]王孫賈循之權宦親聖人獲有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也日福衛宜公之不仁則以其問日人之故而王孫賈言事發亦與善蓋其人雖不善乎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借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也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也。

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聖人不能違時爲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時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問矣○聖人問衞從時王之損周禮之威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看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討豈可丈略之則義究愈該矣○問前華多以夫十縱益四代之制以吉朝子而又以吾從問其議似相拟擔然中損吾學問禮令用之吾從周若答爲邪之問乃其素志耳卜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問使若剛作之徒大體則從周其問損益之宜如夏時損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朋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底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所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着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帝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年於文王廟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龍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 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 嘗爲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 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卽此便是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番問方見聖入不自足處纔事不可不問問然然方須知聖人中間於禮問已果不知而臨事數極又如比也又曰乎日祠當心問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具處實故陰事不得不問耳○問毋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雖賢之至問若所未知也問所知昭似於未盛尹氏之說聖人之心從不如是曰以不慶數馬與從易隱審事相對観之可是雖知亦問自有成傳之則兼成人請夫子爲鄹人之子問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難中日知其或然未也身躬行之而識其於也故問貴審之其當如此不不每入而每問也恭天綱節廟與以嗟與處方賓問也○輕張氏曰禮以敬爲末宗廟其真叢矣其大禮聖人問無不知此至於有司之事問客亦有所不知者爲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禮大周無不知知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著者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豈經著論又令方視之不須問然從害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者秋書人者左伸多六大之如文凡年時人足也傳稱前宗人中叔于吳亦此列子子少德稱春秋何叔之子左傳曰矜僖章踐大人之夫皆謂文之子史亂信子病不能相禮使二行得禮於知子齋和滿曰孔原知批乃而勇則夫了以於禮問可學矣○張氏曰此章專以敬謹之至處玩聖人向象心禮齋焉氏曰或考鞠邦人以鄉人之子敢且以不知語禮爲象自常人蠹之其鞠以滿者則置之不是以請令德定氣和知西若之常物輕其言之越微也矣手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思無不平之閑尤可以鄭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新安倪氏

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小而難中以中之為雋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云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復習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又反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指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欲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嘗○也王該射前孫夫之射以威天下皆不顏射得之中如不失指望合失如破發彼小況之此久兇之類皆是要得透從晦以不主皮為背而裕放容中而已善欲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貫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備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習容自可取注可以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以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諸德不全是理股該夫射禦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求其中不事此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傳武演變人文之以禮樂○總備貫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賞習為作也但取其中節貫與不貫不謫耳雖天不沒而者也不言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悖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害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傳乎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問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習而不可常武工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鄉氏注德射謂以禮衆射大射賓射飲射是也夫子引饌禮之文事上一禮子皆讀全之而味之意白明白蓋有壇附有武射若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有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經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事王命之常禮也衍即特牛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諺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諱已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求之告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貢之也大抵實事之僭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貢之無常初年贊始之心猶未能去然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親之大節得爲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非禮器陳禮之所寓也初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猶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將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存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猶未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王朔此禮蓋且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蒙氏少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驕伶內交以諂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湖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衆曰事當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此兩平言之正意也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字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又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覺軒蔡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諂當盡其禮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以各盡其道二家之說惟有私可以使之

定哀以吳越之伐則非禮矣徒矯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喩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學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衆之音節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個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詩之性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氣得性情之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

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上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illegible]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矣凡己所未知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己誣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克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也一主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只是閒須是如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學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盡見理說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敵論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論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賢遍反）說苑（劉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左不善吾者入門而右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妾爲外事斷爲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報公曰善乃謂管仲故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方不及帝予是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卻是僭此一段意只說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

恐不可做三歸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卒爵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大夫則無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 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 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可及身公且薨於亂也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也肯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論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世小功業便以為莫大勳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不知此所以到此使不[illegible]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illegible]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齊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illegible]公伐楚[illegible]包茅[illegible]昭王[illegible]二事[illegible]得如此[illegible]不理會[illegible]此事[illegible]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illegible]問想他見無大利害[illegible]不深較只[illegible]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illegible]器小自然無大功業一如蘇氏

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爲道褊淺處如楊氏謂見
得不能致主王通所以卑狹處兼二說各其義方氏尙
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
以卽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
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足以合諸侯
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高於氣奮於私是以
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焉耳使
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
之小者可以大惜其量不可以爲大者亦離乎勢光明如盛大
齊氏曰器小以功自矜其才之量不能以其所得爲大
且赤烏曰凡祀之然況有僨事則其從也
爲大其功凡功者故召忽之死何不足以孔子
大其之功爲天下之幸則仲其器爲仲亦以人周公
霸者之功效天討之章小其器得爲仲春借我之仁王道之
孰其器之則仲陽氏不堯曰爲器三如王物之罪所人受此淺深以大其功自有而
小可證者○之仲唯器小雖易盈而不能使己無不過如是者而君止無
不可之器者仲政不器小易盈裏器之使所受三歸之如是
多使之溺齊仲政唯不器小易盈而不能使己所受不三歸如
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寖有宇宙之量
學齊溺氏曰充齊桓入國在魯註九年仲獲用二和之○
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舞孟氏先諸
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
所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
仲始卑霸圖始隨向微孔孟之後天地之正誼茂幾乎
熄矣○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
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
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包其實故責管
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
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
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敎之翕合也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

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
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
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語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之翕○其南軒張氏曰樂而
樂聲亦可以失正也聲矣聖人因其義而得之以
爲音者而其衆可正也失之覺其軒然人因其始作而樂得之其所以衰
成樂之終則如八音合矣以從之則純如而則又合而不面也
知也皦之知也始作翕有如則也八音繹如合也以從成之則純別如而又合不而
失於和也數言之問曲盡其作○樂之始終節奏之妙其人師曰三而
可與語此其非常人也盡歟作○雙峯饒氏曰此妙章人師三
節始作是其和之從以後是其中之以中成是無問其終方合之
餘有純和從中有以明其白中之以中成無問其終合作之
衆之妙○齊氏所謂始終所謂八音克諧是已陳氏所謂
無相奪倫是已新安陳氏曰
八音不合則不和不和則易倚以故始而必翕合然後可
之欲其和然以易倚故始而必翕合故然不中可
欲其從其迫生然故分明從
然分明中又不可無繹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
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
則樂之始終
條理盡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封人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樹之左氏傳所謂潁谷
封人祭封人衛封人皆此類胡氏曰封人非有
君沮溺之猶介言其得見君子之
好賢有素而所以門自高矣欲見聖人而
不得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
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
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夫子行經衞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 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曾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小註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言亂極當治，去聲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illegible]地近裏者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說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晦世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illegible]及天下之無道久矣不甚相懸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善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舜紹堯致治，去聲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紹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記得雖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illegible] 只是和而已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illegible]

所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總可稽依以爲寬實是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察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箇在不論量之限矣 如其使有過不及哀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以本方可說本上看他得失專專○寬行之數法是而行之以寬下非發說之謂也如說數五教下六蓋是行然五義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人不是不見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連本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哉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業其文未節雖多儀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盡也○雙峯饒氏曰以字訓字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行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者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也問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之必就士文問今人數世居此士豈[illegible]以他鄉俗美而[illegible]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進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去所避○就齊貴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至則亦習以成其[illegible]則恂得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擇子賤而歡曾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德薰言以友輔仁文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仁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溢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貧所困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豈對樂與愛對對字樂之在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

聖人之言待人以學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夫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夫其本心集註之精察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若設甲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譏之氣長揄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甲下樂者日過於備蹟是濫與淫意象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與私慝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免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

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文上曾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卽我我卽仁故曰其仁卽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

惟仁者內而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知名時書禮樂等事粗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如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推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目明而成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侯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禁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冉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峯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從存其本心而推必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遠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是而簡字相少不得公是心實公止是好惡得未宜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才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非不公雖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善公正而字解道意某巾人將實不行故以無私公所公乎好當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尙高人無私意正是簡無所偏尙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理用也○雙峯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

其正者心有所繫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惛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峯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克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志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為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問仁是道德之精然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然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奕鬬狠奢侈淫肆之害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若習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詐欺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非道得富貴只是當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是安於義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盡吾何求焉未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為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于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無所以若更去其中分踐我不當貧賤則不是之富貴不以其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南有[illegible]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峯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遂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

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寓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illegible]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二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最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恐難顛沛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處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illegible]

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

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推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illegible]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失之慮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毫釐之差○雙峯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辭有不因是而處其所乎者處君子則不以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貴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於識以所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乎衆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以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害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榮人

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密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差然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惡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illegible]德地知好惡底 好仁者如好好色[illegible]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平論[illegible]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要處將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又那惡不仁之切底惡惡不仁[illegible]眞是堅立于似滴水滴凍做得事成一消害只氏[illegible]各有偏重彌乎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illegible]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惜好仁其惡不仁惡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說○雙峯[illegible]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

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峯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旣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illegible]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做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峯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

行之事。然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illegible]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illegible]謂之仁可乎○[illegible]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illegible]矣○劉氏云周公使管叔監殷[illegible]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illegible]其君是而乃孔子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illegible]

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之[illegible]本原矣○雙峯饒氏曰人情於此[illegible]夫子發此蓋[illegible]也各於其黨而[illegible]自觀所與不[illegible]若室陳氏曰[illegible]○仁可知[illegible]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illegible]也雙峯饒氏曰[illegible]向亦作仁不仁[illegible]一過一偏[illegible]其過[illegible]

以觀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傳[illegible]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illegible]

[illegible]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諸父遂以衣遺夫歸之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而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過字兼君子小人而言仁字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illegible]言之若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未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illegible]死可矣是不虛生也[illegible]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了死亦不妨[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illegible]

於適則志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illegible]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足先儒辯自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所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亦學道而尚恥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為上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illegible] 莫，不肯也。比，從也。[illegible]

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音祈於猖音昌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當見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

化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舍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 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illegible]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王氏曰讓以心言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illegible]

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其不能爲國意蓋在言外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 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可做怕有官不會做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illegible]

之實爲可知此正爲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 體上聲下同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illegible]

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徹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一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乎是在天擧一物在地擧一物在人擧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時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處明時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所

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推事處說須要一一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一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

此聖道之一貫

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無待於推矣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

人之易去聲曉也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是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行是對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也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只正蓋知了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矣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盡處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道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一貫底流行貫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一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推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物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知物之有萬物驗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內一而於貫物之萬各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起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毫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亦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是力之以忠亦可漸到自然之忠恕可謂及其成功

一也〻新安陳氏曰此當于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蓋至
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
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
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〇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忠實理流行
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〻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
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既為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既為草木之
所得以生者〻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
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萬是一萬道理其實只是一本〇慶
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推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
復明言天地也〇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
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發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〇西山真氏曰天地
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
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
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〇雙峯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
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與道之總會在心道之徹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老貫道之從殊在萬
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者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
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使可用功盡得忠恕使會有道一盡得忠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
勉强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使至誠行趣究〇東陽許氏曰上古至說押只是以天地之至
誠無息前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一物大于之流應曲當下言至誠無

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為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乃為道之用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
疏如比也〻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愛溺轉〻曰中心為忠謂中
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〇程子曰以
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朱子曰以己是自然
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
人是因我這裏有箇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就實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
賢人以下知得我是要如此恐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及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
然不自然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
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閑天道
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且曰然此與誠者天
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〇忠是未盛而存循中者所以謂之天道也是己底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
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請一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
以天貫人之忠恕為動以人欵又以忠為天善恕其人道行也且盡己推己俱步人為又何天人之乃曰彼以
聖貫而分比以內外而分盡己推〻乎人為然為之在已非有接於外也於接錯於只其亦行而不乾許則於
比無鼓矣又曰中庸之言則恕以人用〻室未氏门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於體與妄大以大與
用推行故曰人〻黄氏曰以聖人〻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大學者
之恕是人之人公究忠是體之形未發故難學者亦有篇天恕是用使是推此外夫底說排聖人亦未能人
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〻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上真實無妄處言之徒广廓尾

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性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聖人是箇至誠無息只是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子思此體而數衍之皆是借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illegible]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發下說[illegible]天地以明忠恕將一貫提起說是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隨處萬變無不合事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隨處而用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知曾子以忠恕告之門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又違道不遠乃於下教人之意使學者下學作忠恕然後主乎上達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也曰有數件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達其精歟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而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也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案而應之忠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

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也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疏略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却是日用閒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傳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新安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己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一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峯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二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固非所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事忠也○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或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著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為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

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峯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也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眞未舉中庸違道不遠事爲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如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無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如則人以一貫爲淺近而恕聖人之道以爲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爲高虛而長聖人之道以爲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外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習者哉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喩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度其宜而爲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閒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喩義喩利不是氣禀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喩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禀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喩於利矣○世

事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喩以後事象山是說喩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喩後所志習在喩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喩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喩利雖專求利然斷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喩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爲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汩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皆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嘗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爲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所謂以下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皆內則文下然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竊地微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又由愛心以發乃可救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諫而諫不敢勁然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反諫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鄕黨州閭寧孰與同孰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若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撓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眞氏曰起者諫於與起之意親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怨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流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孝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是變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范氏曰子能以父母

之心爲心則孝矣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孝遊於事之至近於兩推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此說之憂者皆不取爲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顧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反首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旣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意深切○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與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可喜也而與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故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甸反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胡氏曰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

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乎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訥敏則言懼其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難其躬故欲訥欲敏者力行而不訥其情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訥故訥敏故敏者出於天資而不然則可習也言煩以訥之行緩以敏之由己而已不自變其氣質矣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欲訥行欲敏蓋篤實自脩無一毫向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此即行輕言之法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理言必有鄰○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之德備德盛而不偏孤也○不孤謂之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以義主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一揆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審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臣朋友同言之數字所說以主諫諍字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絏攣（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爲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美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爲免之竄皆受之而無恧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陽許氏曰擇壻之道全在人可妻也上下而却言長雖嘗在縲絏日見其所謂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叨）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正作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不廢衆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言宮君子之時南容既遣其言行之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上章本不見謹於言行處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所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顏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事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其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

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見賢遍反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處高者有大概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大概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數魯之多賢言子賤係魯之賢皆如此陶也之效○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之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簠音甫簋音軌盛平聲新安陳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璉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璉在上瑚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使於內可使於宗廟之中可使與賓客言也如子貢只是可使於四方不可使於宗廟○朱子曰子貢之器非不可貴而未至於不器也子貢因其所至而亦有所限也○慶源輔氏曰瑚璉之器貴重而華美以其有用而言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與賓客言此可以為才而未至於不器也○胡氏曰子貢之才雖可以成就而加以文華之美者也○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器蓋以成德之所用而言器亦未至於成材尚有所用之可觀非所以為君子之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人多入於佞之才口給也朱子曰佞是口快便捷足一時人所見不又曰佞是無實之辯口給也不足是路不貴學故曰不足貴者佞也明是如何必使其言恆當己之意此所以為不仁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者以仁而未必其佞利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而又以為不以佞為賢者故以德行之從稱則之決非務外而不求內事之名者故不務口舌以為實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惡去聲下同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以口取辨者其中必無實行於人則所以應人者不能如此故多為人所憎惡文成也所為不正之言與其本心既言雖若可喜然人之所招禍取憎也自其相副不相副者自取而憎實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廣平游氏曰左氏傳云使佞以口才為人所惡者也朱子曰以佞而不為害者實其人之賢也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多佞之人多不以其為佞者仁而不許其仁而又以不佞為喜者也或人稱仲弓以仁而夫子不許或稱仲弓以不佞而夫子反喜其不佞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惟不以
因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精而仰界千百言莫能盡而廣後聖賢乃論仁字淨此行千
降萬緒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意貴氏之當至而無私心未乎據所閒於師者而言以章即己以
而言全體二字已是以後當理他私心之義加其不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義亦同其內已內而發心所
得故子文文乎章嘆引師智而或門乃門仁有己之德而天之理也門非至誠盡付道貴全體仁也間以不足
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心亦是天見謂設之矣爲詳且容也以陳氏曰仁指此皆純是仁理無
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蓋其名全體云可外指兼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而山眞氏後仁者人該萬
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顧目乎是皆其然子謂之之也○後擧讀氏曰此體字當作詰乎看即若害體仁氏體仁
之體本全故詳此仁者不可以不全渾事胡陳曰全體而不息如眞擧之說則仁之體未自道全如是饒之
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是玩朱子之意仁者至大仁說仁全體而不息皆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

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蓋無一毫之間太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斯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
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
已敢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見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了即弘也一息尚有此志不容少間此不息即毅也
必如此始見以參遠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所安陳氏曰未能眞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其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之事又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物強做得試要信信得及又須自有所行於道圖一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

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慮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
已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向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期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
是性蓋書之降集便是陳氏曰開於心儲上未到眼晰融釋處所以未故出仕其所見處也自高於世俗諸
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上於見大意兩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者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
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其大者不能之矣至然之間
一言之對若切自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不目然默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密自蹴也則其見道之明之爲如何
外曰見大書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遠分明則丙未之見其反身而微也一覆所輔氏曰人惟見道不

分明故所言含糊不夫不開斷然以爲未字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
明者凡處蓋之未信肯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悉究與進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指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菜羹未使弱泰只知蔡常之矣交食窮泰則蔡奮不足食矣又曰他
是不肯使做小義所有有天民有也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開明之未信若一理見來遠即是來信否
曰也不止殺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眞見得不義不事處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

義略殺不差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是地所謂脫然如人疑之得雖方始足信處耳○開所闊說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也眼前看得開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高然從大不入這小些業生曾要後地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肯爲到他說時使訓然地脫兩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行甚也卻不曾做工夫○要見得高卻於工夫上有設路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要與能模大開充纔窮○論資粟之滿聖則開後於數語其見進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肖點質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造豈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苟於小○雙峯饒氏曰集注釋說字有三朱子謂說其篤志經子謂他其已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去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識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詳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爲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 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度待洛反○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而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救之○胡氏曰得時行之

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窮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涂雖因若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充無所行美也○汪氏炎昶曰集註信不之字是揚而知之處所能者氣質之剛果其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說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義步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其說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所謂悉索敝賦是也索所白反左傳哀[illegible]八年[illegible]索敝賦以[illegible]十一年悉索敝賦以太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二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處仁字聖人只稱其事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吉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其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一子之事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二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 余芮反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 音悅 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未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

尾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亦得通達無所執尾故告往知來於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爲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爲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皆有事可指識亦以見顏子明睿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 音御 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 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 去智反 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 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 故既然之又重 去聲 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穩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聰得穩苟得去使其見透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讀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辨將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諸子安知顏子子貢所以亞之亦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有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朽許久反杇音汚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而氣隨而昏則教無所施處如朽木糞牆無施工力處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illegible]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孔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其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則[illegible]能言而行不逮[illegible]欲其深責之[illegible]之事而改此失則[illegible]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孜音資斃婢世反帥去聲 [illegible]氏曰學者[illegible]以志帥氣[illegible]何有於晝寢故學者必以志帥氣○[illegible]氏曰[illegible]養心有則志不昏以志帥氣則[illegible]則可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糞土之牆不可杇則[illegible]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illegible]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illegible]非緣此而盡疑學者[illegible]以體物教人[illegible]

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棖直庚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悻下頂反好去聲 新安倪氏曰朱子集註悻悻自好者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
[illegible]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illegible]○[illegible]

慾屈於物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挽之謂慾言能勝溺於物欲之中矣[illegible]免如爲物遮覆施遇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之爲氣違便是自之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勉齋黃氏曰狠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從得以盛氣之強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illegible]雲峯胡氏曰[illegible]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此天地之[illegible]氣也悖[illegible]自文容氣也或人然中狠戚其剛之加於夫子說其不明之虞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

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晩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校無覩當底是仁有計校有覩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勿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容貌者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朱子曰子貢是因文章中悟得性與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那[illegible]是性與天道[illegible]文章[illegible]只是性理天道之流行發見處[illegible]是後來聞孔子說性與天道[illegible]段是文章[illegible]不躐等[illegible]人以文章[illegible]以是[illegible]教[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上者[illegible]章章[illegible]地位[illegible]新安[illegible]受[illegible]在身在[illegible]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

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故曰性[illegible]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illegible]心未應於事故難見此理至性[illegible]而易見[illegible]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章者可聞矣[illegible]以身[illegible]於人[illegible]文辭自然成文者有章者皆是所謂[illegible]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illegible]精而[illegible]未可[illegible]遽與學者言之恐其[illegible]故罕言之論語性相近[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性[illegible]陰一陽之謂道[illegible]成性[illegible]是[illegible]性與天道亦可[illegible]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於爲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illegible]書又增加亦徒然〇南軒張氏曰[illegible]者可之謂恥也子路唯恐有聞[illegible]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illegible]失者則未免有强勉之意[illegible]多有聞於非所當爲[illegible]勇以死〇周所有[illegible]所以爲於孔悝之難[illegible]門人以弗及[illegible]峯胡氏曰若弗之及者[illegible]之者勇夫子恐其徒[illegible]行之勇衛子成之[illegible]也事[illegible]

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〇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去聲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乙反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以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illegible]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illegible]孔子

不沒其善音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謚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illegible]問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illegible]孔文子[illegible]

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恪克各反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況域反廬井有伍之類慶源輔氏曰[illegible]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illegible]

……也。九夫爲井，[illegible]使五家相保。○朱子曰：[illegible]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上聲。知，去聲。）

（文公，魯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illegible]）

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illegible]書之[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南軒張氏曰：[illegible]）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illegible]）節，柱頭斗栱也。（栱音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畫，俗作[illegible]。）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illegible]）

○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

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illegible]鬼神之事[illegible]國語魯語[illegible]）（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illegible]文仲）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塗○春秋傳宣公四年初若敖[illegible]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illegible]淫於[illegible]子之女生子文焉[illegible]夫人使棄[illegible]虎乳之[illegible]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物我無[illegible]三仕三已無喜慍[illegible]）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問擇舊政告新[illegible]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illegible]）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illegible]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illegible]問令尹子文[illegible]便可謂之仁否[illegible]三仕三已[illegible]得是否只緣他大[illegible]管仲之[illegible]子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illegible]）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illegible]）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illegible]）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illegible]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illegible]）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

其[illegible]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illegible]然欲并與三仁[illegible]夷齊之事[illegible]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illegible]

[illegible]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非僭王猾夏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齊[illegible]失正君討賊之義[illegible]文子之仕[illegible]又不數歲而復[illegible]又反於齊焉[illegible]

[illegible]則其不仁亦可見矣[illegible]

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問其爲不仁，蓋不可不究竟到底之說也。

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父音甫)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使去聲)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illegible]) 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illegible] 私意以[illegible]，[illegible] 所思者[illegible]，又何須三思乎？[illegible] 更[illegible]思，則[illegible]無不當[illegible]。〇問：思而已[illegible]，思[illegible]之未[illegible]，以[illegible]揣[illegible]之，則[illegible]利害[illegible]，無[illegible]也。[illegible] 而思之[illegible]，日[illegible]所[illegible]，思[illegible]止於三[illegible]。[illegible] 精[illegible] 之知[illegible]思[illegible]。)

(非衛內難勤而何敢推求之可見〇。日[illegible]學之[illegible]，只爲應事之耳。陳氏〇愚) 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篡，初患反。爲，去聲。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illegible]。[illegible])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斷，丁亂反) 不徒多思之爲尚。(程子曰：[illegible]，只是上行[illegible]。[illegible]事處，況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應事精當，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之至者，〔不〕事之來皆有定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者，只是文則從事，卿〔大〕夫人進法，皆當以再爲可。)

子曰：物有越思而程子又從容然只就事爲一說也。朱子曰：不容思而應物，然只臨事豈不可不審思況未至於此，豈可已熟而不事思耶？故以再思爲[illegible]，過則以惑矣。〇雙峯饒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思以決，[illegible]後事之[illegible]通法，蓋窮理[illegible]。[illegible]陳氏曰：務窮理之明，則[illegible]足[illegible]。[illegible]思之[illegible]決於思，而[illegible]之後[illegible]矣。[illegible]

〇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處，上聲)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illegible] 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illegible]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illegible]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illegible] 冬，會于溫，[illegible]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illegible])

而主文使衛之意曰及其母宜子所以得不出而事自可見然史中之義衛侯不勝之事所是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者言其忠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即衛成公元年事也成公至會甯莊子子莊子名速之子也以此考之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事文公少集註謂○程子曰邦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謂新安陳氏其不以鄭朱程子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於中以能爲晦尤能非晦者也於其身全身退去人皆不能之武子不全所以身退不卻

鄭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未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可及也人又不曰問武子成公世之事置退行其道時能以全身可涉庭也

肯出卒出得武子兩全竭力能其晦至問鄭以致此不若比以智卻能自免脫之禍不無

武子卻不失似於箇此患以成人失於但彼得人來好者使他無道人時處要之正救免者

者以不免免患禍文患自無避禍不患失者其又於此所以爲不可及之愚

子見世臣去則人可不皆當事已此如事何若謂當如此又豈可看事此如事何若比干

輕重與國存亡者也曰特武子衛人公之爲在其比之非爲父臣

晦不可有不當愚在是不及中之義於其中而不可以死則愚者已甚不免之時非陳氏可曰以子

所謂可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三十五

當是晦而無爲令諡以武子之時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衛友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於

易所無事此可及之者知難武子當成公之公文失時安危而多事而能冒險爲忠非身全君子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爲乃若愚而爲

得爲眞愚者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一說一章

之也問狂簡何以故狂者只是不可得中行而思其次

中言然必信行得道是成學自得學者不及

人門謂子其隨狂簡不知所成章是非

他簡求之得成了箇成章斐然

狂亦是狂在一箇人全人成章

曰易得有狂簡聖人之非志高遠

即其志於事大志高人之遠志

 三十六

不往故武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或於險道於與是以……而使歸於中正也乃……成氏曰……然程……

……非……下雖者所能致……大而不……精……

之高明……各於……而可精微……有……考……而不……

曾而得……狂者易過中失正……矣狂則必貴於裁……則人不……終之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孤竹……湯所封相傳至……之……

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

惡卻是他不念舊惡清之好處……見伯夷……

夷叔齊是不念舊惡……人只見其人有是惡……而追之此……其不……

其惡……不與……之聖賢所以……其人……

之……之……觀之……其……

休休然……於其間則是無一毫私意之介於其間……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與通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丁亂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此只是……如此……看……小事……處……

不在於大……如此……所……

……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

所惡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其然而面交其
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之甚於穿窬也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亦恥之蓋竊

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
從其類此二事出迭者微生高之心久孔門湯畏便做得
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謂語然皆不誠實者
也以而不誠實側所不至所以可[illegible]上文之[illegible]之義
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者人也可恥者卑賤
而已藏然外交於人也其為險詐尤可恥[illegible]饒氏
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之心以直舉微生高
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
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illegible]以己之能[illegible]人之不能是
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
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所出底[illegible]
於己有能故於人有[illegible]衣服車馬己之[illegible]
欲克其私則於事物間者之其所志可謂[illegible]
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用其功可謂
無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實
物我之間也學者而已志於為勞仁也子路之事亦公

功大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
全則只消子之事可以用敬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少去聲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illegible]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illegible]

是如此說出一般顏子孔子
則顏子孔子各[illegible]
卻只如此常不去安仁則心
[illegible]仁之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程子曰顏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所言不及孔子

子曰孔子之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illegible]

子路顏淵孔子[illegible]
子路有箇粗底顏子有箇細底
[illegible]

一字乃人之深害私苟未[illegible]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保彼此物我之分境朋友未[illegible]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以說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然常若不足子路之所謂[illegible]

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高程子[illegible]子路[illegible]

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illegible]是氣象也又問子路浴沂只是爲自不得於中而外[illegible]

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illegible]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illegible]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之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間是謙辭然聖人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自知義理之切身故彌甚○新安陳氏曰忠信[illegible]同好學之至[illegible]美質而為[illegible]孔當為如此○朱子答問云[illegible]員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illegible]學力之[illegible]此焉音煙讀屬下文故朱子卻音如字直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說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illegible]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又無指考須是特地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眾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聲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周事不煩則無擊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不自治於疏則往往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隨侈妄行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

敬則凡事嚴嚴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使是吾敬而不行簡也公固有吾敬底人把行敬重卻反行得須件了臨下以簡只要據那繫要底來行敬行簡是兩件工大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居敬之意遠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則如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簡要之本未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事其未居安了外行行簡聖人敎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是又是簡是有本須底簡居簡行以敬行簡是所行得 [illegible])

易之簡不敬則為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辭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蓋未喻可為注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〇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知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illegible])

(事之大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則夫乎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以居簡而行簡無乃大故乎且意以為簡出於然則其內乃有本而安事煩理而要有謂以可也以宜簡亦於簡知其簡為無本而過事不免乎意而疏略無乃簡之迹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言也件弓之簡同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簡蓋也日當問仁於夫子矣夫子書之以出門如見大實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豈簡政於夫子矣夫予告之曰先有司故小過罕野才非行此則可使南敬行節其得於乎曰師友之所謂審老簡簡之謂也居亦問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子冠而激那有仲弓之實而無仲弓之學上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者用不行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其人行以異甚與事以哉宜也伯子恐衣冠頗而去之其簡矣如不宜簡與敬乃但及哉者曰簡而無要蓋前如有亦敵無做者欲以我嘗簡之流辭也敬而簡則而訶疑簡)

所行不簡却說不妥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固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分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審處論來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致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義亦章為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於之盡近之矣然其深畢齋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　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者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

為事則是民理卑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夫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證其以居對行同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扶又反，下同。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有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然之後氷消霧釋方過之萌蹶萌冀也既知之後恨休患拔此

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

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與音預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

其道皆是此意 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 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 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 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

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蓄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令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

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要得遷內有和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是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蓄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處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頓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曾消釋物來爾着則乘此血氣之數推好豈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雖在其間或喜或

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在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就事上論累過也不論那微如大雷雨也是兩些子兩也是兩無大小都喫做過只是睛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關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著若不相類而其向精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illegible]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illegible]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

裏己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所失以克其私私欲收去大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收之何怒而己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湛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依手謂之俾於已只是路有此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說手內所更不復蹈作約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字者只是學山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識鏡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待之以敬既剛矣又怙之以義天資學力兩盡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所使之善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是後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北溪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

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至無起發人意處心變為精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日敬其放心便能知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過怒則克不使之處萬於外以過於物過過則克亦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遷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心覺斬於氏曰不遷如未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己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內未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了謂只是微有差失使萌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前而懷己之也其理則一必張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發而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然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字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為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

聖人之用財矣。[illegible]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去聲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illegible]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去聲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非謂三月後必違也。[illegible]

後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

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

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反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而不能久

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間違合成一

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

人或日一復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曉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

私欲則自辭門第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而害西山真氏曰欲字有程畫常人之心纖非私欲汨亂之時

若孔門第子日至月至皆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物然亦孟皆寡欲矣蓋子較人只云養心是舊於寡欲同子

又進一步較人日由寡以至於無敬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日餘則寡試而已所以未如節子也趙

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

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

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

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那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是靈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

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曰

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去聲隙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

寸此語本揚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若聖人則渾然無間

斷矣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問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

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

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己私

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

之純亦不已者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

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卻為客然那

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說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

日月至焉成便是我故那私欲接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一以堂背之二片了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

出時外終是在外不純繞出便入善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日至是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

不安歸入使出為心安少外所以為賓曰至者日一一至川月至者月一不之外而至而不意者心常在

日月至焉有時有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令矣雖知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難執勤不為

此意放進出本故於見得違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知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

此則自家義力在我侍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

者曰違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更自不由已只是這為關難過饒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木

漲舡行更無有功處幾作在我如種樹一殺物問我持茫激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業何用人力問莫是

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有勢門去如舡已

發而覺自行若不能所內外賓主不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問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

說得盡了又曰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為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

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

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新安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盡起於大手至之一雖賓主之辨

常在天理內而為主不處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日俱到者不能到此用他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誰

進內不能已是此如車輪運轉自不容已非吾力所能與
此即日進無躐地位也○新安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
正欲學者於此猛著若是爲客乍入復出則爲無家之
人爰求必大可依○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
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爲優此美謂內外賓
主之新說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爲者至
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亦情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
說也語錄乃後未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予前而
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
者卽見優勞二遵先師之意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問從政則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
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白可見胡氏曰由也求
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
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李不能與三子同
升諸公此魯之
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都玩反
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代顓史不能止是不果也
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步却闕使其從政必不肯
爲季氏聚歛爲衛輒死難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朱子曰長也藝細盡也極
理曾得緣其才如故用之
於聚歛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情乎其有才不爲可之
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二子者名有
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
長意則大矣然如二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各亦
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自爲政之才
聖人覺許之且以政事名相有可爲者但義理不勝利
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猶冉長此用於
季氏唯能聚歛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此政事

賜優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
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
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
又曰李但子與矣有遺言多孔子而冉子上名冉求
外又其先問由賜也貴以在求而假之以役端爲○吳
氏曰吾用人者如簡之用材惟爲豪皆適觀有所取況
其才之
長者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竟音境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之汶上之意甚步在有
德行者當於焉言也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

大夫當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得居用世
臣自足以官可做人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仕如閔
方得問由賜求之後其徒
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

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盡形於言，始令使者善為己辭，此與人為善也。又言若再來則必去之汶上，[illegible]以示其不從之意。[illegible]由冉之事，自是當其無心。[illegible]子路、冉有者，必取其好剛，[illegible]如此，於先見之知，必能克亂之才。[illegible]聖人之道，全德備體，於天下無[illegible]之時亦然，不可為之事，[illegible]以[illegible]方來之[illegible]，則於[illegible]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癩，音賴。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言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illegible]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illegible]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illegible]

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此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瓠，音胡。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illegible]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illegible]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illegible]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illegible]

精粗二者竝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把像顏子之樂而不知所用其功難曰莫顏子之樂何盡於我故程子全似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慶源輔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惡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居於陋巷之樂矣蔬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足其爲樂周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心起乎二者之外而則有所樂謂也謂之亦在其中若云珍云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來寄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鮮若言雖數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飲蕀簞瓢陋巷之爲可樂也周子於非向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學人之意謂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間引孔顏之樂可尋身○戲舜年門道學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

爲二非所謂樂之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畫是好學而不肯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教者人如之何足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也人須重如行逐路行列中須氣責力謂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使○力不足又李氏蔡蔡山日須猷他使說不念此足畫也○新安陳氏曰語首覺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爲耳誠責乎渾義苟若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意畫而不畫謂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其辭於畫以自限耳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爲去聲下同○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

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說此亦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令物去了不分界離今自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使道別人不會使謂須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楚問使分君子小人豈求子夏決不以此只君子儒小人儒問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此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字夏是第細害漢嚴麻人中問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妄由留旋人情投情好之解○慶源輔氏曰子夏貨貨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道小之巖悉或不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己切問也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本之此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見親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禮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屬民讀法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則見步乎邑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

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楊氏曰爲政

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

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

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

取之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纔得人存政舉之說不通宋子曰古者爲士人論學之政此亦爲政之可助從此說也說得通又以此而行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可助從此說也說得通只以其一事之小而正大之情見矣非獨見滅明之人亦見子游胸懷也大抵開廣故取得這般人○又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愚謂

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

無邪媚之惑○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惑矣邪正皆不復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邪媚之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何由白之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六)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

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爲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

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爲功反奔而

殿故以此言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孟之反不伐善與顏子無伐善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而不爲自有其功難又能自反揜其功門是國人損如此時也人有聖人取焉學之多以之戒門人伐也居

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

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爲法矣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心蓋謙反他事不可先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則○問伐心之反克伐之事若不可知只是合當做底事人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說而字爲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有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佞使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嘆之之辭。慶源輔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似[illegible]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啟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而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頃刻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眞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以嘆世人蓋就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行事於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書也先王盛時史職多聞習事而質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了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實質樸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焉有彬彬之氣象矣集注分學者與成德而言之也有餘補不足乃爲之而到成德之境則自然彬彬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而補之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illegible]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

天理宜自屈折也而所得生是幸而免耳○問只是脫
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
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
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撲
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
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
於以惡爲好以好爲惡以不是爲是不直之不實惡惡不
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推至一念之微如水有好惡便
流這只是直出來無用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惻
惻隱之心見可羞惡底事便行箇羞惡之心這都
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說
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而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蓋
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而無委曲後乃不能順是而猶
能保其生焉是其幸而免到得不死者耳然如如此木方生
了便不直多是其幸而免到得不死耳然如此木方生南軒人張析
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理而行之所謂直也其生直者
生之道有不違所爲而莫非生道者
也周則昧其所以生之理直行而已是與道相去幾何
其生特幸而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失此直道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與平聲

樂則誠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之也好之者雖篤信好學未能自得至於○朱子曰知之者知有此理者也好之者好之而未有之也樂之者知有此理而有之也○故昏蔽之人知之者少好之者已少好之者已多樂之者自不見得故明見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己則樂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章只是樂字意思是異否但較其大節不爭多但此字樂與知之好之之字異

之是指物而言是有所得之樂也樂循理之樂有顏子之樂此道從而樂之是也猶其樂斯二者此章萬物當求所以爲樂又當知所好所樂爲何物有可玩而安其所得之後
此與三節意求所以知所以爲何物之好之樂之也
之於己分上有知力何以非人物知之樂之得
方之食上味是爲得之之食須又雙峯饒氏曰此章之樂之好其至
氏分而知其味之故能後所知之味飽知知好之至樂之至
於飽則五穀食其味足於己其真知者有好之則樂
矣然後知所以爲食之飽其好知是大好

[illegible]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

朱子曰且不業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他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時那高遠底說與他也是時下無討頭處若是說他地位時高理處便說一件與他一應幾所斯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是知不覺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以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令中人以上之質遠以上為者語之何也曰他本自遠質致人有遠工夫上為人聖人者方以語他理只是一致又須有工把與人少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以高下之水之也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請則復禮者自是一所及而知之也自是一理精粗本末無不貫其事所及而知之也自出一以告之顏淵則其貫精粗本末無所不該也此事道長德性命使將生歸天下之事以天下之理表之道理則事道德性命之本以從心所欲不踰矩若且從性命使知之要以事思高深以對之道如此則可以循序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去也使學者外問於今內思於心皆先其

切近者則一於語切有無一語之於身過一心也事有一事之功不以比況然驗於外而切近於之無所遺中口之中人以上雖未及於智者而不足為在近之智於此中人以下以人知其語以上者則有智不足以於人之上而下中以以下以上言之矣及害上之知安切問近思由下以中於以上非可以語上有使陳氏曰近思由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亦是終可無益上矣且切問近思由下中人以下以上之精深可上且以精安之而下者且當以等第而進之為蔽以精深之語謂以入質之道下者且當循序以進之語之則精深之語以入精近使之自淺近而深以進於精深上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去聲遠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為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不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以

可知而不以為知者事之所當知也或問所謂鬼神非可使人敬之以正，人何以使人嚴之而與之正焉史正祀也曰鬼神之在上則之明而曰不聖人以正其鬼神之正則不以人之所當之不以為之理故使在上明人事而亦以瀆之在下則正義以民之所使也不可遠不務人之所宜之理其所當務者也專而合理之所宜也不以鬼神不務之為而不務其所當務人事者以神之福也為善去惡人道之所宜也不務為求福以神免以福此不求知也去善者專務神以福此以神不知也求去惡者不自知也

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人之所謂仁者未嘗不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但以明其利正其義而不計其功耳蓋事之所以先難後獲心之有告至矣○問先事後得之說曰夫既知先難後獲之說便是仁心就事上說先難後獲就心上說先事後得故較近外事上說○義以功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

遠可謂知矣程子曰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遠則至於黷為神二者不可謂之知也○慶源輔氏曰能敬鬼神而遠之不可謂不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曰仁者則安然自有己私而無己私則安仁者必須克己克己則是安之效○又陳氏曰克己乃仁之所得也謂先難者克己之所難也此乃私心本也不只是但克其己私○新安陳氏曰先難之所包皆私己之心也去此私心便是仁克己者學者之事○○

已是於所難而求仁之功又先難為甚言之中之先後為○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分明則須着如此又知於卜筮事有所以疑決未了之人自知其理矣今若人問於卜筮以決之亦用不當自問是有此理合當做底事又有所疑者求有卜之今人可如義理合當做事又有所疑者求有卜之何用道理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只管去問不當去問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各只管去說正是一段事中問一條正當路與人所以答問者知一段正是指鬼神中問一是不智路人當問者仁

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若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則識之問而欲避稱以求福此宜謂之智者故○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凡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用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着纔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爲山節藻棁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蔡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跳之視地若臨深君稷導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適實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遠難處求得便人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之所當志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爲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爲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乎天理不可有爲而爲之有所爲而爲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因之患也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淳寧且全一般

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illegible]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爲[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illegible]雙峯饒[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如此形容之[illegible]

與笑逞門仁知草相吏何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害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成於岩神之不可知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將不容止息曾中境然無疑遠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應擊緋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從地微體去是先雖後教徙是仁者靜問謂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君許體用之處州不可仁之體可謂之前則知之言亦可之之靜所謂靜者仰形容其的耳口所為體用其盡而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無水樂之言其體測然也動則黎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之事常水貞兩不日壽重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定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罕體者莫先識也其變源轉氏曰知者達達彼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故問其理與氣皆以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滯厚寵重外物不足以靈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體事敘宜無所微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散美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設言故謂功故此所以言其功敘也括結破也動而無所結殺故其設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殺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一知合言所謂仁知之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兩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齊俗由於政桓公為之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以至漢初猶為東州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安陳爾○曰發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有加者言之俗以政萎政以道德政有美惡故俗有今人之而之道則盡善書美無以復加矣實奪胡氏曰先而云王伯之游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王道有義矣道王道

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雖一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非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齋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省難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鄉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知公含官衰期而書代蓋醜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卻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曰太公初封已自微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整亂拆壞一畫會雖是衰弱不壞充皆衰卻不大段改擺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備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救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合不曾種人拆壞恰似一聞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之非奄是壁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白不写担公管仲不能遵守得之初政卻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推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卻經之意之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

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占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得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
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
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
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
則成滿換了說上出光來○濂實陳氏曰王通病人之元氣齊魯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閒元氣各交是病
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使以為喙投之一時却得實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喙了魯來曾用藥元氣却未壞望
入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一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基闕欲治之定說先去了為欲一段毒毒下得為理方虛
齊晉保是聖賢之後本都定王道但魯則中閒變壞不魯修尊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齊便可度
王道之指齊自桓公以來二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道法一齊變了說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乞重新修尊
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說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者頃用而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
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衛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嗟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勉齋黃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見子漢即此也籀謂觚為酒器見於禮於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所謂為簡觚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竹皆器之有稜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今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以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觚板之上者也古人所以徒方時緣是頓得穩地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

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謂其制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尚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此意所包深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仲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也不可皆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行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說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從入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蓋了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實於理重經急之問若害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身

不徒從也事迨而無具雖從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若必能變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歎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固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遇然使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只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推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守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己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無專文義順矣文非博約相對之義當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行之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卻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是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常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學方是約之以

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道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斷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文至剖緣之神斷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走哉復之實使氏謂博實是致夫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貌○或問君子博學意相以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許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約吾蓋實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約然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博○非博亦不能盡及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處覺峯饒氏曰知欲博字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繼所得畔亦當不時於道由此源入雖與道為一可也當止弗一而已人曰許未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闕恐人墮於約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雜為一也由博而濫決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之泛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坎因派之病而其約不失之約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

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虛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徒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問籍博而約於之難不博文而欲約禮亦程約而禹於於矣博文偏知約禮焉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尊以車聲轄轄止而

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兼舜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非公命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與朱子曰是於禮經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卿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朱子曰矢誓辭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慎啟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指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口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好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使行者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

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過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那難說了凡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惟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出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辜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陸子路之信以發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以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窺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處未易回與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作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首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首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

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夫齊所為都不是庸了〻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此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只著箇庸字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蓋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是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檃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罕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是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道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卻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

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〻行荒善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任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耳○或問必聖人而後免之事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夫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學濟衆是及之廣〻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〻不必以衆大洋每之水方為大只顏中兩出來底亦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使是仁此處最好看〻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自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怨又如孔子說教徒將者甚衆孔予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使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往行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自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道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卻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殖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達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義麓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仁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道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喩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體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安與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敎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於危反痺音畀今濕病

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卽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於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而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

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illegible]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人[illegible]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手足之[illegible]又不方通便與天地萬物之間若聖人亦必有方術以恕者聖人亦學者以去閒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爾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爲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只說大就[illegible]上說知字分曉取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朱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甚難之也博則廣而無窮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聞行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以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疏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肯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衆事曰識然也

聖人推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能若衆日海之外亦治乎是作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哉仁仁是以名之行施濟衆非聖不能何嘗乎仁事於行[illegible]大仁者立人達人與警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使見得也唯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故人不得如此指發○諸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爲於定使中天下而立完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得見卑門生資之土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成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止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恩處眞他人也立己欲達何恩數置他人也達放開眼曰推廣心得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君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成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而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問仁己欲立而立人次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能濟衆達簡是盡人之直行仁之功作聖人不能然唯人亦有所不是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住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行時得位亦有外不是○何爭於仁又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

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可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推亦衆亦之義乎貢見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處物但得子貢高明於推已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衆恕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施來箇夫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公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而般謂公哉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只一爲心之德二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而又有時說那一兩人但要須得是一箇物事一不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爲仁此要又以之人達人爲仁二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便於這不要行一能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有欲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否人成意思只要人自分别而己然此亦是固子貢所關而說○方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所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得施濟衆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類非同

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謂也問博施濟衆與脩己以安百姓乃堯舜猶做得所夫子猶以爲病如何得宜陳氏曰堯舜在上得得天下與窮民否天地之大人能有所識見得適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及躬自責○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然心上說說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說本體仁上說則仁之貢雖以而周夫莫學故[illegible]貞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乎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己欲立即立人己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然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於仁之方也己夫欲以仁之本躬告之又以未仁之方術告之之乎學者猶序而得夫用工之要曰視子貢功效能單之可至乎無所措手荀之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味之處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反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爲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有聖人出頭了因代禮樂只是依他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時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信他識信之者雖知有箇理信他不舉帝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鄭孔子作然於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其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詳聖所作因時同王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爲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始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卻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常見孟子集註書許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際以養使各是一書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爲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者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爲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好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爲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沉潛默識爲本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非自玄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illegible]方[illegible]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illegible]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

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足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盡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是周人備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說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只盡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學不識施安人則叡不德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八實崖朗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見善能徙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善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己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只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如何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實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德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分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徒也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底而事然也別是箇須須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知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不邪非作衰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徙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經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便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為則雖聖而失其聖實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所自此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義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德日新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之脩而後辭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緣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脩因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

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為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詩布故知以容言推眼窺可言和愉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作著非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氏曰觀聖人者何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

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屛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涵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於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暢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雖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旣分明說

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雖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係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眹兆也曰聖人亦嘗夢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文不見則夢一爲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想惻怛不能自已起亡有言能然無所繫累疑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有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心亦是自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商動物怎數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爲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盡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也衰聖人與天地相應君天夢周孔子必不數他衰如衰於人公皆八九十歲○異少望謂頓婦光聖人觀之人事爲不至問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聲於斯世也道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讀光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矣意鉛寐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遠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氏謂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觀其所寤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則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道字他歧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

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淨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兼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矣理與心爲一○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佩可謂知所當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爲全體之累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

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際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使自有這道理了知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然至若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得道理脈絡方始一一須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

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即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就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游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皆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說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問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也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凡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也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踈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而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之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无後踈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舊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術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定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雜是三者皆不可頗更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樂並行而不相快者熟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一問志於道一章舌者八成曰說之以六藝之事明爲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學本言字而朱子復以爲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論似以藝爲可後如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純功興皆寓陳氏曰此却有前後本末與而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支成德之餘方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處味迎別○明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程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末皆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說宿泊處漸游立得家計成寄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說斡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說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反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見曲禮下

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鄭氏書本匹作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經馬集說也舍射鄉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束脩其至薄者

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爲摯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爲贄也然此蓋焉爲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生致禮於其師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

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用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尚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間不係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歇未說到辨氣容色之闢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遠及之也皆許玩之[illegible]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難以氣稟物故之累而趨於惡

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耳。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有鬱悒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寫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有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也，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受之之序也。然告之者有所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授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一隅反，則未能因吾言而推類以達，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則是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小雨，此時下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若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有則不以三隅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新安陳氏曰：不憤不悱……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聖人自由飲食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哭，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或偶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

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

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

行藏安於所遇。

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

命不足道也。

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

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義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切意漆雕曾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使都藏了眾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處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行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取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乘有許大本領則可度然化出家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事業家人安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事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何則行何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敢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不柰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柰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命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學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循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以身觀一世推子以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適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榮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文語錄二當說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說則字上看用合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二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義絕物者棄身亂倫舍之雖義而用之未必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二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行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說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卻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或不決往往無成者多實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方能有成若徒謀

而不成何爲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過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說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而懼處審而其發也必中矣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悉臨事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所好氣則有周非怯懦而懼則其謀則不無先事以取成能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懼則無悖速成之事而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所操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與音預

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 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吾願爲之執鞭其言本此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

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吾所好使知上句執鞭之事亦非所好矣更味文勢可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可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在下句也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字下而字本不可求之辭○或問此章之旨曰兩句辭意輕重不同蓋上句輕而下句重也若楊氏君子非惡富貴之說則深得聖人之心矣問可求之求與從吾所好之從如何曰富而可求則雖執鞭所不辭然不可求矣何必於義理而求之哉正謂此也○慶源輔氏曰吾所好安於義理而已矣蘇楊二氏說所以不求之理楊氏發明所以不可求之理惟得聖賢二節說所伯須其實義如本章之備理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齊下如字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

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音反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於此皆可見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於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一月學之三月各因以定未之久 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

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
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
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
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
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
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
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親諸而行直亦齊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
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恐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
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
正也蓋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
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以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
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凝滯如此故附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殷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
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
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覺軒蔡氏曰夫子之
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傳義之德當時雍熙中和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
而得之不知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感盡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受是肉非常情
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作韶是時會
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然議而屬是其修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議之爲季札在
魯觀韶箾極稱贊美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

作為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
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語
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
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
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
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
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
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
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
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卽書言山
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況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孔子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
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

將為汝問之問曰衛而殊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放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

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衛輒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洞聖人之言可謂蓄為婉矣蓋伯

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

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

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所反爾何怨之

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

明矣胡二子之讓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

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

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

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雙峯饒氏曰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

各相避去了今蒯聵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盡知其必有不終

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拒蒯聵立公子郢為得正當在靈公時告天王下告方伯之長立之

心仁本得仁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仁不傷心則本心不仁而已○二子不安之心其是不安求仁其心之不安

事也生物之心其人得之以為人之心若不忍違其父得叔齊而以天倫為不忍恝然先其父命若為

也輒之如何拒父是大罪則處於抗其父之心何其忍於其父也

理是之正伯夷方之可心即合乎人心天理之安而後乃謂伯夷之仁

重是伯夷方之可心即合乎人心

天倫為一重安字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不敢安於其心

集註下為一重安是字使叔齊見之心不安

父全無人心安乎天理於心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不日悔衆之諫伐實言夫子以為賢故知

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

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此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

何使子貢見得喜出問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又只再問然乎使見得一讒道才仁而得仁何怨見得夷齊

齊相去兄弟所處皆聖賢之事○所問又何與衛者蒯聵父子爭國

君是何則故問非夷齊之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天理之當然又不

此是何則故問非夷齊何曰是一箇事原不問

以夫子之言求仁得仁是合當然於心

得以已使有怨求仁得仁是就身上

又何怨於叔齊之仁處是本原處天理之當然

何問使衛君為名正其名

下須有先方正伯夷叔齊之父不子當立如何輒不正在所問子貢曰怨乎

問何也曰大夫子謂事是義理合人如此賢否者如非其有不過之讓者

是問以決之

讓之則未必若然不然事是之心是去矣仁夫而子告以仁矣未若衛君而得仁者

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者以夷齊不敢安於父之命叔齊不敢從兄之讓也

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伯夷叔齊安於不爭國而衛君不能其

心舉無義抗之便是伯夷得仁是不於此然後衛君能

求仁而得仁是得其所則安於其心是以不為衛君

矣子貢復問有夫子以夷齊之為問至其不為也然後知夫子之意明

之不為何之言而知之夷齊之賢然其所為有益於不為衛

夫子之言何而知夫夷齊之賢雖不知夫子之意

激發過中之行於天理不能無憾心於其心則衛君之爭

猶未為得其罪然則不能無憾之審其心而君夫子之爭

吉之如此則子貢之心已無纖介之私矣蓋不為衛君

發之私而無不憾以知天下之疑其所為

必問其得罪於天理而後見其一決也○雙峯饒氏曰何以世俗之見知其一

問其得罪於天理而後知所決而後見輒之罪

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所以當立者其可見矣

也蒯聵得罪於父而得其國又不可以拒父

命於輒輒以嫡孫受國於其祖不可以拒父命故輒為天下之罪人

無君子之心也為人子者當立其國天王不受

父子之倫也而世俗之人未有以三才之所立也○陳氏曰

子之父滅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其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矣如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麁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爲困極聖人樂然不在自不知其困極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則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毫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排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何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富得之亦自富生也得守乞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自無自言夫得求終豈是才要保守○[illegible]之豐不必[illegible]不殺是從[illegible]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塊說出來○勿軒熊氏曰崇高

矣大乎富貴本非可以行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須到眞理明識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竊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此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得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專動必之頃乎不毀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爲華歡他慕亦設品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又曰自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處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語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勤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想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

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

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

平聲

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

上聲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進退存亡以人言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

去聲

而學也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

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

聖人氣象之所謂大過如當者不惜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圖好大易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

則過矣又知坤六二須知後霜有堅冰之戒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

以教學者所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曰足之意也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得喪之理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如此數句非是憂然止後地死付人必是見得足知此方如此說一覺軒

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不失其

之道即易之道也本聖天人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乎夫子謂加

我數年則皆於學易當之不敢謂無大過則無差於易也我無甚差矣則過之所以謂可以無大過者合於易矣

○聖人學易則與天合矣大理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所以不失其正人明乎此要可以無過矣

之以謙辭而者有非便是自學以學為之聖意而又有因意以教於人使亦進人真知易見易道

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

易學也人之欲學易者必以聖人之學為法不可以不學又不可易學則不知易故

抑揚其辭以垂教世之學者不可以輕夫子之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則數年

不可見其不學且以以夫子之聖與年而尚假之以

又見其不可不學○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則數年

消不一過推明長陰天陽之消理長也人理而學已易陽則長陰則吉陰消陽長則凶陽消陰長之理

自以有陰吉陽有對凶言盡則陽為得中善則為吉陰為不中惡則為凶亦然言以陽為天則陽理

長言則則為盈如消日息中盈則虛昃以月人盈事則虧則亢以則為害極存則亡實進則退盈虛則消此理

存天而道存所當不亡能而已亡也知人此能則體此人道則得當而進與而天進合當矣退故而孔退子當

可之則以行進則合進之則可為以此退則孔子退之可身以全久體則皆久可易也以○速速則則奉明用

所氏謂曰無朱大子過謂者夫易子占言辭此於以吉教凶人悔使吝人之知外夫學子以無老且然學易

之改大而要至只於欲吉人人無則過無過不故曰改無而至悔於者凶善而補人過人也皆悔知則學過易能

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

之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禮則要當執守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日用常所執守之不可闕者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讀屬知執守屬行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識音志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

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禮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

曰詩所以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書所記以載政事故讀之者可以道政事循理遵禮也

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有所必持也情性在內故誦之者外政事在外若禮則節文毫

常言之外又曰詩有書與雖假之誦然皆然後能切於日用而知其義之實諸夫子常

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見於所行禮之始終也然則在於執守而後行始

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故禮所行厚齋馮氏曰易觀以詩書精微

春秋之紀始亦變不可講而非之所常言也厚齋可得以與易觀其精微所以

事君父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又朝夕切軒熊氏

從學詩事必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禮

詩口學禮即可樂見也年孔子曰常言與不言於詩禮過如此於前章成學易則其晚年學

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王其臣皆僭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孶孶孶音孜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好去聲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於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

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是說若讀諮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上不下底人非是有所因眞箇或有所感而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盡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未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窮也衆人纔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停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在是處循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雖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過於人者果何在於好學耶蓋生知也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問亦莫將矣前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至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造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若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則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能亦不已全體渾憤樂至極處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處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謙詞下以教人亦是聖人者得也步問自規精有未滿是求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質而所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是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悉地周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名能之事見其貴理完其體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敢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造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將知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學須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

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蓋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肯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爲生而可知者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說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音御）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表神而出之○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誕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又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傳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猶善揭注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嘗說此問如物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因見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要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恐說得句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敎存焉詳味則亂常語力則好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敢彼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說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要人亦當

不言之實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二者皆非正理有聖人之心正大光明說之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深未格物致知所而驟以則知所反流其故亦不然以語人然能知所以之人不吾怪以爲鬼神實○齊氏曰未聞行怪吾弗爲故不入故好勇我無所收故不語力身不善君子不所不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記皆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紀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示戒書論語學之所格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爲心則擧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當從一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使是與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三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益取思齊自省可是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旣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

不可害已違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孔子可害聖人其易雖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以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鄭氏曰遺使知其不能害己然弟子欲其速行而避以患其詳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而未嘗不謹所以避患之道也又曰聖人既知天命而不行而見不定於己矣[illegible]

而自知信其絶無不疑能是害頗已慮之患也又遠問曰聖人既知自天主其德於我[illegible]

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聞乎[illegible]

口氏曰天生德於予以其德在我而天不能違也[illegible]

之德則蓋是亦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illegible]

天公伯寮其如予何[illegible]

為自信之辭[illegible]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illegible]細認聖人無不與處在那裏凡日用[illegible]食問宗旨要使便[illegible]在宗廟便便便[illegible]與人所謂吾無隱[illegible]見自有許多實事教人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之[illegible]甚間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

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

問伊川謂聖人教人常俯而就之若是大段精一者教人是精聖人有隱乎[illegible]

洋者固是道也又[illegible]

[illegible]

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曰

不以文與內丶教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有之末伐實故又教○以此忠信表裏至說教人之道全自外學約自去於方是實事○行此忠是表到得為忠為信之精全在外學者行入向忠信事如說故先文後行而忠信是本如此立教行之方也事○文之行

須是先文後行如行在諸人甚是自家用力處忠信是得人心先是處方是得難然甚若所不會為教道文行忠信○一是誠不實在說可傳而者行之方是事行若忠於心也文無一毫不誠不實處始是忠信方是行若為行之道乃是是行在心無一毫不實實乃是忠於所以理文會為先是教又曰其理忠信之不初而以四教以又何後所行以伊川有以反

須於是心無學一毫學不既明而後乃是信於行○所問行以四教更何有文四者之序有日文使實是故窮又理是之可不以忠見於之也於行然既也有行以反伊

有文四者之序本有曰文行未誠使實是窮又理教之可不以忠信見之也行於行所以伊川

言以忠信學為文本何也蓋非誠曰忠信則所教子行之事不而誠使之耳知因大問以行行繫也

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忠信則所教行事不而使之知大行也

比則教學者深切用工處也問然則教學正合是小學之事外有聖賢之言則此類甚多者以為學文是教人以力行為先乎不知其可否○文行忠信表裏至正事為先便學者學文自書乎四教之初行為先曰讓子得以四教文為學曰此以人為者學以力不足以學者知其不行不可二者闕一不可○此章主文行忠信實相表裏正當用身體而行○其事之主也夫子之教也

又以文知為先此二章主實相表裏

其知力事不可行二不者知其可闕理二一者既並知其進則理為不學可之不行其至矣○問其事

故先先以文聖人既曉得數義之學者行不可使○學者書之終故文義之理

若以外行而行之顯外顯內而向行未感能行而後行之可地責乎其表裏忠信誠

是陳氏結曰合學文於中庸所以先窮理智仁行勇所以後體之之是理於身亦是存此忠信

所信是以實是理於事物上看○勿軒熊氏曰忠信是實心以實此心存之修上行

知氏行曰當學文俱者盡致也知教之以事存修忠行信之表裏

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所以謂之四教

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

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者是把捉得定又未知學問者也○未有惡人自然好善有常者則只是有常而已○問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是有不善底人不好善人多是做事用力為惡不善自然不肯為惡○善人是資質好底人底是有底本分人但不甚曉事不善人只是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等級不甚曉雖其得是善人之理不好事又不可以行道聖人思其次之意地○使雙峯饒氏曰聖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不可以道故其只是之意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君子聖人者為君子善人是氣質好底有常字底次乎聖人者善人者為有恒者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請

子曰此是無常也○能常如我不能約卻做作富底學止恁地時常做行將

來無時又不得如此便是無底事卻有而不時將

是說是有但少些()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

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質言者以資言者以學者也

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由有恒而能至於

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

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人只是這

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爲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同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盡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并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又其見則又抗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見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難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盛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無人而已矣盈乎所謂雖集爲會皆盈其間可且而得也焉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素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無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粹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己無而以爲有己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知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辛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外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定於有恒者門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能周而不務虛誇守其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蘊誥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造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示學以入聖爲標準而能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有曰聖人之本心而則仁人之本心擴凡事只可謂之仁然付本心則愛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綱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爲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況人倫之愛反忽然其無情也則亦當得爲天理之公哉彼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悖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illegible]當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內見者次之聞見皆欲其多否則聞見孤寡未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末[illegible]從寡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半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得此爲是從爲非刻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能從是擇出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擇聞是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見是見得是非得雖未必使都從他然也記他終始首尾見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理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然有不知而作者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歸未反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分只認之云多聞見者學之事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潔己以進斯受之耳與其潔也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者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問不可保其往也此所深顯此主用三新至必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曰爲不善亦未可知吾是其既往又進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稽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夫音扶○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未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故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未至之意曰昔者仁之全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後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豈不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勿論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以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自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者每日如此讀書窮理看得道理自我○而得不爲使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者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顏而進之謂仁豈遠乎苟我欲仁所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純一求欲則此心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知乎之求是之便日之理耳之驗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關易其去也

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持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皆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昭公魯君名裯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齊高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諱其族也女子稱姓望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同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諱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姓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若當時誠諱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揜若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是可垂教以警夫諱過已皆者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娶后則如何齊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得伯曰以齊晉公猶云悅不能令受不之情伸出而然於吳右昭公亦是與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曰也天王與法亦罪周不免亦須原其情自有素置況不孟姬而問吳孟子對昭公亦已知其非矣○南軒曰氏曰也問之夫子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何可告之以知禮而已乎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寄同姓爲知禮乎若言吾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言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其間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氣象之與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可隱諱若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爲可謂兩盡其旨矣當公以父之不爲而於君之恐爲蓋彼蓋知其之爲公私爲乃直父子若臣之義蓋知也微夫子夫無其公云孝子而氏曰使夫子知直諸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說之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云自理會得不尚那人之顏以此者有聖使從中截斷云自家曉得了聖人不然必使人從頭說盡其意令此再歌而後和之所以聖人不掩人善亦不自有其善○慶源輔氏曰聖人不掩人之善而與人爲善之意者使之復歌而後和則已之歌自然和也○新安陳氏曰子與人歌是樂而和之

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此見聖人氣象從容七容反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平聲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謹審可知也然其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新安陳氏曰以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助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讚歎而望其歌之也只諧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致其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能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見其雖不遜其能者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見其必以得爲效爲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爲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曲出上見曲析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爲之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也實理非出於仁之外也仁則所安陳氏曰此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爲心德之全人之爲人道曰仁與義仁禮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也不是說他不聖但謂爲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聖與仁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己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晁音朝氏曰名說之字以道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爲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

意矣。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至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
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
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
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矣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
著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若仁聖之德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致也○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
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說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
且承當第二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素行同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述其功德故謂之誄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望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具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見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方誄文之意蓋曰佐者疾病

時嘗禱爾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迫老無非悖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以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屬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言也聖人之言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律口之思遂亡為神之聽之未嘗與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之辭謙學而所以咏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禱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須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奧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奢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得罪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奢張侈大之意便是奢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胖南

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尚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則於物為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求利而役於名利僥倖以患得患失所以憂戚○馮氏曰戚戚長戚戚以時而不憂慮也 ○學者於廣也不寬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鮮上聲

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輔氏曰德性五行之秀氣有剛柔之過不及本無不備所以鮮所不偏之分所以有 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上言陰陽合德上以德性言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 見賢遍反

者如此 ○朱子曰厲威猛便是偏底意思溫厲恭三字是有底意思不猛安是帶說如溫而厲

問集註云陰陽未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二殊為更柳下惠偏未免偏下忠則溫勝偏伯夷則厲勝溫 陽而下三殊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二殊為陰而下三殊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又以聖人渾是一元之氣而分之也會無所可得而言則溫而然有學者強為之形容如此且以其人之自分陰陽之道而言之也聖人所以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陽之極而陰之至也若陽而不陰陽之中和而不猛者也陰陽合德而渾然無過不及之偏而中正和平之極者可得而言也偏一以是為說之是說推之亦恐以○氣溫之輔為此說渾然一點者不亦恐不自然過矣好溫而要偏有是天中理之有致如此則是用力不自然矣蓋雖有是理之有則說用力聖人之德隨其所當自學者非所願至也然此天理之極而聖人容貌之間見於此者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 ○雲峯胡氏曰此章乃學者偏於聖人之德容然學者當要如此以自求其至其命安之敬不已可知然須知聖人之德非勉而致也

溫然後見其德盛者其發見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張氏曰溫者其德之溫而厲也然溫而不猛恭而安皆渾然中和之氣以持其偏則溫者不失為厲而不過於猛矣厲者不失為溫而無不安者矣然惟聖人有之有是德自然陰陽合德而無偏也中和之氣以為容貌之中有安恭而安以見其德性之全陰陽之德而中和自然之德容和順而不猛也

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

夫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 夫音扶行去聲 ○輔氏曰夫用心不密則不能記

其見於外者其溫厲威猛恭安之不見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服方

而玩心也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上是逐事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知此求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洪氏曰泰伯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交會之間)固足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賢遍反)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子[illegible])

(古公號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illegible]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illegible]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矣[illegible]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illegible]以天下讓王季之心不必[illegible]以成王季之業然非為天下之公而[illegible])

(一身之於其事際患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受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心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重行而不和諍乃善○論語而稱至德○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矣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德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高德矣至於一則其議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可又隱稱其亦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不矣以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子有立少之此非得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求之至於父死不赴傷之以發齊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問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高又[illegible]非有當情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循王季立[illegible])

不爲貪不起毁傷不爲不孝蓋廢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陳氏曰泰伯[illegible]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難更爲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之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他日周家救民水火之地非特逃商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捐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以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遜人但見泰伯之迹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受峻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 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無禮則無節

文故有四者之弊 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則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責於恭愼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愼柔德也而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則下儆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朱子曰據吳說未敢決以爲定不若吳氏分作兩章說爲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見孝經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 新安陳氏曰未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 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 去聲 之以致反復 芳服反 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見記檀弓子張將死之言 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 去聲 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 去聲 以辱其親

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不虧[illegible]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illegible]學
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
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此乃敬之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甯戒謹恐懼者然
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懼不可不直成至謹恐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不可[illegible]
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一念之間不[illegible]而思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有一日之間內不毫
慮外至而應接事物無如是多多少少亦常常心地戰戰兢兢失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心又不可以曾子常常如此
兢兢如臨深淵則如履薄冰[illegible]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而無傷之[illegible]
也而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然也○覺軒蔡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所謂全而歸之也所以為
全而生之可謂全非徒知之亦於死生之際而見所養之義矣曾子述孔子之言見之

明信道篤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辭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徒倚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勉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

識書志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
剛者之過慢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慢
緩亦是慢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而近信却是色莊其多見人正其顏色於表而裏不
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是由中不違信却是色莊而內荏與信違了而行須是表裏如一是中不違信
有諸中而不作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只將不皆外
對看便見近字說是對上遠字說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
新安陳氏曰顏色是以見於面者言
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朱子曰令人議論只是有甚差錯只[illegible]

是淺隨者此是鄙只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斷字來得甚暴慢猶云使遠暴慢正顏色
便須近信出辭氣須遠鄙倍此動容貌色亦有出於自然推之於地而內實不却似遠方來蓋頗有底意
思便義理之辭氣不得出正須到容貌之學者須把作功夫看
動容貌為氣之出也皆安陳氏曰三者禮之圖之所寫也
所容爲道所以
之處臨言道雖無所不在籩豆所安陳氏曰此在內甚閎然君
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
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省悉井反造七到反
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
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夫音扶分扶問反和靖尹氏曰
子所謂容貌乃修於身見於面者出辭氣所謂之辭立其誠
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己也故有所
曰道○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其大者故之所以可貴者
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illegible]

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未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
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
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
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
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卻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
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大關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
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隨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
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效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故本以發為要非其以下段為學者
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這次須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卻在動正出三字上著說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
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道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做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

乎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本旨敬持食底人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
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
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
矣盡乎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日不能怠雖欽無
與於操文度數之未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詩詩言之非如異端
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此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乎時涵養之說也故本則臨事持守之
說也舊說雖有根原卻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跡闊往其自用不若今本工夫損密觀
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
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備始終兼嘗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未于欲為學者
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奈兒曰輔遵常陳問但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使之本節也

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
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使省察其則遠暴慢之可也下二
節微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終無間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
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

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義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
言不觸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啓章次之易簀
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識下發豈能
做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仁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皆為嘗行交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同師門則皆也

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此謂犯而不校故能如此毛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問以

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不犯而不校蓋是也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與校於許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

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抑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知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運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工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矣許己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知此說處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況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由真實校則直在己由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饒氏曰子貢多問故於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

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忽爲人欺偏而徒死雖盡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細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然言而節爲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問此章本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本句都是說節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臨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事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說个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更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不能曰資節高處也都做得學問到這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句難皆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說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新安陳氏曰旣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爲君子人者今欲知其爲君子人矣大貴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程子曰。節操如是。

可謂君子矣。雙峯饒氏曰旣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若託孤寄命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雖其處變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搖撼人心據事猶能保持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不霎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不斷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說亦好節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毅。魚旣反強忍也。新安陳氏

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有便見得如有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須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發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以爲之心自怠者無必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擔索此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爲己任可謂重矣非寬廣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閒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至大故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閒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身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未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

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是實以居之之居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字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己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其爲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惡去聲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遜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己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識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之束出記禮運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

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進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充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凡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也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前漢志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八音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鍾鎛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最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律謂如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蔟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弱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蔟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築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論四聲者蓋其聲取數之多者言之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滓私欲之汙穢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樂此而已聲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據故曰立此豈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聲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是常所以涵守得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卻是自然依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終而聖人成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日誦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則能至於義精仁然之也而於至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其益則不反成則知全此一節其闕甚學者於此其積而力久為則自知之○氏曰古詩樂知表象古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又為之舞之不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以拊其節為其事干戚以節其聲舞容而樂其外內之於是以大儀君子於樂則成其觀為羽籥則其舞以節其聲於三學則學而一心外而於樂學不到已通於節至成於三學誦詩則已為心於樂學舞到已達於講習以學則學命服讀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而之可己義精仁熟立於禮曰興於詩知之事能名手舞足蹈故曰○新安陳氏曰胡氏行之以成於樂則行此之熟故曰行之成於新安陳氏曰成夫子學以詩禮樂教人至此則參及於學所以成就

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於禮者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亦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illegible]習之乃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illegible]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然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而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之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大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精德性既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者又其深者也成其先後之序則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得其大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才可以求於成否朱子曰古樂之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詩禮閒可見其適道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物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軼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詩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歌節備矣成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成樂之誦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illegible]氏之說後世既具以成材為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皆是禮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從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道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感知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

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紙繇述簡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爲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而來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凡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俾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猶遽求其窮會而見於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方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諭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畜狙之人姓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而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家喩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眞氏曰人之發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知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撫以智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其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不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有之心惡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敢而生亂者此其說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色也朱子曰誇人所無足驕伐己所有是吝○南軒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何上一著事鄒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簟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也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吝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卻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合

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持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致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焉、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眞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吝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部阻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為人使有陵忽之意循者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推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而吝收縮始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閑藏乃欲貴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開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貴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或斷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則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自好學則未也吾恐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惡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危若天下無道時無道而可居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或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須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未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

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祇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恐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

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述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古賦

亂曰首卒章也○師古曰古樂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之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詩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厚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愿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

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爲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絶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絶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反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質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雙峯饒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害，但知有己，又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說詐。狂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却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竦，荀勇反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旣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旣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然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程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爲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爲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樂，音洛朱子曰：不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雖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然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非贊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

者皆眞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爲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反皋陶音遙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爲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久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沼反散上聲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卽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爲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卻多於前。於今爲盛。卻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卽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集註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者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使人有歎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繼聖。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卽晉三卿爲王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靑兗冀。尚屬紂耳。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兗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國在畿內。靑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蓋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二未忍輕去臣位以爲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已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是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黃氏謂其指微婉辭指隱非專爲名分言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非微指歟

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爲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韍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版前低後高自俛以侍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旣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旣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按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爲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